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庚子山集

(一)

庚信撰
倪璠注

武漢大學
圖書館藏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大鑑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庚子山集

(一)

庚倪
信瑤
撰注

國學基本叢書

庾子山集總目

序

年譜

本傳

目錄

第二卷賦

第四卷詩

第六卷歌辭

第八卷啓書

第十卷讚

第十二卷銘

總目

題辭

世系圖

滕王序

第一卷賦

第三卷詩

第五卷樂府

第七卷表

第九卷連珠

第十一卷
序教傳文

第十三卷碑

庾子山集

第十四卷碑

第十六卷誌銘

第十五卷誌銘

總釋

張天如先生原序

婁東張溥題

周滕王適序庾開府集云。子山妙擅文詞。尤工詩賦。誅潘安而碑蔡邕。箴楊雄而書阮籍也。稱重至矣。庾氏家世南陽。聲譽獨步。子山父子。出入禁闥。爲梁文人雀航之戰。倒徒先奔。違才易務。任非其器。後羈長安。臣于宇文。陳帝通好。請還。終留不遣。雖周宗好士。滕趙賞音。築宮虛館。交齊布素。而南冠西河。旅人發嘆。鄉關之思。僅寄於哀江南一賦。其視徐孝穆得返舊都。奚啻李都尉之望蘇屬國哉。子山在梁。每一文出。京師傳誦。初使北方。人頗輕之。讀枯樹賦。始知敬重。盛名易地。橘枳改觀。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史評庾詩綺豔。杜工部又稱其清新老成。此六字者。詩家難兼。子山備之。玉臺瓊樓。未易幾及。文與孝穆敵體。辭生於情。氣餘於彩。乃其獨優。令狐譏史。詆爲淫放輕險。詞賦罪人。夫唐人文章。去徐

庾子山集

庾最近窮形寫態模範是出而敢於毀侮殆將諱所自來先縱尋斧歟

注釋庾集題辭

倪璠

庾子山咀嚼英華。獻飫膏澤。上自天監。下迄開皇。江表一文。爭相傳誦。咸陽洪筆。多出其辭。誠藝苑之山嶽。詞林之淵府也。自滕道撰集於新野。魏澹闡注於房陵。道之所撰。自魏及周。著述裁二十卷。其南朝舊作。蓋闕如也。及隋文帝平陳。所得逸文。增多一卷。故隋書經籍志。稱集二十一卷。其所摭拾者。大抵揚都十四卷之遺也。潛字彥深。鉅鹿下曲陽人。稱爲著姓。世以文學自業。專精好學。博涉經史。善屬文。詞采瞻逸。爲太子舍人。廢太子勇深禮遇之。令注庾信集。世稱其博物。隋史列傳。具載其事。舊唐書志有集二十卷。與本傳合。要稱其滕王所撰也。庾集在於周隋。有此二本矣。今其書並已不傳。世之所謂庾開府集。本宋太宗諸臣所輯。分類鳩聚。後人抄撰成書。故其中多不詮次。取而注之。文集凡十有六卷。并釋其序傳撰年譜世系圖二篇。有所脫漏。在於末卷總釋。諛聞陋識。敢云燕石之瑜。摘句尋章。

自哂貂尾之續。舉其大略。附之篇首云爾。

子山精敏。博極羣書。史傳贊言尤善左氏。觀其序出師之名。則靈鈺金僕。稱兆亂之子。則螫目狼心。星紀庚辰。以志亡滅之期。紀侯邴子。以記出奔之狀。車絰覆而馬旋。寧甲裳去而餘皇棄。包胥依牆於七日。辛有感祭於百年。他如走羣望。則實沈臺駘。致大漸。而黃熊赤鳥。季氏亡則魯不昌。子雅喪而姜族弱。組織傳文。庾爲甲矣。自非橫一卷於長頭。數平生之極癖。何以得此。若夫易禮分王鄭之學。尙書別今古之文。雖家本江南。而學遵河北。至於九流七略。海上名山。遊仙步虛。則朝浮紫氣。麥崖經藏。則夜落常星。莫不言若泉湧。思如飈發。此又玉振金聲大成之集也。

九辯九歌。濫觴於戰國。二都二京。浴日於漢朝。先之以賈馬王楊。申之以曹王顏謝。文體亦數變矣。至若酈元之注水經。楊銜之志伽藍。江表似覺遜之。夫南朝綺豔。或尙虛無之宗。北地根株。不祖浮靡之

習。若子山可謂窮南北之勝。稱其文詞。則安仁伯喈。論其銓敍。則令升承祚。而今人厭薄此體。以難於敍事。是謂筆筆對仗。守一而不變者也。子山之文。雖是駢體。間多散行。譬如鍾王楷法。雖非八體六文。而意態之間。便已橫生古趣。唐之王後盧前。直如虞褚諸家。駱賓王差與李嶠等。則顏魯公耳。至若中晚之單薄。宋元之鄙俚。漸類墨豬。殆又降而益下者與。

子山北地羈臣。南朝才子。若令早還梁使。依然英蘭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興之國。遇合乃所願焉。文章蔑云進矣。所以屈原宋玉。意本牢愁。蘇武李陵。情由哀怨。哀江南一篇。可以知其工矣。王司空贈周汝南書。感此別離。顏大夫著觀我生賦。稱其清致。史亦並載其文。若此賦。則又吳蜀在前。而子山之爲魏國先生也。其指南梁。則以楚事爲辭。言西魏。多以秦人爲喻。念護軍而悲濟陽。憤正德而冒申子。有尙書之多算。而事異臥牆。有司徒之勤王。而身悲逐獵。搜神記之五郡兄弟。梁家實有其班。孝子傳之

三州父子。南國適符其數。喻王琳於陶侃。安用借資。比鴉仁於顧榮。空循僞迹。畢昂牛斗。原失計於武皇。神華龍荒。慨無謀於元帝。齊秦交患。晉鄭焉依。陳人帝而鳳飛。岳陽附而天醉。石頭去矣。建業何路可歸。鵜首剪諸。江陵無家可寄。擬招魂之作。魂兮歸來。狀七哀之詩。哀可知矣。

哀江南賦。序稱不無危苦之詞。惟以悲哀爲主。予謂子山入關而後。其文篇篇有哀悽怨之流。不獨此賦而已。若夫枯樹銜悲。殷仲文婆娑於庭樹。叩竹寓憤。桓宣武贈禮於楚丘。小園豈是樂志之篇。傷心非爲弱子所賦。咏懷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連珠之四十四章。漢將自循其髮。吳明徹乃東陵之故侯。蕭世怡亦思歸之王子。永豐和言志之作。武昌思食其魚。觀寧發思舊之銘。山陽悽聞其笛。何僕射還宅懷故。周尙書連句重別。張侍中藏舟終去。並爾述懷。元淮南寶鼎方歸。猶慙全節。曾叨右衛。猶是故時將軍。已築仁威。尙贈南朝處士。徐孝穆平生舊友。一見長辭。王子珣故國忠臣。千行下淚。凡百

君子莫不哀其遇。而憫其志焉。若夫三春七夕之章。蕩子鴛鴦之賦。燈前可出麗人。鏡中惟有好面。此當時宮體之文。而非仕周之所爲作也。

西魏所國。本是秦都。南梁之伐。毀由安定。彼旣變魏作周。此乃遷南事北。終年羈旅。榮期豈謂樂茲。匿怨而臣。丘明自然恥此。而乃形諸毫翰。託擬風騷。如擬咏懷二十七首有云。惜無萬金產。東求倉海君。又云。移住華陰下。終爲關外人。其悲憤皆此類也。昔謝靈運作詩有云。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當時稱其異志。是以名士少有自全。文章之禍最酷。周之世宗高祖。滕王趙王。才藻所擅。旣已並麗淵雲。披覽之餘。豈其獨昏菽麥。明時不諱。其在此與。原其築宮虛館。有足稱已。

江南競寫。曾與徐陵齊名。河北程才。獨有王褒並埒。然而青衿初學。同時子服之班。白首無徒。且結桓譚之好。徐旣未可齊驅。王亦安能並駕。是以寫片石於溫子。餘則無人。類一語於吳筠。終須削札。專標

庾氏百世無匹者也。

乞靈假寵。無非操我戈矛。異議高談。倏爾縱其尋斧。文中以爲其文夸誕。令狐謂之詞賦罪人。彼旣未許肩隨。而乃騁其臆說。若夫非劉勰而文心。非鍾嶸而詩評。品藻之說。人稱屢中。踏駁之論。予曰未可。輿圖所載。在天有星辰分野。在地有山水陰陽。禹貢夏書。職方周氏。班考地理。彪志郡國。自此南遊。五馬北據。黃龍地形。自爾剖分。州郡率多僞置。大抵前承漢魏。後歷隋唐。以是循求。差足彷彿。自茲而降。多不雅馴。若夫山河屢異。陵谷幾遷。雖使豎亥尋山。夸父逐日。今之所遊。或非古處。笨伯之談。爭相標榜。以爲古人某地。卽今某處。驗諸前典。正復不然。是猶登華嶽者。望蓬瀛以爲途。適於越者。指沙漠而爲路。求其合也。不亦遠乎。有如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此時尙住鄢陵。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宴安。然後遷居新野。天關地軸。以轉其神華。沙起柱飛。以志其遷徙。刺梁益。則漢武求仙。郡漢中。而

劉封失策。序其往古之跡也。趙王鎮蜀。則延閣叢臺。齊王平鄴。則石閭玉鼓。稱其前後所歷也。馮翊涼州。俱有伏龍。崑崙霍山。各分天柱。言鄂坂而南北異途。並遂城而燕韓易地。命赤山之泰岱。或借天孫。比太壹於金陵。同稱地肺。玉帳明月。倡自簡文之作。而知其必在江南。虎踞龍盤。本出張勃之書。而或者妄稱蜀志。又如張遼赤壁。葛誕九都。則疑似之間也。目廣漢爲長松。指睢陽於宋國。則今古之別也。豫章統以歷陵。而稱歷陵之木。滹沱在於安平。而號安平之河。凡此實費搜求。敢云翔實乎。

禮記生而命名。史傳兼稱小字。中朝名宿。荀子阿奴。南國詞人。范曄謝客。是以昔時王子。比之今我。蘭成。正如此目司徒。對以當年狐偃。若使連名引古。黠鬼之簿何爲。別體稱今。小名之錄已志。他如柳名中子。青州似彼齊奴。立字荀娘。文園亦稱犬子。復有氏彼邑居。尊之茅土。張封壯武。羊邑南城。征南鎮北之名。護軍尙書之號。無非因事推詳。本是隨文稱述。

賦詩雖取斷章。然一句而未盡一篇之文。春秋謂之書策。有季年而事循元年之例。總以觸物而興。不必類集一處。有如言無鐘者。非爲襲莒。稱襲莒者。不說無鐘。師興而雨。非是圍原。三日原降。何曾遇雨。空尋無射之書。輒廢請雨之錄。略言其一。餘足見矣。古人惟取博通。後人止尙標竊。蚩鄙之習。罄竹難書。蓋類書盛行於唐宋。而非庾氏之所爲學也。

郊丘本殊。祫禘自別。昊天之下。又有五天而更祀。其感生之天。四廟之上。特立太廟。而別立以二祧之廟。此周制也。宇文氏入關以後。尙闕樂聲。平荆以還。大獲梁器。太祖始行周禮。武帝初造山雲。制作議於盧辯諸人。文章出於庾信之手。蓋當時上遵鄭氏河北之學。徐遵明之遺訓也。若夫七世之說。本是王肅之改稱。九廟之制。亦自劉歆之諂說。營案古文尙書。如左傳所載。杜氏稱逸書者。眞古文也。餘皆諸子之學。呂氏春秋云。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高誘曰。逸書喻山大水大生。

大物。廟者。鬼神之所在。五世久遠。故於其廟。觀物之怪異也。按逸書如此。自漢以後。皆習今文。尙書。孔安國所注古文。遭巫蠱不傳。王肅託言出自皇甫謐家。改易此文。以資難鄭。若果七世觀德。咸陽市門。千金其兩致乎。肅之妄也。若夫三廟不毀。與四親廟而七。惟周始有其數。漢武喜功。實爲流毒。博而篤矣。予師韋公劉歆。取殯葬之期。以應廟數。豈云得禮。王肅本此諛言。遂謂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共七廟而九。歆惟滋一時之議。肅則亂萬世之經。後周憲章其功大矣。六卷之文。或載辯於弁首。或附議於篇末。無非本諸經疏。未敢肆其筆端者也。

魏釐之冢。舊闕殘編。魯恭之壁。間多爛簡。其或字本舊遺。義存原闕。至有虛虎三書。魯魚一變。或音同而字異。或半類而全非。如二王二郗三清四說。謝中郎譏佞佛佞道。本是二何舍利弗。爲大事因緣。殷勤三請。乃有訛爲二王之音。易以三清之字。胡組而書。故組任咸而誤任延。廣漢流渥。豈云廣莫之都。

枝江有碑。不混板楯之弩。雖還原字。仍定正文。其或疑不能判。並皆抄內以備異聞。若乃紕繆顯然。亦必矯正以懲其誤。至於一事所出。諸書並載。或此詳而彼略。或先源而後委。要欲處處見之。非關重複也。又有一姓雙名。兩人同地。京兆有邊鳳。繼踵或者卽是。子韶塞庫。本王季所囚。此鄉亦留箕子。今雖無考。古或有書。諸所擬詞。愧云篤論。卽如蔚宗作書之始。兩漢自有諸家。唐皇稱制以前。二晉各有數本。先後既多異同。彼此互分詳略。書之不傳。亦有命也。予嘗於十七史之外。欲遍勒諸史別部。苟悅袁宏以下。惜未盡得其本。望中郎之盡興。是所愧心。假石瓊於鄰人。庶幾免矣。

秦儒出谷。金鏡又以數亡。漢簡吹灰。珠囊幾經重理。考藝文於漢志。或有未識其名。驗經籍於隋書。焉能盡存其本。况復東宮抄撰。麟趾校書。俊邁絕倫。羣書博覽。求之當世。未窺半豹之斑。豈有後人。翻識全牛之體。百川皆到。非容測蠡而知。五技易窮。不過滿腹而止。諸所闕疑。自安疎陋者也。

庾子山年譜

錢唐倪璠魯玉編

梁武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姓蕭氏與齊同承淮陰令整之後齊明帝崩遺詔以帝爲都督雍州刺史永元三年二月帝發襄陽十二月斬東昏南康王卽帝位進帝位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爲梁公備九錫之禮進爵爲王齊帝下詔禪位天監元年夏四月卽位於南郊在位四十九年崩塋爲武帝廟曰高祖葬於修陵

天監十二年 癸巳

武帝卽位之十二年也陸倕新刻漏銘曰天監六年大歲丁亥哀江南賦稱太清二年爲戊辰知是年歲在癸巳又以滕王道序己亥年六十七歲逆數之信當以是年生

天監十三年 甲午

秋七月立皇子綸爲邵陵王綹爲湘東王紀爲武陵王隋書地理志梁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天監十三年有州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百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多有析置至大同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

天監十四年。乙未。

天監十五年。丙申。

是歲魏明帝
詔熙平元年

天監十六年。丁酉。

春。詔織錦者不得爲仙人鳥獸之形。以其裁翦有乖仁恕。宗廟牲牢皆代以麋。薦用疏菜。朝野喧囂。以爲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終不從。按武帝溺情釋教。實起於此。

天監十七年。戊戌。

天監十八年。己亥。

夏。帝於無碍
殿受佛戒。

普通元年。庚子。

是歲魏正

光元年

普通二年

辛丑

普通三年

壬寅

普通四年

癸卯

是年簡文帝以晉安王爲雍州刺史信父肩吾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
吾常隨府在雍州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普通五年

甲辰

普通六年

乙巳

是歲魏孝

昌元年

普通七年

丙午

大通元年 丁未

本紀云初帝創同泰寺至是開通大門以對寺之南門取反語以協同泰自是晨夕講義多由此門三月辛未幸寺捨身甲戌還宮大赦改元大通以符寺及門名及簡文帝爲太子時有望同泰寺浮圖詩子山集中奉和同泰寺浮屠卽此寺也信時年十有五歲侍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滕王適序信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賦云蘭成射策之年是也按天監元年立皇子統爲皇太子至中大通三年薨知爲梁昭明太子時也

大通二年 戊申

是年春魏明帝崩夏魏大都督爾朱榮推奉孝莊帝是爲永安元年

中大通元年 己酉

六月都下疫甚帝於重雲殿爲百姓救苦設齋以身爲禱按賦云設重雲之講卽此殿也秋九月朱雀航華表災按朱雀航卽後太清二年庚信屯兵處九月帝捨身同泰寺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三請乃許

中大通二年 庚戌

夏四月幸同泰寺設平等會是歲魏莊帝永安三年秋魏莊帝殺其權臣爾朱榮僕射爾朱世隆奔高都奉長廣王曄爲主而弑孝莊帝年號建明集中碑誌所稱永安以來魏室大壞又云洛邑亂離當塗危逼蓋指是事

中大通三年 辛亥

夏四月皇太子薨六月立昭明太子子歡爲豫章郡王譽爲河東郡王晉爲岳陽郡王秋七月立晉安王綱爲皇太子信父肩書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摘爲右衛率摘子陵及信竝爲抄撰學士文竝綺豔世號徐庾體時信爲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年十九歲十月上幸同泰寺升法座爲四部衆說涅槃經十一月復幸說般若經自後每歲幸焉是歲魏爾朱兆又廢其主曄而奉節閔皇帝爲普泰元年又魏渤海王高歡舉兵信都別奉渤海太守朗爲主改普泰爲中興

中大通四年 壬子

春立臨川王宏子正德爲臨賀郡王嫡皇孫大器爲宣城郡王邵陵王綸有罪免爲庶人是歲魏高歡平爾朱氏廢節閔帝及自所奉渤海故王朗而奉平陽王修是爲孝武帝永熙元年

中大通五年 癸丑

是歲魏孝武用侍中斛斯椿之言疑忌高歡殺其黨司空高乾始與歡有隙

中大通六年 甲寅

是年春魏秦州刺史侯莫陳悅殺關西大行璽賀拔岳夏夏州刺史宇文泰收岳驤悅斬之孝武以泰爲關西大行璽秋魏孝武帝出屯河橋高歡將兵淮河孝武西奔長安以宇文泰爲丞相秉政歡追至華陰而還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爲主徙都

鄴魏於是始分爲兩。孝武既至關中。又與秦不平。未幾遇鴆而崩。

大同元年 乙卯

是歲西魏文帝寶炬大統元年。宇文泰封安定郡公。

大同二年 丙辰

冬十二月。與東魏通和。

大同三年 丁巳

秋。東魏人來聘。使兼散騎常侍張肅聘於東魏。是年高歡自蒲津伐西魏。使大都督竇泰攻潼關。春。宇文泰擊竇泰。斬之。歡走。秋。宇文泰攻東魏弘農。拔之。冬。高歡自蒲津擊西魏。泰與戰於沙苑。大破之。俘斬七萬。歡走。泰遂濟河。擊蒲坂。汾絳皆下之。還屯馮翊。又使開府獨孤信攻洛陽。拔之。梁陳以西多降西魏。集中諸碑誌。所稱戰河橋。復弘農。解華山。圍平沙苑。陣。皆是年事。魏之大統三年也。

大同四年 戊午

夏東魏人來聘秋使兼散
騎常侍劉孝義聘於東魏

大同五年 己未

冬東魏人來聘使兼散
騎常侍柳豹聘於東魏

大同六年 庚申

秋東魏人來聘遣散
騎常侍陸妥子報聘

大同七年 辛酉

夏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明少遐報聘冬東魏人來聘遣兼散騎常侍袁
狎報聘十二月於宮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賦云開士林之學卽是館也

大同八年 壬戌

春安成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綽遣中兵曹子郢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按滕王道序信時
爲郢州別駕使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卽散奔賦云論兵於江漢之君在是年也時年三十

大同九年 癸亥

冬益州刺史武陵王紀進號
征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大同十年 甲子

三月幸京口城北固樓因改名北顧南史梁宗室傳云蔡謨起樓其上以置軍實是後崩壞頂猶有小亭又云武帝登北顧亭曰江右有反氣骨肉爲戎首賦云遭東南之反氣按太清亂後諸鎮猜嫌骨肉屠害武帝之言竟爲驗矣

大同十一年 乙丑

夏東魏人來聘南史紀年不載聘魏本傳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滕王迥序使魏在湘東水戰之後又以魏書考之當在是年集中有將命至鄴詩又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北齊書云祖瑋弟孝隱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按魏書武定三年梁遣散騎常侍徐君房通直常侍庾信十月遣中書舍人魏瑾使梁滕迥序稱還本國爲正員郎雜俎稱信對宴魏使信時年三十有三以上大同二年至十一年東魏來聘及梁朝報聘賦所謂王歆爲和親之使班超爲定遠之使是也及侯景內附而東魏絕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矣

中大同元年 丙寅

夏四月。同泰寺災。本紀云。始天監中。沙門釋寶誌爲詩曰。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帝使周捨封記之。及災。帝啓封。見捨手迹。爲之流涕。帝生於甲辰。三十八。尅建業之年也。遇災歲。實丙寅。八十三矣。四月十四日。實起火之始。遂至喪亂云。按武帝天監元年。至明年太清元年。凡四十七年。是梁朝承平之世。賦云。五十年中。江表無事。是也太清二年。遂有侯景之亂矣。時信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年三十有四。

太清元年 丁卯

正月。東魏相渤海王高歡薨。二月己卯。白虹貫日。庚辰。東魏司徒侯景。求以河南十三州內屬。壬午。以景爲大將軍。封河南王。大行璽承制如鄧禹故事。賦云。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又云。飲其瑤瑤之酒。賞其虎豹之皮。是也。三月。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帝升光嚴殿講堂。坐師子。講金字三慧經。捨身。羣臣以錢一億萬奉贖。皇帝賦云。談劫燼之灰飛。辨長星之夜落。是也。東魏高澄嗣事。爲渤海王。遣其將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急。乃求割魯陽長社東荆北堯。請救於西魏。方解圍。八月。諸軍北征。以南豫州刺史蕭明。爲大都督。以大將軍侯景。錄行臺尚書事。十一月。慕容紹宗大敗蕭明於寒山。明被俘執。是侯景內附而東魏絕也。

太清二年 戊辰

賦云。戊辰之年是也。春。侯景與慕容紹宗戰於渦陽。景大敗。走保壽春河南地。復入東魏。秋七月。使兼散騎常侍謝斑。聘於東魏。通和。八月戊戌。侯景舉兵反。是與東魏通和而侯景反也。甲辰。使開府儀同三司邵陵王綸。都督衆軍討景。冬十月。侯景襲譙州。進攻陷歷陽。己酉。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至建鄴。故賦云。建亥之月。建鄴梁之所都。本故金陵。故賦云。大盜移國。金陵瓦解。及傷心賦。所謂二男一女。竝得勝衣。金陵喪亂。相繼亡沒。皆指是年之亂。景反。以臨賀王正德。爲平北將軍。都督

京師諸軍屯丹陽郡。正德率衆附賊。十二月己未。景立蕭正德爲天子於南關前。賦云。王子召戎。姦臣介冑。謂正德也。庚辰。邵陵王綸等入援。進軍湖頭。與賊戰。賊敗績。賦云。鎮北之貢。譽矜前風。颺凜然者也。十二月丙辰。司州刺史柳仲禮前衡州刺史章粲。竝帥軍入援。推柳仲禮爲大都督。卽賦申子是。信時年三十六歲。賦云。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是遇亂之年。三十有六也。本傳。時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簡文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北。及景至。徹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渡。景皇太子以所乘馬授王質。配精兵三千。使援庾信。質至。領軍府與賊遇。未陣。便奔。景乘勝至闕下。按退後。卽潛跡西奔。滕王道序。所謂出往上流者也。

太清三年 己巳

正月。柳仲禮帥衆分據南岸。賊濟軍於青塘。襲破章粲營。粲拒戰死。賦所謂護軍慷慨。思能死節者也。庚申。白虹貫日。三重賦云。白虹貫日。二月。侯景遣使求和。盟於西華門下。時景奸計既成。乃表陳帝失。復舉兵向闕。時四方征鎮入援者三十餘萬。莫有鬪志。自相抄奪而已。賦云。官守無奔問之人。于戚非平戎之戰。又云。晉鄭靡依。魯衛不睦。謂諸援軍也。丁卯。賊攻陷宮城。縱兵大掠。己亥。賊矯詔遣石城公大款解外援軍。庚午。侯景自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大丞相錄行臺事。辛未。援軍各散。四月。帝憂憤寢疾。五月丙辰。帝崩於淨居殿。時年八十六。帝爲景所制。御膳亦被裁抑。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賦云。探雀殼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是也。辛巳。太子卽皇帝位。立宣城王大器爲皇太子。立當陽郡王。簡文卽位。以信父肩書爲度支尚書。

簡文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綱字世績小字六通武帝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五年封晉安王大通三年昭明太子薨立爲皇太子太清三年臺城陷皇太子坐永福省見侯景神色自若無懼容武帝崩卽皇帝位在位二年崩承聖元年尊爲簡文帝廟號太宗葬莊陵

大寶元年 庚午

正月朔大赦改太清四年爲大寶元年西魏尅安陸執司州刺史柳仲禮盡有漢東地按侯景攻城仲禮開門降賊至是復屈西魏賦云功業天枉身名埋沒矣二月侯景攻下廣陵景逼帝幸西州夏湘東王使將軍王僧辯攻殺河東王譽譽弟岳陽王譽以雍州入西魏秋七月賊行臺任約寇江州刺史尋陽王大心以州降之按梁書及南史庾肩吾傳肩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東後賊帥宋子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尋釋以爲建昌令仍問道奔江陵賦云旣姦回之讎逆終不悅於仁人是也八月湘東王繹遣領軍將軍王僧辯逼鄆州邵陵王綸棄鄆州走九月乙亥侯景自進位相國封二十郡爲漢王十月乙未景又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如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是歲夏五月丙辰東魏靜帝遜位於齊

大寶二年 辛未

二月邵陵王綸走至安陸黃城爲魏所攻見殺爲王僧辯逼之軍潰故賦云才子併命俱非百年又云夏口濫達泉之誅是也三月侯景悉兵西上於大船跨水築城名曰捍國四月景遣宋子仙襲陷鄆州乘勝西上號二十萬聯旗千里按本傳臺城

陷後信奔江陵。時候景悉兵西上。信方在道。途遇景襲郢之兵。故賦云。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遊。彼鋸牙而鉤爪。又循江而習流。閏四月。候景圍巴陵。六月乙巳。解圍宵遁。秋七月。景還至建業。按景軍敗。信得度郢州。賦云。落帆黃鶴之浦。藏船鸚鵡之洲。蓋江夏地也。又按王僧辯平郢之後。湘東王封蕭詔爲長沙王。郢州刺史。南史。梁宗室傳云。詔昔爲幼童。庾信愛之。有斷袖之歡。衣食所資。皆信所給。遇客。詔亦爲信傳酒。後爲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經江夏。詔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別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徑上詔床。踐蹋肴饌。直視詔面。謂曰。官今日形容大異。近日時賓客滿坐。詔甚慙耻。知是時信在郢州。年三十九歲。八月戊午。候景廢帝爲晉安王。幽於永福省。害皇太子大器等。冬十月。王偉等進觴於帝。既醉。章僞進士囊王修纂坐上。帝崩於永福省。時年四十九。偉徹戶屏爲棺。遷殯於城北酒庫中。賦云。車側廓門。筋縣廟屋。又與諸子大器。大心。大鈞。大球。大昕。及尋陽王諸子二十人俱見害。故云。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西陵而離望。皆哀簡文帝也。景迎豫章王棟卽皇帝位。改元天正。又矯蕭棟詔禪位。僞號太始元年。候景傳云。臺城既陷。武帝嘗語人曰。候景必爲帝。但不久耳。破候景字成小人。百日天子爲帝。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壬申三月十九日敗。得一百二十日。而景以三月一日。便往姑熟。計在宮殿。足滿十旬。其言竟驗。信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賦云。悞戶承於御史。按王僧辯平郢。信至郢州。奔江陵。當在七月後。元帝承制時也。信至江陵。居城北三里宋玉舊宅。卽八世祖庾滔故居。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是也。時信父肩吾亦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縣侯。卒。梁書云。肩吾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賦云。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用太史公事。漢書。遷生龍門。天子始建漢家之封。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發憤卒。子遷適反。見父於河洛之間。按明年元帝卽位。肩吾已卒。是亦不得與從事也。時信適奔江陵。始一見父。亦爾。遭喪事同河洛。至承聖元年十一月。帝卽位時。已近小祥。父爵爲武康縣侯。明年肩吾之卒。在是年也。

梁書本紀曰帝諱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武帝第七子也天監十三年封湘東王侯景陷建鄴王冲等請爲大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不許又請爲司空以主諸侯亦弗聽及簡文帝卽位改元大寶帝以簡文制於賊臣卒不遵用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不許時巨寇尙存帝未欲卽位乃下令斷表明年平景乃卽位於江陵在位三年紹泰元年尊爲孝元皇帝廟號世祖

承聖元年 壬申

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尋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及逆者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賦云西楚霸王劍及繁陽謂元帝討景之師也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元帝命梟於市三日然後煮而漆之以付武庫賦云剖渠燼穴奔虺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於中冀燃腹爲燈飲頭爲器四月乙巳益州刺史武陵王紀僭位於蜀年號天正五月甲申以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王僧辯爲司徒賦云司徒之表裏經綸謂僧辯也以陳霸先爲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齊人賀平侯景八月武陵王紀率巴蜀之衆東下遣護軍陸法和屯巴峽以拒之賦云營軍梁洋蒐乘巴渝十一月丙子帝卽位於江陵改太清六年爲承聖元年賦云中宗之夷凶靖亂大雪冤耻去代邸而承基遷唐郊而纂祀謂元帝也帝卽位信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賦云謬掌衛於中軍時年四十是歲魏廢帝欽元年

承聖二年 癸酉

正月以吏部尙書王褒爲尙書僕射五月甲申魏大將尉遲迥進兵逼巴西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城納迥己丑武陵王紀軍至西陵七月武陵王紀衆大潰帝命樊猛斬紀賦云荆門遭廩延之戮是也八月戊戌尉遲迥平蜀僕射王褒等請徙都建

鄴帝不從賦云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九月齊遣郭元建及將邢杲遠步陸汙薩東方老帥衆頓合肥賦所謂齊交北絕也

承聖三年甲戌

賦云窮于甲戌謂承聖三年甲戌也是歲魏廢帝三年春正月始作九命之典以敘內外官爵以第一品爲九命第九品爲一命改流外品爲九秩亦以九爲上人改置州郡及縣改東雍爲華州北雍爲宜州南雍爲蔡州華州爲同州北華爲鄜州東秦爲隴州南秦爲成州北秦爲友州東荆爲淮州南荆爲昌州東夏爲延州南夏爲長州東梁爲金州南梁爲隆州北梁爲靜州陽都爲汾州南汾爲勳州汾州爲丹州南幽爲寧州南岐爲鳳州南洛爲上州南廣爲清州南襄爲湖州西涼爲甘州西郢爲鴻州西益爲利州東巴爲集州北應爲輔州恆州爲均州沙州爲深州寧州爲薺州義州爲廢州新州爲溫州江州爲沔州西安爲驪州安州爲始州并州爲隨州肆州爲塘州冀州爲順州淮州爲純州楊州爲潁州司州爲憲州南平爲昇州南郢爲歸州青州爲眉州凡改州四十六置州一改郡一百六改縣二百三十集中碑誌歷稱諸州故備錄於此餘同此例是月魏帝爲相安定公所廢而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元年魏相安定公卽周太祖宇文泰也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齊使又至江陵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七月安定公至原州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連結于齊言辭悖慢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與之其蕭繹之謂乎九月乙巳使柱國萬紐于謹來攻賦所謂秦患西起也十月丙寅魏軍至襄陽梁王蕭譽率衆會之賦云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內起又云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內之反氣謂蕭譽也十一月丁亥魏軍至柵下是日帝猶賦詩不廢戊申胡僧祐朱買臣等出戰買臣敗績僧祐中流矢薨賦云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蓋傷中興之臣戰鬪而死也辛亥魏軍大攻帝親臨陣督戰軍敗帝見執如梁王蕭譽營甚見詰辱十二月辛未魏人戕帝賦云中興道銷窮於甲戌卽是年也帝崩時年四十七愍懷太子元良及始安王方略等皆見害賦云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

戮於猶子。言皆爲蕭督所害也。魏人立蕭督爲梁王。居江陵城東。資以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周。賦云。以鵜首而賜。秦天何爲而此醉。江陵陷。汝南王大封。尙書左僕射王褒以下。並爲俘。以歸長安。乃選百姓男女數萬口。分爲奴婢。小弱者皆殺之。本傳。聘於東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江陵未陷之先。信已至長安。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滕王遁序。攜老入關。蒸蒸色養。然子山出聘。不得老幼並攜。明是江陵獻俘之日。信本江陵名士。特爲太祖所知。推恩禮送。故信老幼皆在長安。又小園賦云。薄晚閒閒。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江陵陷。信仕西魏。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太都督。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年四十有二。

敬帝

梁書本紀曰。帝諱方智。字慧相。小字法真。世祖第九子也。承聖三年十一月。江陵陷。王僧辯陳霸先。以帝爲太宰。承制奉迎還京師。四年七月。以帝爲皇太子。九月。卽帝位。改元泰紹。在位三年。遜位於陳。帝爲江陰王。薨於外邸。時年十六。追謚敬皇帝。

泰紹元年 乙亥

卽承聖四年也。三月。齊送貞陽侯蕭明。來主梁嗣。至東關。遣吳興太守裴之橫拒之。七月。僧辯納貞陽侯蕭明入建鄴。卽僞位。年號天成。以帝爲皇太子。司空陳霸先襲殺王僧辯。黜蕭明而奉帝焉。賦云。南陽較書。去之已遠。上蔡伏獵。知之何晚。擬連珠云。劉琨之英略。莫知自免。皆傷僧辯也。九月丙午。帝卽位。十月己巳。大赦。改元壬子。加司空陳霸先尙書令。都督中外諸軍事。震州刺史。

太平元年 丙子

九月大赦。改元。司徒陳霸先進位丞相。錄尚書事。是歲。魏恭帝三年。春。魏依周禮立六官。十月乙亥。魏相安定公宇文泰薨。遺令兄子護輔世子覺以爲政。魏帝詔以岐陽之地封覺爲周公。十二月庚子。禪位。卽周孝閔帝是也。周閔帝踐阼。信封臨濟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集中有忝在司水。看治渭橋詩。王褒集有和庾司水治渭橋詩。弘農有五張寺。有溫湯。集中弘農郡五張寺碑。溫湯碑。皆是時作也。時年四十有四。

太平二年 丁丑

冬十月辛未。帝遜位於陳。陳受命。奉帝爲江陰王。改爲永定元年。賦云。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又云。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謂陳霸先也。按建鄴既非梁有。信遂無所可歸。擬連珠云。烏江鱗櫓。知無路可歸。白雁抱書。定無家可寄。雖極思念鄉關。實無歸陳之志矣。是歲。周閔帝元年。及九月。周家宰宇文護殺閔帝而奉明帝。又爲明帝元年。

周明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毓。小名統萬突。太祖長子也。大統十四年。封寧都郡公。孝閔帝踐阼。進位柱國。岐州刺史。及閔帝廢。晉公護遣使迎帝於岐州。九月癸亥。卽天王位。在位四年。崩諡曰明。廟號世宗。

二年 戊寅

明帝卽位之三年也。正月乙未。以大家宰晉公護爲太師。是月。梁故觀寧侯蕭永卒。信著思舊銘。銘云。歲在攝提。星居臨。德知是年正月也。一作鴟首。在是年五月。正月丁巳。雍州置十二郡。又於河東置蒲州。河北置虞州。弘農置陝州。正平置絳。

州宜陽置熊州邵郡置邵州按弘農置陝州時信爲弘農守是其治也三月改雍州刺史爲雍州牧京兆郡守爲京兆尹以廣業修城二郡置康州葭蘆郡置文州六月戊子大雨霖詔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各上封事讜言極諫無有所諱

分長安爲萬年縣並治

京城是歲陳永定二年

武成元年 己卯

明帝改天王稱皇帝復建年號曰武成正月己酉太師晉公護上表歸政帝始親覽萬機軍旅之事護猶總焉祀閔帝歌辭云升輿芒刺動入位據關塞謂晉公護也初改都督諸州軍事爲總管三月癸巳陳六軍帝親擐甲胄迎太白於東方

八月以大將軍安城公靈爲益州總管九月靈爲齊國公大將軍天水公廣爲梁州總管正平公招爲趙國公招好屬文學庾信體詞多輕靈皇弟儉爲譙國公趙爲滕國公天水公廣爲蔡國公高陽公達奚武爲鄭國公武陽公豆盧

寧爲楚

國公

武成二年 庚辰

正月癸丑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焉本傳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滕王道序云入爲司憲中大夫嘗正旦賦詩云云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集中有正旦上司憲府詩未詳何年正旦按子山出守弘農例必三年報最是歲爲麟趾學士得預校書當在入爲司憲之後故附錄於此北史庾季才傳云武成二年與庾信王褒並爲麟趾學士集中有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二月雙白鶴飛集上林園大將鄭偉布弋設置並皆禽獲信作鶴讚序稱武成二年

春二月天子愍焉信奏事階墀立使爲讚知信時在長安爲司憲中大夫時也三月辛酉重陽閣成會羣公列將卿大夫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國賜錢帛各有差夏四月帝因食遇毒遂崩集中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悼明帝也是歲陳文帝天嘉元年

武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邕字福羅突太祖第四子也母曰吒奴太后大統九年生於同州孝閔踐阼拜大將軍出鎮同州世宗卽位進柱國蒲州刺史武成元年封魯公領宗師二年世宗崩遺詔傳位於帝在位七年崩諡曰武廟號高祖

保定元年 辛巳

正月以大家宰晉國公護爲都督中外諸軍事令五府總於天官庚戌祠圓丘壬子祠方丘甲寅祠感生帝於南郊乙卯祠太社按後周憲章周禮圓丘宜在冬至方丘宜在夏至南郊祠感生帝宜在正月上辛今竝在正月未洽古制時帝卽位未久雖行周禮未臻雅正天和元年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至建德三年樂成始有可觀隋志後周圓丘及南郊竝正月上辛此用庚戌甲寅時武帝初立其制未足憑也已巳祠太廟班太祖所述六官焉景子大射於正武殿賜百官各有差二月于洮陽置洮州甲午朝日於東郊按是年爲辛巳馬射賦云歲在昭陽蓋辛年也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疑在是年賦無歲支周史不載難以詳考武帝時惟是年辛巳及天和四年辛卯有兩辛年是年武帝初立正月大射於正武殿是月景寅改八丁兵爲十二丁兵時方示武之日華林馬射在是年者爲長史或缺文也五月景午封皇子繼爲魯國公晉公護獲玉斗以獻集中有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升斗表六月乙酉遣治御正殿不害等使于陳本傳南北通好之時惟放王克殷不害

等。卽是人也。十一月陳遣使來聘。是月。齊孝昭帝薨。弟長廣王湛代立。是爲武成帝。

保定二年 壬午

正月丁未。以陳主弟頊爲柱國。送還江南。按陳尙書周弘正自周還。弘正以陳天嘉元年。往長安迎宣帝。明帝之武成二年也。天嘉三年。自周還。武帝之保定二年也。集中有別周尙書弘正詩。又有送周尙書弘正二首。重別周尙書二首。皆是時作。閏月己丑。詔柱國以下。帥都督以上。母妻授太夫人。夫人。郡君。縣君。各有差。集中譙國夫人步陸孤氏以下。諸篇稱夫人。郡君。縣君。皆此例矣。二月癸丑。以久不雨。降宥罪人。京城三十里內禁酒。梁主蕭詧薨。以大將軍蔡國公廣爲秦州總管。四月己未。於伏流城置和州。六月己亥。以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爲大司馬。分山南。荊州。安州。襄州。江陵。爲四州總管。七月。晉國公命鑿石關之谷。信著終南山義谷銘。銘序曰。周保定二年歲次壬午七月云云。九月。陳遣使來聘。十月辛亥。帝御大武殿大射。公卿列將皆會。戊午。講武於少陵原。分南寧州置恭州。集中有從駕觀講武詩。十一月丁卯。以大將軍趙國公招爲柱國。又以招爲益州總管。集中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和趙王送峽中軍。和趙王途中五韻。皆作。是時。

保定三年 癸未

正月辛未。改光遷國爲遷州。壬辰。乞銀城置銀州。四月乙未。以柱國鄆國公達奚武爲太保。按公夫人。卽鄭氏。見墓誌。壬戌。詔百官及民庶上封事。極言得失。五月甲子朔。避正寢。不受朝。旱故也。甲戌雨。七月庚午。陳遣使來聘。九月己丑。初令

世襲州郡縣者改爲五等爵。州封伯。郡封子。縣封男。十月乙巳。以開府杞國公亮爲梁州總管。庚戌。陳遣使來聘。

保定四年 甲申

五月丁亥。改禮部爲司宗。大司禮爲禮部。大司樂爲樂部。按信後爲司宗中大夫之職。司宗大夫。卽古宗伯禮官。後周依周禮。建六官。故改禮部爲司宗矣。六月庚寅。改御伯爲納言。八月丁亥。以柱國齊公憲爲雍州牧。九月。若千鳳爲徐國公。集中有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陳遣使來聘。閏月己亥。以大將軍長孫儉爲柱國。十月癸亥。大將軍陸通。蔡國公廣。並爲柱國。通卽譙國夫人步陸氏之父也。甲子。詔大將軍大冢宰晉國公護。率軍伐齊。總大軍出潼關。賀婁公碑文云。大冢宰任總機衡。是勤王略。是也。十一月甲午。柱國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柱國齊國公憲。營於邙山。晉公護次於陝州。齊王憲碑文云。保定四年。與大司馬蜀國公。圍金墉城。師臨洛浦。則廣武營奔。兵上邙山。則河橋路斷。是也。十二月壬戌。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至夜引還。賀婁公碑文云。中途甚雨。未獲圍原。軍師聞喪。不成侵宋。亦言是戰無功矣。

保定五年 乙酉

正月庚子。令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並隸襄州總管府。以柱國大司空衛國公直爲襄州總管。二月。詔陳國公純等。如突厥。逆女。辛威碑文云。被使領命。出西涼州。奉迎突厥皇后。又宇文廣墓誌云。奉詔向甘州。迎皇后。卽其事也。三月戊子。柱國楚國公豆盧瑑。薨。四月。齊武成禪位於其太子緯。自稱太上皇帝。六月辛未。詔曰。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爲官奴婢者。已令放免。其公私奴婢。有年七十以外者。所在官司。宜贖爲庶人。十月辛亥。改函谷關城爲通洛防。是月庚申。柱國楚國公

岐州刺史慕容紹宗信著碑文。十一月丁未。陳遣使來聘。周冠軍公夫人烏石闍氏以是年薨。信作墓誌。

天和元年 丙戌

正月辛巳。露寢成。幸之。令羣臣賦古詩。京邑耆老並預會焉。頒賜各有差。癸未。大赦。改元。百官普加四級。丁未。於富昌置宕州。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陝州總官。遣小載師杜果使於陳。二月戊申。以開府中山公訓爲蒲州總管。集中就蒲州使君乞酒。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卽是人也。二月六日。周隴右總管長史豆盧永恩薨。信著碑文。三月景午。祠南郊。四月。陳文帝薨。子伯宗嗣立。是爲天康元年。五月庚辰。帝御正武殿。集羣臣親講禮記。吐谷渾龍涸王莫昌率戶內附。以其地爲扶州。六月景午。以大將軍杞罕公辛威爲柱國。九月乙亥。信州蠻冉令賢向五子王反。詔開府陸騰討平之。十月甲子。初造山雲儺。以備六代之樂。

天和二年 丁亥

正月丁亥。初立郊丘壇壝制度。其制注詳第六卷歌辭。四月乙巳。省東南諸州。以潁州歸州。潁州均州入唐州。油州入純州。鴻州入淮州。洞州入湖州。睢州入襄州。蕞州入昌州。六月辛亥。尊所生母叱奴氏爲皇太后。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率衆來附。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等將兵援之。因而南伐。集中有送衛王南征詩。壬辰。以大將軍譙國公儉爲柱國。九月。衛國公直等與陳將淳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失利。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是歲。陳廢帝光大元年。

天和三年 戊子

正月辛丑祠南郊。按南郊用正月上辛。此時始正。所謂夏正郊天。祀感精帝靈。威仰之神也。後周以始祖獻侯莫那配之。如古后稷配天之義。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注詳第六卷歌辭。三月癸卯。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甲寅。以蔡國公廣爲陝州總管。是月二十日。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薨。於某月葬。信作墓誌。四月辛巳。齊國公憲爲大司馬。五月庚戌祠太廟。八月。齊請和親。遣使來聘。詔軍司馬陸逞。兵部尹公正報聘焉。步陸碑云。齊國通和。封人受使。以公有出境之才。見命張旌之禮。是其事也。癸酉。帝御大德殿。集百寮及沙門道士等。親講禮記。十月癸亥祠太廟。十一月。陳安成王瑱廢其主伯宗而自立。是爲宣帝。十二月。齊武成帝薨。

天和四年 己丑

正月辛卯。遣司會河陽公李綸等。會葬於齊。仍弔贈焉。集中有司會河陽公新造山池寓目詩。河陽公卽綸也。二月八日。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薨。以某年葬。信作墓誌。二月癸亥。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爲夏州總管。戊辰。帝御大德殿。集百寮道士沙門等。討論釋老義。集中有奉和闡弘二教應詔詩。三月二十日。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薨。信作墓誌。四月。齊遣使來聘。二十七日。信代陝西總管作移齊河陽執事文。五月己丑。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象戲賦。進象經賦表。六月。築原州及涇州東城。八月庚辰。盜殺孔城防主。以其地入齊。九月辛卯。遣柱國齊國公憲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十一月十日。復作移齊河陽執事文。是月辛亥。柱國昌寧公長孫儉薨。以某年葬。信作碑文。是歲。陳宣帝太建元年。

天和五年 庚寅

七月以柱國譙國公儉爲益州總管。十月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葬信作墓誌銘。十一月五日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尉繚永葬有碑文。是月梁故鄆州刺史周大將軍義興公蕭世怡葬信作墓誌銘。十二月平越獯置西寧州。是冬齊將斛律明月寇邊。於汾北築城自華谷至於龍門。

天和六年 辛卯

正月詔柱國齊國公憲率師禦斛律明月。田弘爲柱國。三月齊國公憲自龍門度河斛律明月退保華谷。憲攻拔其新築五城。甲午大將軍杞國公亮爲秦州總管。庚子鴈門公田弘率師取齊宜陽等九城。太安公圖慶南陽公叱羅協等並爲柱國。按慶即集中抗表致仕者也。協即長孫夫人羅氏之父。五月景辰中山公訓爲柱國。按訓晉公護世子爲蒲州刺史。至建德元年從蒲州徵赴京師。子山就蒲州使君乞酒許乞酒一車未送者也。六月周大將軍趙公宇文廣葬信著墓誌銘。八月癸酉省掖庭戶樂後宮羅綺工人五百餘人。十月十日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葬信作墓誌銘。十一月六日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葬信作墓誌銘。是月十六日周安昌公夫人鄭氏葬信作墓誌銘。又大將軍聞嘉公柳遐葬信作墓誌銘。稱天和某年附錄於此。是年齊王憲伐齊信同盧愷並從軍行有同盧記室從軍詩。

建德元年 壬辰

春正月帝幸玄都觀親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事畢還宮集中有奉和法筵應詔詩。二月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葬信作墓誌。誌稱天和七年。三月景辰誅大冢宰齊國公護。癸亥以太傅蜀國公尉遲迥爲太師松滋公夫人尉遲氏墓誌云。

父太師柱國公是也。柱國鄧國公寶熾爲太傅。按熾爲趙國夫人紇寶陵氏之父。見墓誌。齊國公憲爲大冢宰。碑文云。建德元年。進爵爲王。仍拜大冢宰是也。柱國枹罕公辛威爲大司寇。碑文作天和元年爲異。四月甲戌。以滕國公適爲柱國。詔荊州安州江陵等總管。停隸襄州。庚寅。追尊畧陽公爲孝閔皇帝。癸巳。立魯國公贊爲皇太子。五月壬戌。帝以大旱。集百官於庭。詔求直言。公卿各引咎自責。其夜澍雨。八月十二日。周大將軍司馬裔葬。信著碑文。又作墓誌銘。十月庚午。詔江陵所獲俘虜。充官口者。悉免爲民。十一月二十二日。譙國夫人步陸孤氏葬。信作墓誌。

建德二年 癸巳

春正月辛丑。祠南郊。乙巳。以柱國鴈門公田弘爲大司空。碑文作元年。大將軍徐國公若干鳳爲柱國。集中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卽若干鳳也。乙卯。嗣太廟。是月。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爾綿永夫人赫連氏合葬。信著碑文。閏月己巳。陳遣使來聘。二月二十三日。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雍。信作墓誌銘。是月。省雍州內八郡。併入京兆馮翊扶風咸陽等郡。三月癸巳。省六府諸司中大夫以下官府。置四司。以下大夫爲之官長。上士貳之。夏四月己亥。祠太廟。五月十一日。周太子少保陸逞薨。以明年正月葬。信著步陸碑文。六月庚子。省六府員外諸官。皆爲丞。秋七月己巳。祠太廟。自春未雨。至於是月壬申。集百寮於大德殿。帝責躬罪已。問以治政得失。戊子雨。九月乙丑。陳遣使來聘。冬十月癸卯。齊遣使來聘。甲辰。六代樂成。帝御崇信殿。集百官以觀之。按天和元年冬十月甲子。初建山雲鑾。以備六代之樂。至是乃成。武帝遣山雲鑾。其辭多出於子山之手。集中郊廟燕社歌是也。其圓丘方澤五帝歌辭。采入隋志。冬。陳拔壽陽。斬王琳。按王琳不受陳命。實梁室之忠臣。軍敗。爲吳明徹所殺。子山嘗寄詩云。獨下千行淚。聞君萬里書。其見重如此。周大將軍閭慶。以是年抗表致仕。集中有爲閭大將軍乞致仕表。

建德三年 甲午

正月壬戌。冊柱國齊國公憲。衛國公直。趙國公招。譙國公儉。滕國公道。並進爵爲王。己巳。祠太廟。三月癸酉。皇太后叱奴氏崩。帝居倚廬。朝夕共一溢米。羣臣表請累旬乃止。詔皇太子贊。總釐庶政。五月庚申。葬文宣皇后於永固陵。帝徒跣至陵所。辛酉。詔行三年之喪。纓麻之節。苦廬之禮。率遵前典。以申罔極。公卿上表固請。俯就輓制。過葬卽吉。帝不許。引古禮答之。羣臣乃止。於是遂申三年之制。五服之內。亦令依禮。按後周憲章。周禮復行三年之喪。其制最爲盡善。叱奴氏有廟。集中有獻文宣皇太后歌辭。十月景申。御正楊尙希。禮部虛愷。使於陳。愷卽詩集虛記室也。戊辰。雍州獻蒼烏。集中有齊王進蒼烏表。時齊王爲雍州牧矣。是月十五日。周儀同松滋公夫人尉遲氏薨。信作墓誌。十一月戊午。以柱國大司空上庸公陸騰爲

涇州總管

建德四年 乙未

正月戊辰。以柱國杞寧公辛威爲寧州總管。碑文云。授寧州總管。都督七州諸軍事。卽爲河州大中正。二月二十四日。周大將軍崔說。葬信著碑文。三月景辰。遣小司寇淮南公元偉等。使於齊。按是秋高祖親戎。東討偉。遂爲齊人所執。至六年。齊平。偉方見釋。集中有贈司寇淮南公詩。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淮南公卽元偉也。甲戌。以柱國趙王招爲雍州牧。是月。周車騎大將軍張慈。葬信著賀婁公碑文。四月二十五日。周柱國大將軍紇干弘。葬信著碑文。紇干弘卽田弘也。七月下詔。伐齊。趙王招爲後三軍總管。答趙王啓云。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是也。時趙王爲雍州牧。齊王憲率衆二萬。趣黎陽。壬午。上親率六軍。衆六萬。直指河陰。八月丁未。拔之。進攻子城。未克。上有疾。還降。拔三十餘城。皆棄而不守。是月。周驃騎大將軍冠軍

伯柴烈李夫人塋信作墓誌。閏十月以柱國齊王憲爲上柱國。信時爲洛州刺史。爲政清淨。吏人安之。時陳氏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留而不還。按南史殷不害傳。太建七年。自周還陳。是歲陳太建七年。陳氏請褒及信。周朝惜而不遣。卽是年也。時年六十有四。

建德五年。丙申。

二月辛酉。遣皇太子斌巡撫西土。仍討吐谷渾。戎事節度並宜隨機專決。三月壬寅。至自同州。文宣皇后服再葬。戎申祥集中移虜留使文入境以來。國祥甫邇。按武帝服三月。祥二月。太子巡撫西土。知虜謂吐谷渾。渾王遣使入境以來。國祥甫邇也。六月辛亥。祠太廟。九月己酉。帝總戎。癸亥。帝至晉州。遣齊王憲率精騎二萬守雀鼠谷。齊王碑文云。又加王精兵六萬。長圍晉州。自爾卽爲前鋒。橫行入鄴。是也。齊衆潰。遂克晉州。齊主留安德王延宗守晉陽而奔鄴。延宗自稱帝。遂攻拔之。

建德六年。丁酉。

正月乙亥。齊王傳位於其太子恆。改元承光。自號爲太上皇。壬辰。帝至鄴。齊王先於城外掘塹豎柵。癸巳。帝率諸軍圍之。齊人拒守。諸軍奮擊大破之。遂平鄴。集中有奉和平鄴應詔詩。賀平鄴都表。表云。蒞政東藩。不獲躬到闕庭。遣主簿陪臣曹敏奉表以聞。是信時爲洛州刺史。在洛州爲長安之東。故云東藩。是月。遣吐谷渾使信作移虜留使文。按移文云。某入境以來。國祥甫邇。自秋迄冬。未申款接。又云。時當獻歲。惟新三元。皆慶陽和。旣動澤漸萬邦。便當遣使相隨。永敦隣睦。故移知渾王。遣使在。建德五年二月。留至是年正月。發遣歸國。故作移文也。六月癸亥。於河州雞鳴防。置旭州。甘松防。置芳州。廣川防。置弘州。七月。景戌。行幸洛州。己丑。詔山東諸州。舉有才望者。赴行在所。共論政事得失。信時爲洛州刺史。有奉報寄洛州詩。尋徵爲

司宗中大夫。十一月，稽胡反，遣齊王憲率軍討平之。齊王碑文亦序其事。詔自永熙已來江陵良人沒爲奴婢者並宜放免所在附藉一同民伍。

宣政元年 戊戌

正月壬午行幸鄴宮分湘州廣平郡置洛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分定州常山郡置恆州分并州上黨郡置潞州辛卯行幸懷州癸巳幸洛州詔於懷州置宮三月戊午於蒲州置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大將軍王軌破陳師於呂梁擒其將吳明徹等俘斬三萬餘人明徹誌銘亦稱其事周封徹爲懷德郡公六月丁酉帝崩甲子誅上柱國齊王憲碑文云二十八日齊王憲薨

宣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贇字乾伯高祖長子也建德元年立爲皇太子宣政元年六月高祖崩卽皇帝位在位二年傳位於太子衍自稱爲天元皇帝大象二年崩諡曰宣葬定陵

大象元年 己亥

按滕王道序歲在居維龍居淵獻春秋六十有七知是年己亥子山年六十七也正月癸巳改元大成癸卯封皇子衍爲魯王戊午立魯王衍爲皇太子二月辛巳傳位於皇太子衍改大成元年爲大象元年帝於是自稱天元皇帝所居稱天璽冕有二十四旒車服旗鼓皆以二十四爲節皇帝衍稱正陽宮集中有賀傳位於皇太子表四月乙巳祠太廟五月辛亥以洛州襄國郡爲趙國以荊州新野郡爲滕國令趙王招滕王道等並之國按滕王以是年撰庾開府集二十卷在新野製序寄

至長安。子山作啓謝之。遙寄於彼。故云。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又云。魚腸尺素。鴈足數行。書此謝辭。終知不盡。皆遙寄之文也。是年。信以疾去職。

大象二年 庚子

四月己巳。祠太廟。己卯。詔死罪並降從流。流罪從徒。五歲刑已下。悉皆原宥。壬午。幸中山祈雨。至咸陽宮。雨降。按集中有喜晴應詔詩。同顏大夫初晴和趙王喜雨。和李司錄喜雨諸篇。自明帝二年。保定三年。建德元年。二年。並有所祈雨喜雨之事。子山諸詩。以英華類聚一處。未詳何年所作。故備錄焉。五月乙未。宣帝寢疾。詔隋國公楊堅入侍。丁未。追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己酉。帝崩。矯制以隋國公堅受遺輔政。七月丁未。隋公楊堅爲都督內外諸軍事。趙王招以謀執政被誅。是月二十八日。陳將吳明徹卒於長安。至八月十九日。寄葬京兆。信作墓誌。八月丁卯。封上柱國。杞罕公辛威爲宿國公。移相州於安陽。分相州陽平郡置毛州。昌黎郡置魏州。九月辛丑。分瀋州管內新遂普合及瀘州管內瀘戎六州。並隸信州總管府。壬子。隋公楊堅爲大丞相。尋加大冢宰。五府總於天官。十一月十日。周兗州刺史廣饒公鄭常。常賜姓宇文。集中有宇文公神道碑。又著鄭常墓誌銘。十二月甲子。大丞相隋國公楊堅進爵爲王。以十郡爲國。丁未。滕王逋以謀執政被誅。

靜帝

周書本紀曰。帝諱衍。後改爲闡。宣帝長子也。大象元年正月。封魯王。立爲皇太子。二月。宣帝於鄴宮傳位。授命居正陽宮。二年。宣帝崩。帝入居天臺。廢正陽宮。大定元年二月。禪位於隋。五月壬申。崩。諡曰靜。葬恭陵。

大定元年 辛丑

隋開皇元年

正月壬午改大象三年爲大定元年。二月庚申隋王楊堅爲相國總百揆備九錫之禮甲子隋王楊堅稱尊號改爲開皇元年。按北史隋開皇元年庚信卒。滕王序已亥爲六十七歲知子山卒時年六十九歲也。又按辛威碑文開皇元年七月某日反。率河州碑銘猶出信手。子山之歿當在秋冬矣。

璠按庾子山以梁武帝天監十二年癸巳某月日生。大通元年丁未十有五歲侍梁東宮講讀起家湘東王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中大通三年辛亥年十九歲晉安王爲皇太子與父肩吾及東海徐摛摛子陵竝爲抄撰學士宮中號徐庾體。大同六年壬戌三十歲爲郢州別駕時安城郡人劉敬躬反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深爲武帝所賞遂擒敬躬斬之都市。大同十一年乙丑三十三歲爲通直散騎常侍與徐君房聘于東魏。中大同元年丙寅三十四歲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太清二年戊辰年三十有六遇侯景之亂簡文帝命以本官率宮中文武千人營朱雀航北景至以衆先退遂爾西奔至大寶

三年辛未三十九歲夏四月途遇侯景襲郢之兵潛跡江夏景退至郢州時刺史蕭詔昔爲幼童與信有斷袖之歡信至接信甚薄是年秋奔江陵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遂遭父喪時年四十承聖元年壬申四十一歲轉右衛將軍襲爵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承聖三年甲戌四十二歲聘于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是年魏師來伐岳陽王率衆會之江陵陷魏人戕帝立蕭詧爲梁王都江陵獻俘長安信爲魏相安定公所知其老幼入關特蒙禮送由是蒸蒸色養矣卽以是年仕魏拜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夫都督尋進軍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敬帝太平元年魏恭帝之三年也魏禪周二年梁亦禪陳於是陳氏王江表矣周孝閔帝踐阼時年四十有五封臨清縣子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周閔帝卽世明帝立帝好文學深加優禮武成二年四十七歲與王褒庾季才等竝爲麟趾學士得預校書俄拜洛州刺史明帝崩武帝立

亦復好之如明帝焉。建德四年，陳之太監七年也。南北通好，陳氏乃請王褒及信十數人。高祖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竝惜而不遣。時年已六十四矣。建德六年，猶治洛州，尋徵爲司宗中大夫。宣帝大象元年己亥，六十七歲，以疾去職。是年滕王道撰集二十卷。靜帝大定元年，卽隋開皇元年辛丑，六十有九卒。自梁武帝天監十二年至隋開皇元年，凡六十九年，謹纂年譜四十五歲。敬帝太平二年以上，梁未亡時，皆取南朝正朔。每年附錄東西二魏及岳陽西附江陵立故主之仇。陳氏南遷，建鄴蹈讓王之轍。子山旣歿，周粟此二十三年，用後周年號，末附梁陳二主，猶魏志也。信仕周位望通顯，凡歷二十八年，以壽終。信事母以孝聞，惟丁母憂未詳何年，其孝情毀至，曾爲晉公所嘆。當在護誅之前，建德以上事也。餘備列年譜，南北二史，凡于子山集中有相發明者，亦兼及之。昔漢有二帝，魏稱三祖，求之異代，且曰才難，信在江南，則有梁武帝二子簡文元帝，及過江北，則有周太祖二子世宗高祖，竝新情艷。

庾子山集

三二

發雅辭雲委。又得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皆一時之俊。君臣酬唱之際。文人遇合。可謂至矣。

庾氏世系圖

錢唐倪璠魯玉編

庾滔

南陽新野人從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領大著作封淳昌縣侯因家於南郡江陵信之八世祖也哀江南賦云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也又滔之來孫洗字寶彥處士與宗人易齊名號上先生府蓋謂滔也

某未詳某未詳致巴郡太守

生曼倩光祿卿曼倩生季才字叔奕江陵陷與庾信王褒隨例入關周世深加優禮武定二年與庾信王褒同補麟趾學士滔之子孫惟信六與季才皆八世祖也

於陵

字子介除鴻臚卿判州大中正文集十卷

道驥

安西易齊徵參軍士

黔婁

字子貞在梁書孝行傳

肩吾

字慎之一曰子慎梁散騎常侍中書令

信

本傳載後

庾氏世系圖

璠曰。昔者掌庾命氏。在于唐時。陽陵著姓。盛于晉代。入南陽取樊氏之陂。遷江陵居宋玉之宅。遂昌而下。載在史籍。可得稱焉。若夫上行先生。旣與徵士齊名。子山入關已後。又與叔奕竝校書麟趾。於滔凡歷八世。兩人祖孫。行跡略同矣。黔婁兄弟。清節文章。孝友。肩吾瓌文。特爲於陵友愛。又有良子。文藝自過。此小庾風流。所以跨躡南北者也。

庾信本傳

出北史李延壽撰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易

周書本傳云齊徵士

父肩吾

周書云梁散騎常侍中書令

竝南史有傳

注見滕王序

信幼而俊邁聰敏

絕人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

周書此下云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爲

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云云

父肩吾爲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爲右衛率摛子及信竝爲抄撰學士父子東

宮出入禁闕恩禮莫與比隆既文竝綺豔故世號徐庾體焉

南史曰徐摛字士秀東海剡人也晉安王綱入爲皇太子轉家令兼管記尋帶領直摛文體既別春坊盡

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始子陵字孝穆王立爲皇太子東宮置學士陵充其選北史文苑傳曰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采辭尙輕險情多哀思文中子曰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按徐庾竝稱蓋子山江南少作宮體之文也及至江北而庾進矣是以輕險之目楚既失之夸誕之評齊未爲得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

周書曰累遷尙書度支郎中通

直正員郎出爲鄆州別駕尋遷通直散騎常侍

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

梁大通六年魏武帝永熙三年魏武帝西都長安爲西魏高歡別奉清河王庶子善見爲主徙都鄴是爲東魏魏於是始

分爲兩。隋書地志曰：魏郡鄴縣，東魏所都。按子山聘魏，南史梁書紀年闕文，考魏齊諸書，子山副徐君房將命至鄴。魏令祖孝隱、盧孔景等宴梁使，故集中有將命至鄴、酬祖正員詩。祖正員，卽祖孝隱也。及魏使尉瑾、魏華師來聘，梁朝又令庾信、徐君房同宴魏使，其文章辭令，皆足稱也。北齊書祖瑋傳云：瑋弟孝隱，魏末爲散騎常侍，迎梁使。時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孔景之徒，並降階攝職，更遞司賓。酉陽雜俎云：梁徐君房勸魏使尉瑾酒，一噲卽盡，笑曰：奇快。瑾曰：卿在鄴飲酒，未嘗傾卮。武州已來，舉無遺滴。君房曰：我欲實少，亦是習慣，微學其進，非有由然。庾信曰：庶子年之高卑，酒之多少，與時升降，使不可得而度。魏華師曰：徐君年隨情少，酒因境多，未知方十復作。若爲重輕？又云：梁宴魏使，魏華師舉酒勸陳昭曰：此席已後，便與卿少時阻闊，念此甚以懷眷。昭曰：我欽仰名賢，亦何已也。路中都不盡，深心便乖隔。泣歎如何？俄而酒至，鸚鵡杯。徐君房飲不盡，屬華師。華師曰：海蠶蜿蜒，尾翅皆張，非獨爲玩好，亦所以爲罰。卿今日真不得辭。信曰：庶子好爲術數，遂命更滿。君房謂信曰：相持何乃急？華師曰：此謂直道而行，乃非豆羹之喻。君房乃覆碗。信謂瑾、華師曰：適信家餉，致濡醪酒數器，泥封全，但不知其味若爲，必不敢先嘗。謹當奉薦。華師曰：每有珍藏，多相費累，願更以多慚。又曰：庾信作詩，用西京雜記事，旋自追改曰：此吳均語，恐不足用也。魏華師曰：古人託曲者多矣。然鸚鵡賦，補衡潘尼二集並載。奕賦，曹植左思之言正同。古人用意，何至於此？君房曰：詞人自是好相採取，一字不異，良是後人莫辨。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榮，六代亦言曹植。信曰：我江南才士，今日亦無舉世所推。如溫子昇、魏瓘、鄴下常見其詞筆，亦足稱是遠名。近得魏收數卷碑製作，宮逸特是高才也。按子山爲通直散騎常侍，聘魏及還，爲正員郎。魏人來聘，對宴魏使，其文章辭令如此。

還滕道序云：還本國爲正員郎。

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

隋志：丹陽侯

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

南史：賊臣傳曰：侯景，魏之懷朔鎮人也。事爾朱榮爲定州

刺史，高歡誅爾朱氏，景以衆降，稍至吏部尚書。歡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使任若己之半體。太清元年二月，遣其行臺郎中丁和、上表求降。帝封景河南王、大將軍，使持節督河南北軍事。大行臺承制，如鄧禹故事。二年八月，景遂發兵反，建康令庾信率兵千餘人屯航。

北及景至微航始除一舶見賊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南塘游軍復閉航度景皇太子以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臺城本吳後苑城晉建康

宮城江陵漢南郡江陵是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周書作常侍聘於西魏

周書作來聘於我以其爲一代耑史也今以周書云江陵平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右金紫光祿大子山之志故錄是篇若春秋鄭志宋志矣

夫大都督尋進車驕周書作周孝閔帝踐祚封臨清縣子周書邑五百戶除司水下大夫出爲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爲政簡靜吏人安之周書爲政簡靜上有多識舊章四字時陳

氏與周周書作朝廷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惟放王克殷

不害等周書列傳曰王褒字子淵琅邪臨沂人也美風儀善談笑博覽史傳尤工屬文元帝出降褒與王克劉毅宗懷殷不害等數

王克美容貌善容止仕梁歷司徒右長史尙書僕射臺城陷仕侯景位大宰侍中錄尙書事景敗克迎候王僧辯僧辯誚克曰王氏百

世卿族便是一朝而墜仕陳位尙書右僕射又孝義傳曰殷不害字長卿陳郡長平人也性至孝事老母養小弟勤劇無所不至魏平

江陵失母所在時天寒雪凍死者填滿溝壑不害行哭尋求聲不暫輟過見死人溝中卽投身捧視舉體凍僵水漿不入口者七日始得母尸卽江陵權殯與王褒庾信俱入長安自是蔬食布衣枯槁骨立見者莫不哀之太建七年自周還陳除司農卿位至給事中是

陳氏請襲及信。在大建七年。周武帝之建德四年也。

信及襲竝惜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五月丁亥。改禮部爲司宗。

明帝武帝

周書作世宗高

祖稱其廟號也。

竝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滕趙諸王。

滕王道。趙王招也。

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

焉。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

周書論曰。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趙二王。雕章間發。咸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人。閭閻之士。莫不志味

於遺韻。眩精于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于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于紅紫。蕩心逾于鄭衛。昔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按子山少年宮體之作。當時習稱徐庾。及至晚年。又與王褒竝埒。而後世無庾王之名。若欲品藻斯文。子山之作。求之六季。罕有其儔。徐王三家。雖可提衡矣。至其鄉關之文。竝多哀思。是亦大雅之遺。而令狐以爲誇目蕩心。詞賦之罪。殆不然矣。

信雖位

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

周書備載其文。

大象初。以疾去職。

大象。周宣帝年號。

隋開皇元年卒。

有文集二十卷。

隋開皇元年。即周靜帝大定元年也。靜帝禪位于隋。改元開皇。信卒時年六十九歲。按此及滕王序。竝稱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稱後周開府儀同三司庾信集三十一卷。疑隋平陳以後。得揚都之文。較滕王本增多一卷也。周

書卒不紀年。亦不記其文集。此爲轉詳矣。

文帝悼之。贈本官。加刑雍

周書

州刺史。子立嗣。

謝道王啓云。某息荀娘。荀娘。疑卽庾立小字。舊唐書賊薛舉傳曰。仁果。舉長子也。多力善

騎射。軍中號萬人敵。然所至多殺人。納其妻妾。獲庾信子立。怒其不降。燔于猛火之上。漸割以噉。軍士按此知立亦志節之士也。

滕王道原序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滕王道周文帝子也。周書列傳曰：滕開王道字爾固，突少好經史，解屬文。武成初封滕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六年爲行軍總管，與齊王憲征稽胡，道破其渠帥，俘友等，還除河陽總管。宣政元年進位上柱國。其年伐陳，詔道爲元帥，節度諸軍事。大象元年五月，詔以荊州新野郡邑萬戶爲滕，道出就國。明年朝京，其年冬爲隋文帝所害，國除。道所著文章頗行於世。按此序大象元年滕王在新野時作，所撰止魏周著述不及梁時，蓋以太清罹亂，江陵兵燹之故，今集中多雜南朝舊作，又非滕王故本矣。序出文苑英華，今錄爲弁首，加注釋焉。

蓋聞五聲調應，則宮徵成其文。

左傳晏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注云：五聲宮商角徵羽。

八音克諧，則絃管和其韻。

尚書曰：八音克諧。周禮大師職云：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

也。所以周南召南之篇，爲風人之首，小雅大雅之作，實王政之由。

子夏詩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雅者，正也。政有大小，故有大雅焉，有小雅焉。詩譜曰：

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大雅小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也。

復其

英華疑作有。

陽春白雪之唱，郢中之曲彌高。

宋玉對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爲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

人，其曲彌高，其和彌寡。

秋風黃竹之詞，伊上之才尤盛。

穆天子傳曰：天子遊黃臺之丘，獵於平澤，有陰雨，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之，曰：我徂黃竹，員閼寒，乃宿於黃竹，孔安

滕王道原序

國曰伊水出陸渾山。地理志云伊水出弘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東北入洛。時穆王都西京故曰伊上。

遂能弘孝敬。敍人倫。移風俗。化天下。兼夫吟詠情性。沉鬱文章。

者可略而言也。

楊雄爲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子雲潛雅之才。沉鬱之志。不能成此書。

開府司宗中大夫義成

周書作城。

公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

也。

周書武帝紀云。保定四年五月。改禮部爲司宗。隋書地理志。襄陽郡穀城縣。舊曰義城。置義城郡。又西魏益州有義城郡。義城縣。庾氏之先。本鄆陵人。晉世居新野。元帝時徙江陵。周書北史及此序。皆云南陽新野。以其本新野人。蓋西晉時邑居也。注見哀江

賦。南

若夫有周之時。掌庾原其得姓。皇晉之代。大尉闡其宗譜。

左氏傳曰。獻太子之傅庾皮之子過。是庾氏得姓之先。爲掌庾大夫。在於有周之時。哀江南賦云。掌庾承

周交。詩大雅甫田曰。曾孫之庾。又楚茨云。我庾維億。毛傳曰。露積曰庾。鄭箋曰。庾。露積穀也。周語曰。野有庾積。包咸論語注曰。十六斗爲庾。史記文帝紀曰。發倉庾如淳曰。水漕倉曰庾。胡廣漢官解詁曰。在邑爲倉。在野爲庾。索隱曰。郭璞注三蒼云。庾。倉無屋也。或云。堯時有掌庾大夫。以官命氏。按梁元帝庾承先墓誌云。悠哉掌庾。與自陶唐。伯舅居晉。連鯁渭陽。謂唐堯時已有掌庾。至太尉庾亮。爲晉外戚也。晉書曰。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咸康六年薨。贈太尉。亮父琛在外戚傳。琛永嘉初爲建威將軍。過江爲會稽太守。子山八世祖潛亦隨晉元帝過江。爲散騎常侍。且潛未徙江陵之先。潛居新野。而明穆皇后之族。家于鄆。陸是太尉亮乃信遠祖之族。非其本祖也。以其晉世椒房。氏族極盛。故稱引之。云闡其宗譜矣。

烏奕氤氲布在方策。國史

家課世竝詳焉。

班固典引曰。烏奕乎千載。注。蔡邕曰。烏奕。光曜流行貌。呂向曰。烏長。奕盛也。周易曰。天地氤氲。萬物化生。禮記鄭注云。方。版也。篲。簡也。說文曰。牒。札也。

八世祖潛散騎常侍。領大

著作。遂昌縣侯。

晉書地理志。遂昌縣屬東陽郡。北史庾季才傳云。八世祖潛隨晉元帝過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徙居南郡。江陵。哀江南賦云。彼浚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岳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

是消爲徙居江陵一代之祖也。梁元帝庾肩吾墓誌云：掌庚命族，世濟琳瑯。遂昌開國，蟬聯冠冕。是也。

祖易徵士，隱遁無悶，確乎不拔。二語出易。宋終齊季，早擅英聲。南史列傳

曰：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江陵。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辭不受，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承映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硯，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觀臺尙。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三年，詔徵爲司空主簿，不就卒。梁元帝庾肩吾墓誌云：父易，高尚其道，肥遁居貞。關吏早逢，夙表真人之氣。少微晚映，還彰隱士之星。哀江南賦亦稱其祖爲少微真人。天山逸民矣。劉氏國號曰宋，蕭氏國號曰齊，言易在宋齊二代有盛名也。

父肩吾散

騎常侍中書令。文宗學府，智囊義窟，鴻名重譽，獨步江南。

梁齊列傳曰：庾肩吾，字子慎，八歲能賦詩，特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歷王府

中郎雲麾參軍，並兼記室參軍。中大通三年，王爲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除安西湘東王錄事，諮議參軍。俄以本官領荊州大中正，累遷中錄事，諮議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初，太子在藩，雅好文學，時肩吾與東海徐摛等同被接贊，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摛子陵等充其選。太清中，侯景寇京都，及太宗卽位，以肩吾爲度支尙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侯景，景矯詔遣肩吾喻當陽公大心，大心尋舉州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久之，方得赴江陵。未幾卒。文集行於世。南史本傳云：肩吾字慎之，爲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雍州，及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守，封武康侯。卒，贈散騎常侍中書令。餘同梁書。梁元帝集中有中書令庾肩吾墓誌銘。後漢書崔駰傳贊曰：崔爲文宗，世擅雕龍。史記曰：秦樛里子，號智囊。漢書曰：晁錯號智囊。後漢書曰：魯匡，王莽時爲義和，有術數，號智囊。晉書曰：宣帝舉兵廢曹爽，桓範出赴喪，宣帝曰：智囊往矣。又杜預號智囊。義窟未詳。江南楚地，戰國時荆郢間，俱稱江南。肩吾家本江陵，哀江南賦：楷模盛於漳濱，亦謂江陵也。

或昭或穆，七世舉秀才。且

珪且璋，五代有文集，貴族華望盛矣哉。

七世自潛至肩吾，凡七世也。五代，肩吾父易，易父道驥，驥父攻，攻父某，凡五代也。攻父未詳。昭穆如父爲昭，子爲穆。左傳：文之昭也，武之穆也。詩大雅云：如珪

如璋令聞令望。謝承後漢書曰。郭林宗嘆劉儒有珪璋之質。南史。庾於陵文集十卷。隋書經籍志。梁度支尚書庾肩吾集十卷。其餘文集。史或缺文。按此知子山以上。五代皆有文集也。按文苑英華本。此下有幼而清惠。唯良之美。稱共治之能。十三字。接佩犢帶牛。有侔襲遂。至王公名貴。盡爲虛襟接信。降山嶽之隆。繼烟霞之秀。至出爲弘農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下接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云云。以子山少長爵秩推之。明是錯簡。今爲改正。仍存舊本。以備參考。

信降山嶽之靈。英華作隆。繼

烟霞之秀。器量侔瑚璉。志性甚松筠。

論語曰。瑚璉也。鄭注曰。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世說曰。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爲接神之器。

妙善文詞。尤工詩賦。

窮緣情之綺靡。盡體物之瀏亮。

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

誄奪安仁之美。碑有伯喈之情。箴似楊雄。書同阮籍。

晉書曰。潘岳字安仁。辭藻絕麗。尤善爲哀誄之文。續漢書曰。蔡伯喈爲郭林宗作碑曰。吾爲人作銘。未嘗不有慚容。惟有郭有道碑。頌無愧耳。後漢書曰。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官箴。其九箴亡闕。後漢郡崔駰及子瑗。劉駒駘增補十六篇。胡廣復作四篇。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世說曰。魏朝封晉文王爲公。備禮九錫。文王固辭不受。公卿將校。當詣府敦諭。司空鄭中。馳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時在袁孝尼家。醉扶起書札。爲之無所點定。乃寫付使。時人以爲神筆。

少而聰敏。綺年而播華

譽。韶歲而有俊名。孝性自然。仁心獨秀。忠爲令德。言及文詞。穿壁未勤。映螢愈甚。

西京雜記曰。匡衡字稚圭。勤學而無燭。隣舍有燭而

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書映其光而讀之。續晉陽秋曰。車胤字武子。南平人。

若乃德聖兩禮。韓魯四詩。

漢書儒林傳曰。梁戴德延君。戴聖次

君。德號大戴。爲信都太傅。聖號小戴。以博士論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禮有大戴小戴之學。又曰。韓嬰。燕人。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又曰。申公。魯人也。獨以詩經爲訓。事景帝。爲太子太傅。免去。武帝使安

車蒲輪。東昂加璧。徵魯申公云。四詩者。漢書藝文志曰。漢興。魯申公爲詩訓詁。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三家皆列于學宮。又有毛公之學。按魯申公。齊轅固。燕韓生。三家。加趙人毛公。此四詩也。志又云。詩經二十八卷。魯韓齊三。應劭曰。申公作魯詩。后蒼作齊詩。韓嬰作韓詩。按此三詩。加毛公作毛傳。亦四詩也。

九流七略之文。萬卷百家之說。

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

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博物志曰。蔡邕有書近萬卷。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後漢書伏滿傳曰。永和元年。詔無忌與議郎黃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注云。中書內中之書也。藝文志。諸子凡一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其成數也。

名山海。上金匱玉版之書。魯壁魏墳。縹帙紺囊之記。

司馬遷報任安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遁漢濱。以著書爲事。題爲新

書。凡百餘篇。任昉王文憲集序云。海上名山之旨。是也。太史公序曰。石室金匱之書。索隱曰。國家藏書之處。漢書鼂錯傳曰。平陽侯宙等曰。刻於玉版。藏於金匱。後漢書張衡傳曰。清河宋景。以歷推言水火。僞稱洞視玉版。漢書魯恭王傳曰。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鐘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壞。於其壁間。得古文經傳。王隱晉書束皙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說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郭璞穆天子傳序曰。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盜發古塚。所得書也。汲者。戰國時魏地也。案所得紀年。蓋魏惠成王子令王之塚也。於世本。蓋襄王也。亦見杜預春秋後序。梁昭明文選序云。詞人才子。則名溢於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紺帙。呂向曰。縹。青白色。囊。有底袋也。用以盛書。紺。淺黃色也。帙。書衣也。劉熙釋名曰。紺。桑也。如桑葉初生之色也。縹。猶漂漂。淺青也。有碧縹。有天縹。有骨縹。各以其色所象言之也。

莫不窮其枝葉。誦其篇簡。

言以上諸書。皆能窮究也。豈止仲任一見

之敏。世叔五行之速。

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又曰。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也。少聰明。自爲童兒及長。凡所經履。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俱下。

強記獨絕。博物不羣。年十五。侍梁東宮講讀。

爲梁昭明太子東宮講讀也。時梁武帝大通元年。哀江南賦云。王子濱洛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於崇賢。是東宮講讀時。年十

五。雖桓麟十四之歲。答宿客之詩。

文士傳曰。桓麟伯父烏。官至太尉。麟年十二。在座。烏告客曰。吾此弟子。知有異才。殊能作詩賦。客乃作詩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惟二子。今則桓生。麟卽應聲答曰。邈矣甘

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予。羸弱殊才。倖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魯連十二之年。杜堅離之辨。

魯連子曰。齊辯士田巴。服徂丘。議稷下。毀五帝。罪三王。服五霸。離堅白。合同異。一日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

曰。魯仲連年十二。號千里駒。往請田巴曰。臣聞堂上不奮。郊草不芸。白刃交前。不救流矢。急不暇緩也。今楚軍南陽。趙伐高唐。燕人干萬。聊城不去。國亡在旦夕。先生奈之何。若不能者。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城而入。惡之。願先生勿復言。田巴曰。謹聞命矣。巴謂徐劫曰。先生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巴終身不談。匪或斯尙。同日語哉。

言桓麟魯連二子。不是過也。

玉墀射策。高等甲科。公孫金馬之時。仲舒鴻漸之日。

未能連類。曾何足云。

漢書曰。匡衡射策甲科。以不應令。除爲太常掌故。師古曰。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爲郎中。乙科爲太子舍人。丙科補文學掌故。又漢書曰。公孫弘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楊雄解嘲云。公孫創業於金馬。是也。漢書贊

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又云。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

解褐授安南府行參軍。尺木未階。高衢方騁。

吳志太史慈傳注云。孫策出教曰。龍欲騰翥。先階尺木。王燦登

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

尋轉尙書度支郎中。壯歲精練。必以吏能。上象列宿。非因忿氣。

漢官典職云。尙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尙書郎中。歲滿稱尙

書郎。三年。冊侍郎。凡三十三人。選吏能者爲之。華嶠後漢書曰。館陶公主。爲子求郎。不許。賜錢千萬。明帝謂羣臣曰。夫郎中。上應列宿。出守百里。苟非其人。則民受其殃。

夜不離閣。無愧於黃香。開霧覩天。有

同於樂廣。

後漢書曰：黃香，字文強，江夏安陸人也。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香閣。王隱晉書曰：樂廣，字彥輔，南陽潁人也。爲尚書令，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人，瑩然若開雲霧，視青天。

任爲郢州別駕，刺

史之半，驥足斯展。

郢州，漢之江夏。吳曰：武昌是也。隋志：江夏郡，舊置郢州。庾亮答郭豫書曰：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同宣王化於萬里者，其任居刺史之半。安可任非其人？蜀志：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

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

於時江路有賊，梁先主使信與湘東王論中流水戰事，醜徒聞其名德，遂卽散奔，深爲梁主

所賞。

南史武帝紀云：大同八年春，安城郡人劉敬躬挾左道以反。江州刺史湘東王繹遣中兵曹子鄢討擒之，送於都斬之。建康市袁江南賦云：論兵於江漢之君是也。先主，梁武帝也。梁書云：天監十三年，立皇子繹爲湘東王。

蓋善戰者

不陣，此之謂乎。

穀梁傳曰：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注云：帥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陣也。

兼通直常侍，使於魏土，接對有才辨。

本傳：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甚爲鄴下所稱。賦云：拭玉

於西河之

雖子貢之旗鼓陳說，仲山之專對智謀，無以加也。

史記曰：端木賜，衛人，字子貢，利口巧辭，一出存魯，亂齊，破吳，盟晉，而霸越。韓詩外傳曰：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

路子貢願淵從。孔子曰：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啓汝。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詩大雅蒸民云：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又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毛傳曰：仲山甫，樊侯也。

還本國，爲正員郎，職位清顯，以望以實，又爲東宮領直，春宮兵

馬，竝受節度，龍樓蘭錡，寵寄逾隆。

本傳云：爲東宮學士，袁江南賦云：遂崇文而會武，又有掌兵典午之詞。知東宮領直，節度兵馬，故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是其任兼文武者也。漢書成帝紀曰：上常

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宴曰門樓上有銅龍若白鶴飛騰之爲名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闕籬

值侯景篡逆攻圍淮海建康宮殿非無流矢之兵丹陽帝居遂

有生荆之痛

梁書帝紀云太清元年侯景陷建業二年臺城陷三年武帝崩簡文帝卽位改元爲大寶元年冬十月侯景逼帝幸西州曲宴自加宇宙大將軍都督六合諸軍事二年廢帝爲晉安王矯帝詔以爲次當支庶宜歸正嫡禪位於豫章

王棟使呂季略令帝寫之帝書至先皇念神器之重思社稷之固越升非次遂主震方嗚咽不能自止賊衆皆爲掩泣乃幽帝於永福殿省冬十月帝崩景以辛未年十一月十九日篡位建康梁之所都漢之丹陽郡也隋志丹陽郡江寧梁置丹陽郡及南丹陽郡有秣陵建康同夏三縣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丘縣賁父御馬驚敗績縣賁父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淮南子曰白刃合流矢接呂氏春秋云子胥曰嗟乎吳朝必生荆棘矣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棘

出往

流來歸全楚

本傳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江陵楚地漢書項籍傳曰古之王者地方千里必據上游文穎曰水之流上游或作流漢書音義曰舊名江陵爲南楚吳

爲東楚彭城爲西楚時元帝承制江陵統屬三楚故云來歸全楚

於時州后卽湘東王

梁元帝也時元帝承制江陵

其後封豕既誅長蛇受戮湘東有雪耻之

功淮海有勤王之旅同少康之復夏若太戊之紹殷卽於荆江驟置文物

梁書元帝紀云大寶二年九月簡文帝崩王僧辯等奉表勸進帝不許而

四方表勸前後相屬乃下令斷表承聖元年二月王僧辯衆軍發自潯陽帝馳檄四方購獲景封萬戶開國公絹布五萬疋三月僧辯等平景傳首江陵斬賊左僕射王偉於江陵市四方征旗王公卿士復勸進乃許之卽位於江陵左氏傳曰吳爲封豕長蛇流災上國封豕喻侯景也湘東雪耻謂平侯景也淮海勤王謂王僧辯等軍也左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又哀元年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於有仍生少康焉逃奔有虞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以收夏衆遂滅過戈復禹之績史記曰殷道衰

諸侯或不至帝太戊伊陟爲相
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復爲梁後主蕭繹御史中丞

繹梁元帝諱也本傳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晉書職官志曰御
史中丞本秦官也秦時御史大夫有二丞其一御史丞其一爲

中丞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漢因之
元壽二年御史中丞爲臺主歷漢東京至晉因其制以中丞爲臺主

中興司直具瞻斯在

詩云邦之司直
又云民具爾瞻

貴戚斂手豪族

屏氣

後漢書曰鮑未爲司隸校尉鮑恢爲都官從事帝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謝承後漢書
曰吳郡王闔爲冀州刺史不畏豪族後漢書曰李膺拜司隸校尉諸黃門常侍皆鞠躬屏氣

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豐

貂右引戎章再徙

應劭漢官儀曰侍中金蟬右貂貂取內勁悍而外溫潤王隱晉書曰顧凱之拜散騎常侍
表云不悟陛下聖恩所加登之常伯之列飾以貂璫之暉戎章再徙謂爲右衛將軍也

阮藉非好之

職鄭默參乘之官

晉書阮籍傳曰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散騎常侍籍本有濟世志屬晉魏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
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爲常又鄭默傳曰默爲散騎常侍武帝出祀南郊詔使鄭默參乘

著德

廊廟切問近對

史記曰賢人深謀于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韋爲舍人曰
殿有東西小堂也蔡質漢儀曰侍中常伯切問近對喻旨公卿

拜武康縣開國侯

晉書地理志云吳興
郡武康縣故防風氏

開國承家信圭是執河帶山礪貽厥於后

謂肩吾封武康縣侯子山襲父爵也周易師卦云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周
禮諸侯之禮執信圭漢書功臣表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

以永存爰及苗裔應劭
曰帶衣帶也礪礪礪也

卽以本官奉使大國

謂聘西
魏也

光華重出原隰再來

詩云皇皇者
華於彼原隰

太祖夾輔魏朝作相關

右太祖周太祖宇文泰魏之安定公也高歡
之亂太祖奉帝都長安故曰作相關右

三分有二九合一匡

出論
語

德邁晉宣雄踰魏武

晉宣帝司馬懿魏武帝
曹操也謂周太祖將有

魏室功業過於晉魏二君也。

功高網地。道映在田。

呂氏春秋曰。湯見祝網者。置四面。湯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之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其三面。以網其國。四十。非徒網鳥也。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亦見子山。賜職如舊。屬我太祖。獻策魏帝。命將荆衡。

謂平江陵也。元帝紀云。先是魏使宇文仁恕來聘。帝接仁恕有闕。魏相安定公憾焉。使於謹來

攻是江陵之師。為周太祖。獻策也。安定公周太祖也。

尋值本朝。青蓋入洛。

續漢志曰。王車朱班輪青蓋。左右駢駕三馬。本朝謂周也。時未受禪。為王爵。故曰青蓋。

於是拾節入仕。乃沐霸恩。

改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戎號光隆。比儀台鉉。

天文志有三台。周易云。鼎玉鉉。

高官美宦。有踰舊國。

舊國。謂梁也。莊子曰。

舊都舊國。

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義城公。王沉晉代。始授此榮。黃權魏時。首膺斯命。

晉書曰。王沉。字處道。太原晉陽人也。武帝受禪。以使命之勳。轉

驃騎將軍。進爵為公。蜀志曰。黃權。字公衡。巴西閬中人。也。先主以權為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先主自在江南。及吳將軍陸議。乘流斷圍。南軍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絕。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於魏。景初三年。權遷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降在季

世。秩居上品。爵為五等。榮貴兩朝。

晉書職官志曰。開府儀同三司。漢官也。漢帝延平元年。鄧禹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儀同之名。始自此也。及魏黃權。以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開府之名。起於此也。驃騎車

騎將軍開府者。皆為位從公。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品秩第一。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兩朝。謂魏周也。

出為弘農郡守。職實剖符。寄深分竹。

本傳云。周孝閔踐阼。封臨清縣子。除司水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隋志

云。河南陝縣。後魏置陝州弘農郡。又志稱弘農郡。弘農舊置西恆農郡。後周廢。漢書文帝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張宴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佩犢帶牛。有倖

曠途。

漢書曰曠途爲渤海太守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何爲帶牛佩犢春夏不得不趨田畝秋冬課收歛益畜果實雖炎暑來循行郡中皆有畜積吏民皆富實訟獄息止。

桑枝麥穗無

謝張堪。

後漢書曰張堪字君游光武時爲漁陽太守捕擊姦滑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爲用乃於狐奴開稻八十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之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爲政樂不可支。

入爲司憲中大夫帥掌

三勅之法助宣五禁之書秋府得人於斯爲盛。

易曰君子以明罰勅法三勅疑作三刺禮記曰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鄭注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周禮司刺掌三

刺三宥三赦之法又曰士師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於朝書而懸於門閭秋府謂司憲大夫卽古秋官司寇之職也。

啓正旦上府賦詩曰詰旦

啓門闌繁辭擁筆端蒼鷹下獄吏獬豸飾刑官司朝引玉節盟載捧珠盤窮紀星移次歸餘律未殫雪

高三尺厚冰深一丈

英華作寸。

寒短筍猶埋竹香心未起蘭孟門久失路扶搖忽上搏栖鳥還得府棄馬復

歸欄榮華名義重虛薄報恩難枚乘還起疾貢禹遂彈冠方垂蓮葉劍未用竹根丹一知玄象法詎思

垂釣竿。

注見第四卷詩集。

其王事之中優游如此出爲洛州刺史。

隋志河南洛陽後魏置司州東魏置洛州後周置東京六府總管。

德茂褰帷才膺刺

舉。

後漢書曰賈琮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于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姓聞風者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漢官儀曰刺舉州事

吏不敢

賄人不忍欺。

後漢書曰楊震爲荊州刺史知其民王密舉爲茂才除昌邑縣令震改爲東萊太守路經舊徑密夜懷金十金奉公公不受密曰無知莫若夜公曰天知神知我知汝知何謂無知漢書曰韓延壽爲東郡守民不忍欺

上洛

童兒如逢郭伋商山故老似值劉弘。

後漢書曰郭伋在并州素給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兒童數百各騎竹馬道次迎拜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

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日當到之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於野亭須期乃入晉書曰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也。有幹略政事之才太安中使持節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又爲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討斬張昌悉降其衆弘勸課農桑寬刑省賦歲用有年百姓愛悅位至車騎將軍開府弘子璠爲順陽內史江漢之間翕然歸心父老追思弘雖甘棠之詠召伯無以過也言子山在洛如郭伋之治并州劉弘之鎮襄陽也上洛商山皆洛州地漢書弘農郡有上洛縣四皓隱於商山

復爲司

宗中大夫總轄禮府佐治春卿辨九拜之儀教六詩之義。

周禮宗伯禮官之職云辨九擗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奇拜八曰褒拜

九曰肅拜以享有祭祀擗音拜又云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謂司宗大夫卽古宗伯禮官之職是爲春官故云禮府春卿矣

自梁朝筮仕周世驅馳至今歲在屠維龍居淵

獻春秋六十有七。

爾雅曰太歲在巳曰屠維在亥曰大淵獻蓋己亥年也歲陽在巳謂歲干也歲陰在亥謂歲支也時周宣帝大業元年己亥歲也隋開皇元年辛丑信卒年六十九歲

齒雖耆宿文更新

奇才子詞人莫不師教王公名貴盡爲虛襟加以冥心資敬篤信天倫孝實人師刑推士則。

世說曰陳仲舉言爲士則

行爲 愠喜不形於色思想不離於懷。

世說王戎云世稱康居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思想見論語

矜簡儼然師心獨往似陸機之愛弟若

韓康之養甥。

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弟雲字士龍。又曰：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爲殷浩甥。浩素賞愛之，小園賦云：韓康則舅甥不別是也。此云韓康養甥，當是康伯之甥。按康甥卞鞠，世說曰：韓康伯母殷卞鞠是其外孫。又曰：韓康伯母隱古几毀壞，卞鞠見几惡，欲易之，答曰：我若不隱此，女何以得見古物。以韓伯字康伯，故曰韓康與後漢逸民韓伯休爲異也。

環堵之間，怡怡如也。

禮記曰：環堵之室。

屢聘上國，特爲太祖所知。

江陵名士，惟信而已。綢繆禮遇，造次推恩。明帝守文，偏加引接。武皇英主，彌相委寄。

本傳：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

密勿王事，多歷歲年。自攜老入關，亟移灰琯。

晉書樂志曰：取弘農宜陽金門竹爲琯。河內葭莩爲灰，以候氣。氣至者灰去。

烝烝色養，勤同扇席。

尚書曰：克

諧以孝烝烝，又弗格姦。潘岳閒居賦曰：尙能遶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晉書曰：王延事親盡色養，夏則扇席，冬則以身溫被。

及丁母憂，杖而後起，病不勝哀。青鸞降宿樹之祥。

白雉有依欄之感。

謝承後漢書曰：方儲字聖明，幼喪父，事母至孝。母終，自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鸞鳥止其

上續漢書曰：申屠蟠，陳留外黃人，九歲喪父，哀毀過禮，廬於塚側，致甘露白雉之祥。

爲世賢輔。

周書云：晉蕩公護字薩保，太祖之兄邵惠公頤之少子也。太祖西巡，至牽屯山，遇疾，馳驛召護，護至涇州，見太祖而太

祖疾已綿篤，謂護曰：吾形容若此，必是不濟。諸子幼小，寇賊未寧，天下之事，屬之於汝，宜免力以成吾志。護涕泣奉行。

至雲陽而太祖崩，護祕之。至長安乃發喪。時嗣子冲弱，疆寇在近，人情不安，護綱紀內外，撫循文武，于是衆心乃定。孝閔踐阼，拜大司馬，封晉國公。

人羈士，至孝天然，居喪過禮，殆將滅性。

禮記喪服制曰：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孝經曰：毀不滅性，聖人之教也。

寡人一見，遂不忍看。其至德如此。

被知亦如此。昔在揚都，有集十四卷。值太清罹亂，百不一存。及到江陵，又有三卷，即重遭軍火，一字無遺。今之所撰，止入魏已來，爰洎皇代。凡所著述，合十二卷，分成兩帙，附之後爾。

按此及北史皆云：文集二十卷。惟隋書經籍志稱二十一

卷。集中詩賦多雜梁時舊作，疑是平陳後所得，增多一卷，且今所貽留亦非滕王故本，大抵建業之文，猶有存者，而江陵軍火無遺一字矣。

余與子山夙期款密。

本傳：滕趙諸王周旋款至。知滕王與子山其交最爲款密也。

情均縞紵，契比金蘭。

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易繫辭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欲予製序，聊命翰札，幸無愧色。

非有絢章，方當貽範。摺紳懸諸日月焉。

後漢書曰：郭泰卒，同志者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司馬相如封禪書

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摺，亦白色。紳，大帶。揚雄答劉歆書曰：張伯松不誦雄之文，然亦有以奇之。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

庾子山集目錄

卷一賦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小園賦

竹杖賦

叩竹杖賦

枯樹賦

傷心賦

象戲賦

春賦

七夕賦

目錄

庚子山集

燈賦

對燭賦

鏡賦

鴛鴦賦

蕩子賦

卷二賦

哀江南賦

卷三詩

奉和汎江詩

奉和山池

陪駕幸終南山和宇文內史

和宇文內史春日遊山

遊山

和宇文京兆遊田

奉報寄洛州

奉報窮秋寄隱士

上益州上柱國趙王二首

謹贈司寇淮南公

正旦上司憲府

任洛州酬薛文學見贈別

將命至鄴酬祖正員

將命至鄴

入彭城館

同州還

目錄

庾子山集

從駕觀講武

奉報趙王出師在道賜詩

和趙王送峽中軍

奉和趙王途中五韻

同盧記室從軍

侍從徐國公殿下軍行

伏聞遊獵

見征客始還遇獵

奉和闡弘二教應詔

至老子廟應詔

奉和趙王遊仙

奉和同泰寺浮屠

奉和法筵應詔

和從駕登雲居寺塔

和何儀同講竟述懷

奉和趙王隱士

擬詠懷二十七首

和張侍中述懷

奉和示內人

奉和趙王美人春日

奉和趙王春日

夢入堂內

和詠舞

夜聽搗衣

庚子山集

預麟趾殿校書和劉儀同

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關

忝在司水看治渭橋

北園新齋成應趙王教

同會河陽公新造山池聊得寓目同一作司

登州中新閣

歲晚出橫門

北園射堂新成

卷四詩

園庭

歸田

寒園卽目

幽居值春

臥疾窮愁

山齋

望野

蒙賜酒

奉報趙王惠酒

有喜致醉

喜晴應詔 勅自疏韻

同顏大夫初晴

奉和趙王喜雨

和李司錄喜雨

郊行值雪

庾子山集

奉和趙王西京路春日

奉和夏日應令

和樂儀同苦熱

和裴儀同秋日

詠園花

西門豹廟

和王少保遙傷周處士

傷王司徒褒

仰和何僕射還宅懷故

送吳法師葬

和人日晚景宴昆明池

對宴齊使

聘齊秋晚館中飲酒

奉和潯池初成清晨臨汎

和靈法師遊昆明池二首

見遊春人

別周尙書弘正

別張洗馬樞

別庾七入蜀

將命使北始渡瓜步江

反命河朔始入武州

冬狩行四韻連句應詔

和王內史從駕狩

入道士館

庾子山集

奉和永豐殿下言志十首

率爾成詠

慨然成詠

奉和賜曹美人

和趙王看伎

奉答賜酒

奉答賜酒鵝

正旦蒙趙王賚酒

衛王贈桑落酒奉答

就蒲州使君乞酒

蒲州刺史中山公許乞酒一車未送

答王司空餉酒

舟中望月

望月

對雨

喜晴

詠春近餘雪應詔

奉和初秋

晚秋

和潁川公秋夜

詠畫屏風詩二十四首

贈周處士

尋周處士弘讓

鏡

目錄

庾子山集

梅花

詠樹

鬪雞

應令

杏花

集周公處連句

寄徐陵

寄王琳

奉和趙王

和劉儀同臻

和庾四

和侃法師三絕

送周尙書弘正二首

重別周尙書二首

贈別

徐報使來止得一見

行途賦得四更應詔

和江中賈客

奉和平鄴應詔

送衛王南征

仙山二首

山齋

野步

山中

目錄

庚子山集

閨怨

和趙王看妓

看舞

聽歌一絕

暮秋野興賦得傾壺酒

對酒

春日極飲

春望

新月 秋日

望渭水

摩鏡

和淮南公聽琴聞弦斷

弄琴二首

詠羽扇

題結線袋子

賦得鸞臺

賦得集池雁

詠雁

忽見榴櫛

賦得荷

移樹

奉梨

傷往二首

春日離合二首

庚子山集

和迴文

問疾封中錄

示封中錄二首

秋夜望單飛雁

代人傷往二首
俠客行

卷五 樂府

對酒歌

昭君辭應詔

王昭君

出自薊北門行

結客少年場行

道士步虛詞十首

烏夜啼

怨歌行

舞媚娘

烏夜啼

燕歌行

楊柳歌

卷六 郊廟歌辭

周祀圓丘歌

昭夏 皇夏

昭夏

昭夏

皇夏

雲門舞

雲門舞

登歌

皇夏

雍夏

皇夏

皇夏

周祀方澤歌

昭夏 登歌

皇夏

周祀五帝歌

皇夏 皇夏 青帝雲門舞 配帝舞 赤帝雲門舞 配帝舞 黃帝雲門舞 配帝舞

白帝雲門舞 配帝舞 黑帝雲門舞 配帝舞

周祀宗廟歌

皇夏 昭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皇夏

周大飴歌

昭夏 登歌

燕射歌辭

宮調曲五首 變宮調二首 商調曲四首 角調曲二首 徵調曲六首 羽調曲五首

卷七表

賀平鄴都表

賀新樂表

爲閭大將軍乞致仕表

代人乞致仕表

齊王進白兔表

齊王進蒼烏表

齊王進赤雀表

爲晉陽公進玉律秤尺斗升表

進象經賦表

賀傳位於皇太子表

爲杞公讓宗師驃騎表

功臣不死王事請門襲封表

卷八 啓書

謝滕王集序啓

答趙王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謝趙王賚息絲布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謝滕王賚巾啓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謝趙王賚犀帶啓

謝趙王賚米啓

謝趙王賚乾魚啓

謝滕王賚馬啓

謝滕王賁猪啓

謝趙王賁馬并繖啓

謝趙王賁雉啓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卷九連珠

擬連珠四十四首

卷十讚

黃帝見廣成子讚

堯登壇受圖讚

舜舞干戚讚

禹渡江讚

湯解祝網讚

目錄

文王見呂尙讚

武丁迎傳說讚

成王刻桐葉封虞讚

漢高祖置酒沛宮讚

漢武帝聚書讚

袁盎諫文帝讚

朱雲折檻讚

周公戒伯禽讚

五月披裘負薪讚

王祥扣冰魚躍讚

孫叔敖逢蛇讚

高鳳好書不知流麥讚

張良遇黃石公讚

師尙父授丹書讚

榮啓期三樂讚

夫子見程生讚

鉏麇見趙盾讚

蔡澤就唐生相讚

李陵蘇武別讚

樊噲見項王讚

秦穆王飲盜駿馬讚

延陵季子遇徐君讚

鶴讚

卷十一 教文序傳

目錄

答移市教

移齊河陽執事文

又移齊河陽執事文

移留虜使文

趙國公集序

周使持節大將軍廣化郡開國公丘乃敦崇傳

卷十二 銘

秦州天水郡麥積崖佛龕銘

終南山義谷銘

思舊銘

玉帳山銘

吹臺山銘

望美人山銘

至仁山銘

明月山銘

行雨山銘

刀銘三首

卷十三 碑

陝州弘農郡五張寺經藏碑

溫湯碑

周上柱國齊王憲神道碑

周太子太保步陸逞神道碑

周大將軍崔說神道碑

周大將軍司馬裔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長孫儉神道碑

卷十四 碑

周柱國大將軍紇于弘神道碑

周柱國大將軍大都督同州刺史余綿永神道碑

周車騎大將軍賀婁公神道碑

周上柱國宿國公河州都督普屯威神道碑

周柱國楚國公岐州刺史慕容公神道碑

周堯州刺史廣饒公宇文公神道碑

周隴右總管長史贈太子少保豆盧公神道碑

卷十五 誌銘

周大將軍襄城公鄭偉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侯莫陳道生墓誌銘

周車騎大將軍贈小司空宇文顯墓誌銘

周大將軍琅琊定公司馬裔墓誌銘

周大將軍懷德公吳明徹墓誌銘

周大將軍上開府廣饒公鄭常墓誌銘

周大將軍聞嘉公柳遐墓誌銘

周大將軍義興公蕭公墓誌銘

周大將軍趙公墓誌銘

卷十六 誌銘

周譙國公夫人步陸孤氏墓誌銘

周趙國公夫人紇豆陵氏墓誌銘

周安昌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周大將軍隴東郡公侯莫陳君夫人竇氏墓誌銘

周冠軍公夫人烏石蘭氏墓誌銘

周太傅鄭國公夫人鄭氏墓誌銘

後魏驃騎將軍荊州刺史賀拔夫人元氏墓誌銘

周大都督楊林伯長孫瑕夫人羅氏墓誌銘

周儀同松滋公拓拔競夫人尉遲氏墓誌銘

周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冠軍伯柴烈李夫人墓誌銘

彭城公夫人爾朱氏墓誌銘

附錄

伯母東平郡夫人李氏墓誌銘

附錄

庾子山集卷之一

錢唐倪璠魯玉註釋

賦

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

井序

華林園起自魏明帝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爲華林千寶晉紀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應貞有晉武帝華林園集詩按周書明帝時會羣公及突厥使者於芳林園魏在鄴都晉在洛陽後周承其名或名華林或名芳林其爲長安別館洛下舊宮是所未詳○又按本序暫離北闕聊宴西城賦云日下澤宮筵闌相圍悵徙蹕之留歡眷迴鑾之餘舞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苑可以朝出暮歸者也幸華林園當是武帝事注見序文

臣聞堯以仲春之月刻玉而遊河尙書中候曰帝堯卽政七十載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於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河論語考比讖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乃有五老遊

渚五老曰河圖將浮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瞻黃姚視五老飛爲流星上入昂舜以甲子之朝披圖而巡洛顧野王玉符瑞圖虞舜時黃龍洛水出詣舜鱗甲成字舜卽位與三公臨觀黃

龍五采夏后瑤臺之上或御二龍易歸藏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虛作爲瑤臺於水之陽瑤臺瑤臺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周王玄圃之前

賦

猶驂八駿。

穆天子傳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溫和無風飛鳥百獸之所聚先王所謂縣圃又曰天子之駿赤驎盜驎白義踰輪山子渠黃驪騮綠耳八駿之乘是也亦見列子郭璞紀年曰穆王十七年西征於崑崙見西王母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

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

是謂閼風或上倍之是謂玄圃

我大周之創業也。

宇文氏國號曰周

南正司天北正司地平九黎之亂定三危之罪。

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者使復興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唐尚書云火當爲北北陰位也尚書竄三

苗於三危雲紀御官鳥司從職。

左傳鄭子曰昔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少皞摯之立也鳳凰適至故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司徒也鵠

鳩司馬也鵠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鵠鳩氏司事也

皇王有乘歷之符玄珪有成功之瑞。

莊子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郭象注皇王殊迹隨世異名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豈直天地合德日月光華而已哉。

易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皇帝以上聖之姿膺下武之運。

皇帝謂周武帝也賦云歲在昭陽蓋歲陽爲辛

而不詳其歲陰按子山入魏而後兩歷辛年武帝保定元年爲辛巳天和六年爲辛卯幸華林園馬射於史不載以意推之當爲武帝也墨子曰上聖立於天子其次立於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也王元長曲水詩序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

通乾象

之靈啓神明之德夷典秩宗見之三禮變爲樂正聞之九成。

尚書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兪曰伯夷帝曰兪咨伯汝作秩宗變命汝樂教胥子又蕭韶九成

已備於禮容威風總於戎政。

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

加以卑躬菲食。

見論語

皂帳綈衣。

賈誼治安策曰且帝之身自衣阜綈師古曰綈

厚繒也。百姓爲心。四海爲念。西郊不雨。卽動皇情。東作未登。彌廻天眷。易云。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堯典。平秩東作。孔傳曰。歲起於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兵

革無會。非有待於丹鳥。尙書帝畷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爲鳥。其色赤。又王子年拾遺記。越王入吳國。有丹鳥夾王飛。故句踐之霸也。起望鳥臺。言丹鳥之瑞也。宮觀不移。故無勞於白

鷺。王子年拾遺記。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來去。有司奏聞。帝使羅之。得一白鷺。以爲神物。於是以金爲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

議相。銀盆金船。顧野王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瓶出。莊子音義。瓶。鳥送反。同。義。禮運。符焉。鄭注。器謂若銀甕丹甕也。瑞應圖曰。王者德盛。則金人下乘金船。遊王後池。山車澤馬。禮記。山出器車。禮斗威儀曰。其政大平。山車垂

鉤。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豈止竹葦兩草。共垂甘露。青赤三氣。同爲景星。晉中興書曰。甘露降。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之。史記天官書曰。天精

而見景星。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精漢書作猩。孟康曰。腥。精明也。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凡三星。共爲景星也。雕題鑿齒。識海水而來王。山海經。雕題國在鬱

水南。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羿與鑿齒戰於壽華之野。羿射殺之。羿持弓。鑿齒持盾。郭璞曰。鑿齒亦人也。齒如鑿。長五六尺。因以爲名。鳥弋黃支。驗東風而受吏。漢書西域傳。自

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服虔曰。三十六國。烏弋最在西。地理志曰。自天甘都盧國。船行可二月餘。有黃支國。民俗略與珠厓相類。其州廣大。戶口多。多異物。自武帝以來。有譯長。屬黃門。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顏延年曲水詩序云。廻

面受吏。向曰。謂於時玄鳥司曆。蒼龍御行。左傳曰。玄鳥氏。司分者也。正義曰。說文云。燕。玄鳥也。釋鳥云。燕。燕。郭璞曰。詩云。燕受郡縣之化。燕于飛。一名玄鳥。齊人呼。詩云。天命玄鳥。月令云。玄鳥至之日。是一名玄鳥也。或

單呼燕。或重名燕燕。異方語也。此鳥以春分來。秋分去。故以名官。使之主二分。天官書曰。東宮蒼龍。文耀鉤日。東宮蒼帝。其精爲龍。周禮馬八尺已上爲龍。月令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在仲春之月。又曰。仲春之月。桐始華。淮南子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詩義疏曰。潛水上浮萍。靡大者。謂之蘋。小者爲萍。季春始生。可慘蒸爲茹。又可苦酒淹就酒也。

皇帝幸於華林之園。玉衡正而泰階平。閭闔開而勾陳轉。

尙書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漢書曰。願陳泰階六符。孟康曰。泰階三階也。應劭引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子之三階。上階上星爲男主。下星爲女主。中階上星爲諸侯三公。下星爲卿大夫。下階上星爲士。下

星爲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不平。則稼穡不成。冬雷夏霜。天行暴令。好興甲兵。脩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爲之坼也。應劭曰。閭闔。天門也。三輔黃圖。宮之正門曰閭闔。天文志曰。鉤陳六星在紫宮中。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其神日耀迫寶主御神靈。執萬神圖。

星經。後句四星爲四輔。其句陳六星爲六宮。亦主六軍。千乘雷動。萬騎雲屯。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春旗。青旗也。月令載青旗。衣青衣。服蒼玉。淮南子云。建青旗。注。熊虎曰旗。言楊柳與春旗皆青色也。乃命羣臣陳大射之禮。周禮宗伯禮官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釋云。大射。謂將祭祀。擇士而射於西郊虞庠學中。

雖行祓禊之飲。卽同春蒐之儀。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祈介祉也。韓詩外傳。鄭國上巳於溱洧兩水上。祓除不祥。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

禊飲樂遊苑。作詩詔顏延年作序。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勅王融爲序文。三月三日。祓禊之飲。舊有之矣。今用馬射。合古春蒐也。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師旅。遂以蒐田。左氏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杜預云。蒐。索擇取不孕者。

止立行宮。裁舒帳殿。天子行所在名曰行宮。帳殿。天子行幸所在。以帳爲殿也。階無玉壁。旣異河間之碑。戶不金鋪。殊非許昌之賦。漢書河

來朝獻雅樂。武帝對之三雍宮。後漢書張純傳。河間古辟雍。記注云。武帝時。河間獻王德獻雅樂。對三雍宮。有其書記也。許昌地名。魚
蒙典略曰。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何晏賦云。青瑱銀鋪。是爲閨闈。注。銀鋪。以銀鋪首也。長門賦
云。排玉戶而撼金鋪。洛陽宮殿。簿曰。許昌景福。洞庭既張。承雲乃奏。莊子。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淮南。騶虞九節。狸首七
殿。七問。言此行宮帳殿。不必有金玉之麗也。子有虞氏其樂成池。承雲九韶。騶虞九節。狸首七

章。

騶虞。樂章名。在召南之卒章。周禮。射人職曰。王射。樂以騶
虞九節。諸侯射。樂以狸首七章。鄭司農曰。騶虞。聖獸也。

正繪五采之雲。壺寧百福之酒。

禮記曰。失諸正鵠。鄭注。畫布曰
正。棲皮曰鵠。疏云。正鵠。皆鳥名。

也。正音。征。繪。畫文也。考工記曰。繪畫之事。雜五色。詩。公尸來燕來
寧。爾酒既清。公尸燕飲。福祿來成。又曰。千祿百福。壺。盛酒器也。

唐弓九合。冬幹春膠。

周禮。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又曰。
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又弓人曰。冬析

幹則易。春液角則合。上云。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
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鄭注。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

夏箭三成。青莖赤羽。

子虛賦曰。右夏服之勁箭。索隱曰。按夏羿善射者。
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其矢亦

良。六韜曰。陷堅陣。攻強敵。以大黃參連弩。飛鳧電景矢。自
副注云。電景。青莖赤羽。以鋼爲首。韓詩外傳曰。赤羽如日。

於是選朱汗之馬。校黃金之埒。

漢書。武帝神馬出渥洼水中。爲太
一歌云。雲赤汗兮沫流赭。應劭曰。

大宛馬。汗血。謂濡也。世說。王武子好馬。買
地作埒。編錢匝地。竟埒。時人號曰黃金埒。

紅陽飛鵠。紫鷺晨風。

皆良馬名。張協七命曰。駕紅陽之飛燕。李善注。或云駿馬圖。有
舍陽。卽紅聲之誤。銑曰。紅陽。人也有良馬名飛燕。尸子曰。我得

而治民。則馬有紫鷺。蘭池。西京雜記。文帝有紫鷺。驪等名。劉劭趙都賦。良馬則飛兔
奚斯。常驪。紫鷺。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疾走若飛也。晨風。鷓屬。

唐成公之肅爽。海西侯之千里。

左氏傳
曰。唐成

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賈逵云。色如霜紈。馬融說。肅爽。雁也。其羽如練。高
首而脩頸。馬似之。天下希有。故子常欲之。爽音霜。或作驪驪。漢書。上以李夫人兄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封海西侯。又曰。貳師將軍。斬大

宛王獲汗血馬。應劭曰：大宛舊有
天馬種。蹋石汗血。號一日千里。

莫不飲羽銜竿。吟猿落雁。

韓詩外傳：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竿箭榦銜竿亦沒矢也。吟猿，養由基事。落雁，更羸事。皆言其善

射也。注詳見下文。

鐘鼓震地，塵埃漲天。酒以壘行，餽由鼎進。

壘，酒器。詩曰：我姑酌彼金壘。毛傳：金壘，酒器也。周禮：王旦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鄭注：殺牲盛饌曰舉。鼎十有二，牢鼎九，陪鼎三。

采則錦市俱移，錢則銅山合徙。

益州記：錦里在益州南，簷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爲市。漢書：文帝賜鄧通蜀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如此。又吳王濞傳云：吳有豫章郡銅山，濞招致天下之亡命者，益鑄錢。

有兩銅山，故云合徙也。西京雜記並載其事。

太史聽鼓而論功，司馬張旃而賞獲。

周禮：鼓人職云：掌教六鼓之音聲，以節音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教爲鼓而辨其聲用。又司馬云：中春教振旅，司馬以旗

致民，不列陳如戰之陳，辨鼓鐸鐃鈜之用。爾雅：因章曰旃。郭璞曰：以白練爲旃，因其文章不復畫之。周禮云：通帛爲旃。

上則雲布雨施，下則山藏海納。

上林賦云：綠林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山藏海納，

卽上林賦所謂江河爲陸，泰山爲櫓者也。師古曰：因江河以遮禽，登泰山而望獲，言田獵之廣遠耳。陸音祛。

實天下之至樂，景福之歡欣者也。

詩曰：君子萬年以介景福。

既若木將低，金

波欲上。

若木，日也。金波，月也。楚辭：折若木以拂日。漢書樂章云：月穆穆以金波。師古曰：言月光穆穆若金之流波也。

天顧惟穆，賓歌惟醉。

詩：天子穆穆。詩序：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箋云：旅酬下徧

羣臣，至於無算。師故云醉焉。

雖復暫離北闕，聊宴西城。

按此知華林園是長安城西別館也。

卽同酈水之朝，更是岐山之會。

左傳：椒舉曰：成有岐陽之會，康有酈宮之朝。杜

預曰：酈在始平鄠縣，東有酈臺。康王於是會諸侯。周成王歸自奄，大蒐於岐山之陽。岐山在扶風美陽縣西北。

小臣不舉，奉詔爲文，以管窺天，以蠡酌海，盛德形容，豈陳梗

槃。東方朔客難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注。管。竹管也。蠡。蚌蛤也。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薛綜注。梗槩。不纖密。言粗舉大綱也。

歲次昭陽月在大梁。

史記曆書云。昭陽作噩四年。案隱曰。昭陽。辛也。爾雅作重光。作噩。酉也。辛酉歲。今云昭陽。蓋辛年也。而歲支不詳。爾雅曰。大梁。昂也。西陸。昂也。昭四年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杜元凱以

西陸爲三月。日在大梁之次。漢書律歷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昂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知大梁爲三月也。

其日上巳其時少陽。

西京雜記。三月上巳。張樂於流水。上巳。卽三月三日也。漢書丙吉傳云。方春少陽用事。

史司職青祇效祥。

春史。謂太史也。青祇。謂青帝也。其神勾芒。晉張協詩云。春郊禮青祇。

徵萬騎於平樂。開千門於建章。

西京賦。大駕幸乎平樂之館。漢書曰。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

屬車醢酒。複道焚香。

楊雄酒箴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載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小雅伐木云。醢酒有英。毛傳云。以筐曰醢。正義曰。醢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

猶然。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無以縮酒。是也。漢書注云。上下有道。故曰複音復。三輔舊事曰。桂宮周迴四十里。內有複道橫度。西至神明臺。

皇帝翊四校於仙園。

一作翊四。園於帝閑。

廻六龍於天苑。

上林

賦云。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一作帝閑者。周禮校人云。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楚辭曰。維六龍於扶桑。曹子建與吳質書曰。抑六龍之首翰。曰。六龍曰車也。史記天官書。參西有勾曲九星。三處羅。一曰天旗。二曰天苑。三曰

九旂。正義曰。天苑十六星如環狀。在畢南。天子養禽獸之所。稀暗則多死亡。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師古曰。養鳥獸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對宣曲之平林。望甘泉之長坂。

上林賦曰。西馳宣曲。三輔

黃圖。宣曲宮在昆明池西。孝宣帝曉音律。常於此度曲。因以爲名。甘泉宮有長平坂。司馬相如賦曰。登陂陀之長坂兮。

華蓋平飛。風鳥細轉。路直城遙。林長騎遠。

崔豹古今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與蜚

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西京賦曰。華蓋承辰。天畢前驅。注云。華蓋星覆北斗王者法而作之。晉天文志。華蓋九星。所以蔽覆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郭延生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銅鳥。遇風乃動。一曰。長安靈臺上。有相風銅鳥。千里風至。此鳥乃動。

帷宮宿設。帳殿開筵。旁臨細柳。斜界宜年。

周禮。爲帷宮。設旌門。鄭注。謂王行晝止。有所展肆。若食息。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王融曲水詩序。緹帷

宿置。善曰。周禮注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帳殿。注見前。三輔黃圖。細柳觀在長安西北。三輔舊事。漢文帝大將軍周亞夫軍於細柳。今呼古櫟是也。上林賦云。掩細柳。郭璞曰。細柳觀名。在昆明池南。宜年。疑斬年。黃圖云。斬年宮。在雍。

開鶴一作列

之陣。靡魚鬚之旂。

左氏傳曰。鄭駟願爲其鵠。其御願爲其鵠。杜注。鵠。鵠皆陣名。一作鶴列。莊子。君必無盛鶴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子虛賦曰。靡魚鬚之旂。旂。郭璞曰。以魚鬚爲旂。旂通帛爲旂也。

行漏抱刻。前

旌載焉。

續漢書曰。孔璽爲漏。浮箭爲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鑄金銅人爲胥徒。居璽之左右。以左手抱箭。右手指刻。以別天時之早晚也。禮記曰。前有座埃。則載鳴鳶。鳶。鷂也。言畫於旌旗之上。以取象焉。

河湄

薤草。渭口澆泉。

爾雅曰。水草交曰渭。釋名曰。渭。眉也。臨水如眉。臨目也。周禮。有薤氏掌山澤。芟除草菅。鄭注。掌殺草。謂除道也。渭口澆泉者。言取渭水蕩滌也。

棚雲五色。

的。量重圓。棚。射埒也。的。量。謂射侯之

中如月。

陽管既調。春絃實撫。

律歷志。竹曰管。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絲曰絃。

總章協律。成均樹羽。

三輔黃圖。明堂之制。舜曰。總章。薛綜曰。舜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魏志曰。明帝立

總章。魏荀氏傳曰。易爲光祿大夫。公以魏杜襲所定律品。檢校大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呂向曰。總章。禮官也。漢書李延年爲協律都尉。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詩曰。崇牙樹羽。

翔鳳爲林。靈芝爲

圃。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至。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身不去。景福殿賦。翔岐陽之鳴鳳。水經注。天目山上有霜木。皆是數百年物。謂之翔鳳林。雖非其地。翔鳳之名。古有之矣。漢書武帝紀。甘泉宮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

草御長帶。桐

垂細乳鳥嘯歌來。花濃雪聚。

三齊記曰。鄭玄教授不期山。山下生草。大如蠶。葉長一尺餘。堅切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莊子桐乳致巢。司馬彪曰。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巢似箕。鳥喜巢其中也。鳥嘯歌來。花濃雪聚。

言遊此林間。啼鳥

玉律調鐘。金鐸節鼓。

玉律用玉琯吹之。有十二律。陽六。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亡射。陰六。林鐘。南呂。應鐘。成歌。落花如雪也。

鐸和鼓。以金鐸節鼓。鄭注。鐸。鐸于也。闌如雄頭。大上小下。樂作鳴之。與鼓相和。

於是咀銜拉鐵。逐日追風。

顏師古漢書注。銜。馬銜也。說文。馬勒口中銜行馬者。咀。含味也。拾遺記。周穆王八駿。四超影逐日而行。崔豹古今注。始皇

有馬名追風。王融曲水詩序云。逐景追風之驕。逐日逐景也。說文。景。日光也。即俗影字。

并武長楸之埽。俱下蘭池之宮。

曹植詩云。走馬長楸間。翰曰。古人種楸於道。故曰長楸。三輔黃圖。蘭池宮。始皇三十一年。爲微

行咸陽。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渭城縣有蘭池宮。又尸子云。馬有蘭池之名矣。

鳴鞭則汗赭。入埽則塵紅。

樂志。霜赤汗兮沫流赭。顏延年。赭白馬賦。磨門沫赭。汗漉走血。

既觀賢於大射。

乃頒政於司弓。

毛萇詩傳曰。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賓射。有燕射。正義曰。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宮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箠。及其頒之。有王弧夾庾。唐大六者矣。

變

三驅而畫鹿。登百尺而懸熊。

畫鹿。麋侯也。懸熊。熊侯也。周禮。天官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

繁弱振地。鐵驪踢空。

繁弱。弓名。左氏傳曰。封父之繁弱。王逸楚辭注曰。純黑爲驪。呂氏春秋曰。駕鐵驪。穆天子傳。八駿有盜驪。郭注。盜驪爲馬。細頸驪。黑色也。踢空。謂騰虛空而行也。

禮正六耦。詩歌九節。

周禮。射人職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

以騶虞九節五正。鄭注。九節。析羽九重。設於長杠也。言節者。容侯道之數也。樂記曰。明乎其節之志。不失其事。則德成而功立。九節者。九十弓大射禮曰。大侯九十。

七札俱穿。五犯同穴。

左氏傳曰。養由基躡甲而射之。穿七札焉。召南

卒章云一發五犯。
毛傳乘牝曰犯。

弓如明月對棚馬似浮雲向埒。

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一名浮雲。

雁失羣而

行斷猿求林而路絕。

戰國策更羸與魏主處京臺之下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可有鴻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

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發而驚心未忘聞弦音烈而高飛故創怯也淮南子曰楚有白猿王自射之則搏矢而顧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猿抱樹號矣。

控玉勒而搖星跨金鞍而動

月。玉勒金鞍以金玉爲之搖星挾矢也動月張弓也謂乘馬上而挾矢張弓也周禮考工記蓋弓二十有八以象星也又云弧旌枉矢以象弧也動月注見上文。

乃有六郡良家五陵豪選。

漢書曰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

羽林期門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又高祖都長安徙諸齊田楚屈昭景及諸功臣於長陵後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兼井之家於諸陵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西都賦北眺五陵謂長安陽茂平此五陵也。

新廻馬邑

之兵始罷龍城之戰。

漢書曰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遂絕和親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龍城單于祭天處。

將軍戎服來叅武讌。

尙帶流星猶乘奔電。

將軍之稱起於左傳魏舒梗陽之獄問沒女寬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杜預曰魏子中軍帥故謂之將軍正義曰晉使卿爲軍將謂之將中軍將上軍此以魏子將中軍故呼爲將軍及六國以來遂以將軍爲

官名蓋其元起於此左傳鄭子產獻捷於晉戎服將事杜元凱云戎服軍旅之衣異於朝服周禮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鄭注云韋弁以棘章爲弁又以爲衣裳也武讌者謂射行燕禮也毛萇詩傳云有燕射之禮也流星奔電神駿也陳琳答東阿王牋曰鸞鶴飛兔流星超山越海龍驤所不能追崔豹古今注秦始皇始聽鼓而唱籌卽移竿而標箭馬噴沾衣塵驚灑面石堰水而有七名馬追風白兔躡景奔電飛翺銅爵神鳧。

澆園花乘風而繞殿。熊耳刻杯。飛雲畫壘。

熊耳按禮器爵上有兩柱。取飲不盡之義。戒其過也。言其競舉象兩熊耳也。周禮鄭注。山壘刻而畫之。爲山雲之形。史記梁孝王有壘。直千金。鄭德曰。上蓋

刻爲雲雷象。應劭曰。詩云。我姑酌彼金壘。壘有雲雷之象。以金飾之。

水衡之錢山積。織室之錦霞開。

漢書宣帝紀。本始二年。以水衡爲平陵。徙民起第宅。注云。水衡與少府皆天子私藏也。三輔黃圖。織室在未央宮。又

有東西織室。織作文繡。郊廟之服有令史。

司筵賞至。酒正杯來。

周禮。春官。宗伯云。司几筵。下士二人。鄭注。筵。亦席也。鋪陳曰筵。藉之曰席。又云。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釋曰。大射。席在虞庠。又天官冢宰。有酒正之官。鄭注。

酒正。酒官之長。又曰。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馬融廣成頌曰。酒正按隊。

至樂則賢乎秋水。歡笑則勝上春臺。

莊子有至樂篇。秋水篇。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

秋興賦云。登春臺之熙熙。是也。

既而日下澤宮。筵闌相圃。

毛詩疏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宮。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宮。然後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是先王將祭。必射以擇士也。澤宮是習射射

宮乃行大射云。毛萇詩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牆。

悵徙蹕之留歡。眷廻鑾之餘舞。

崔豹古今注。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一曰。蹕。路也。謂行

者皆警於塗路也。鑾。鈴也。楚辭。鳴玉鑾之啾啾。迴鑾。謂駕旋也。舞一作武。

欲使石梁銜箭。銅山飲羽。

關子曰。宋景公使弓人爲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弓人對曰。臣不復見矣。臣之精盡於此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公登

虎圈之臺。援弓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於彭城之東。其餘力猶飲羽於石梁。水經注。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昔宋景公以弓工之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於石梁。卽斯梁也。

橫弧於楚水之蛟。飛鏃於

吳亭之虎。

孔叢子曰。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於雲夢。又漢書。武帝南巡狩。至於盛唐。望祀虞舜於九疑。登瀛天柱山。自尋陽江親射蛟中之。亦楚地也。吳亭。卽慶亭。吳志。建安二十三年。孫權將如吳。親乘馬射虎於慶亭。馬爲虎所傷。

權投以雙戟。虎卻廢。常從張世擊。以戈獲之。慶音據陵反。四子講德論曰。走箭飛鏃。釋器云。金鏃。翦羽之鏃。方言云。關西曰箭。江淮謂之鏃。則鏃者。鐵鏃之矢名也。

况復恭已無爲。出論語。南風在斯。樂記云。昔者舜作五

絃之琴。以歌南風。

非有心於蜚翼。豈留情於戟枝。惟觀揖讓之禮。蓋取威雄之儀。

尸子曰。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基援弓射之。拂左翼。爾

雅曰。虹蜺。負勞。郭云。卽蜻蛉也。江東呼狐黎。字林云。一名桑根。陶注本草云。一名蜻蛉。是也。後漢書呂布傳曰。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以攻備。備求救於布。布率步騎千餘往趨之。乃令軍侯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鬪。布卽一發。五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言志不在於技藝之末。惟取揖讓威雄之禮儀耳。

小園賦

小園賦者。傷其屈體魏周。願爲隱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異。潘岳之閒居。亦非仲長之樂志。以鄉關之思。發爲哀怨之辭者也。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

巢父。山父也。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居巢。冬則穴處。饑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爲天子。放髮優游。可以安已。不懼。非以貪

天下也。莊子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

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

神仙傳曰。壺公常懸一壺空屋上。日入之後。公跳入壺中。人莫能見。惟費長房樓上見之。知非凡人也。賦之發端。言一枝一巢。猶可棲迴遊息。已本長安

羈旅之人。結廬容身而已。不必有高堂邃宇也。

况乎管寧藜牀。雖穿而可坐。

高士傳曰。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常坐一木榻。積五十年。未嘗箕踞。榻上當膝皆穿。

稽康鍛甓。既煖而堪

眠。文士傳曰：嵇康性絕巧，能鍛鐵，家有盛柳樹，激水以圍之。夏天甚清涼，恆居其下。傲戲，乃身自鍛。家雖貧，有人說鍛者，康不受直，惟親舊以雞酒往與啖，清談而已。豈必連闔洞房，南陽樊重之第？後漢書曰：

樊宏，南陽湖人，父重，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池灌漑，西都賦：門闔洞開，說文：闔，門也。薛綜：西京賦注：宮門小者曰闔。枚乘七發云：洞房清宮，連闔謂門闔相連屬也。洞，通也，謂相當也。綠墀青瑱，西漢王根之宅。漢書元后

傳：曲陽侯王根，驕奢僭上，赤墀青瑱。孟康曰：以青畫戶邊鏤中，天子制也。師古曰：青瑱，刻爲連環文而青塗之也。說文：墀，涂地也。禮：天子赤墀。余有數畝敝廬，寂寞人外，聊以擬伏臘，聊以避

風霜，雖復晏嬰近市，不求朝夕之利。左傳昭三年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溢蠶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

之利也。潘岳面城，且適閒居之樂。晉書：潘岳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退而閒居於洛之埃，賦又曰：陪京泝伊，而郊後市，楊俊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曰洛水，是其居面城也。况乃黃鶴戒

露，非有意於輪軒。左傳閔二年曰：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周處風土記曰：鳴鶴戒露。爰居避風，本無情於鐘鼓。左傳文二年曰：臧文仲祀爰居，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命

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冬暖，爾雅：爰居，一名維縣。郭注云：漢元帝時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樊光云：似鳳凰。江淹詩：咸池饗爰居，鐘鼓或愁辛。言懿公好鶴，故鶴有乘軒，而黃鶴非有意於輪軒也。臧文不知

故祀爰居，而爰居本無情於鐘鼓也，以喻。陸機則兄弟同居。世說曰：蔡司徒徒在洛，見陸機兄弟住叅佐廨中，三間瓦屋，土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士龍爲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作鐘言多慷慨，

韓康則舅甥不別。晉書曰：韓伯，字康伯，潁川長社人，又殷浩傳：浩甥韓伯，浩素賞愛之，隨至徙所，經歲還都，浩送至渚側。蝸角詠曹顏遠詩云：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而泣下。子山本吳人，流寓長安，引此二人，皆羈旅之時也。

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爾雅郭注云：蝸牛音瓜，蝸角喻小也。崔豹古今注：蝸牛，陵螺也，形如蜺蜎，殼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

下，野人結圓舍，如蝸牛之殼，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舍也。山海經：青要之山，是多僕纍。郭云：僕纍，蝸牛也。晏子春秋：東海有蟲，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爲驚。臣嬰不知其名，而東海漁者名曰焦冥。○以上似賦序，至爾乃句，始是賦。然以古韻按之，若夫以下，疑用韻語，蓋賦之發端，非序文也。今附讀於後。所音徒，班固西都賦云：緣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古無四聲，徒與地第皆通韻矣。眠，疑作眠。漢書敘傳云：伯惶恐起眠事。注：眠，古視字。視亦今韻之上聲者也。至西漢王根之宅句，換韻，下皆從之。寂寞人外，外，魚厥切。黃庭經云：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漱五牙不饑渴。與臘同韻。風霜疑作風雪，利力，藥切。如屈之音烈矣。樂，讀如櫟。楚辭：棄彭咸之娛樂兮，滅巧倕之繩墨，至非有意於輪軒句，換韻。軒，許斤切。陸雲夏府君誄曰：丘園靡滯，鸞鳳馮軒，豈方伊類，提髮躬勤，風防惜切。楚辭曰：上歲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松柏之苦心，又曰：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低余車兮芳林，鐘鼓疑倒文，鼓鐘，小雅有鼓鐘之詩。鐘鼓，鼓鐘，隨文上下。鐘字如中之切爲清，仍周易訟卦中與成同韻矣。陸機至又足相容，同前韻。容音淫。楚辭曰：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若云：陸機則同居兄弟，韓康則不別舅甥，甥字亦同韻。然古賦用韻，或至數語一見，今依文讀之，又足相容，乃成音也。凡者也等字，皆助語之辭，不在韻列。如易象去也字，詩去兮及之乎矣等字，讀之成韻。楚辭招魂去些字，大招去只字，皆七言詩也。或云：五言始蘇李，七言始魏帝，豈知去此助語，自三百篇俱備其體矣。子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喜晴應詔勅自疏韻詩。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坯。左氏傳曰：鄭伯有蓄酒爲窟室，而夜飲，酒鑿鐘焉。杜預曰：窟室，地室。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見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坯而遁之，揚雄解嘲曰：或鑿坯以遁，言已縱酒昏酣，脫落政事，亦如隱士鑿坯而遁也。桐間露落，柳下風來。世云：王恭嘗行至京口射堂，於是清露晨琴，號珠柱，書名玉杯。琴有柱，以珠爲之。江淹恨賦云：橫玉柱而露軾。呂延濟曰：瑟有柱，以玉爲之。知琴瑟皆有柱，飾以珠玉矣。漢書曰：董仲舒說春秋事

漢書曰甘泉有封藥棠梨。揚雄甘泉賦云度三巒兮偈棠梨。翰曰度三巒山。息棠梨館也。水經注曰酸棗縣城西有韓王望氣臺。孫

子荆故臺賦序曰。酸棗寺門外夾道左右有兩故臺。訪之國老云。韓王聽訟觀臺。高一十五仞。雖樓榭泯滅。然廣基似於山嶽。召公大賢猶舍甘棠區區小國而臺觀隆崇。驕盈於世。以鑒來今。故作賦云。蔑丘園之邈迤。亞五嶽之嵯峨。言壯觀也。謂園中但有梨棗而無臺館之麗矣。猶得欹側八九丈。縱橫數十步。東西爲橫。小爾雅曰。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曰。六尺爲步。欹側不正貌。小爾雅曰。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孟康曰。南北爲縱。榆柳兩三

撥蒙

月令曰寒蟬鳴爾雅郭璞注云寒蟬也。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蜩蜩陳

鄭謂之蜎蜎。秦晉謂之蟬。海岱謂之蜺。其小者謂之麥蜚。有文者謂之螭。爾雅云：弊者翳。郭注云：樹蔭翳覆地者。言蟬有樹翳弊。故不驚也。按爾雅釋雉有五曰：翬。鷩鷩鷩鷩。左傳五雉是也。又有鷩雉、鴻雉、鷩雉、海雉、翟雉、翰雉、鶉雉，皆雉類也。說文曰：羅以絲罟鳥也。高誘曰：羅，鳥網也。言雉無網罟可不懼也。

草樹混淆，枝格相交。

言園中草樹隨其所長，不加修葺也。格音閣。樹高長枝爲格。

山爲簣覆，地有堂坳。

言園之極小，任其自然，而成山水也。論語曰：譬如爲

言園之極小任其自然而
成山水也。論語曰：譬如爲

顏師古急就篇注
云狸一名𧈧江淮

謝萬春賦云。草靡靡以成茵。連珠細菌者。言其草實可食。歷歷如貫珠也。又按茵席。

也。或言細草連貫如珠。若鋪茵席也。世說曰。陸士衡詣劉道真。劉無他言。惟問東吳有長柄蠶簾得種來不。論語何宴注云。匏瓜也。

可以療饑。可以棲遲。

高士傳四皓歌曰。曄曄華芝。可以療饑。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言已在

小園。並鳥獸以棲遲。食草實以療饑。無求於安飽也。

敝區兮狹室。穿漏兮茅茨。簷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

言園小而處所亦極狹漏也。妨帽礙眉。言其低也。庾闡著狹室

賦。墨子曰。堯舜茅茨不剪。

坐帳無鶴。支牀有龜。

神仙傳曰。介象字元則。會稽人也。吳王徵至武昌。甚尊敬之。稱為介君。詔令立宅。供帳皆是綺繡。遺黃金千鎰。從象學隱形之術。後告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象。象食之。須臾便死。帝埋

葬之。以日中死。晡時已至建鄴。所賜梨付苑吏種之。吏後以表聞。先主卽發棺視之。惟一符耳。帝思之。與立廟。時時躬往祭之。常有白鶴來集座上。遲迴復去。坐帳無鶴者。言已無仙術。可歸建鄴也。時梁都建鄴。思歸故國矣。抱樸子曰。史記龜策傳云。江淮間居人爲兒時。以龜支牀。至後死。家人移牀。而龜猶生。此亦不滅五六十歲也。不飲不食。如此之久。而不死。其與凡物不同。亦遠矣。亦復何疑於千歲哉。仙家象龜之息。豈不有以乎。支牀有龜者。喻已久住長安。若龜支牀矣。

鳥多閑暇。花隨四時。

心則歷陵枯木。髮則睢陽亂絲。

歷陵地名。漢屬豫章郡。宋書五行志曰。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水經注曰。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內有樟樹。高七丈五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垂蔭

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嘗中枯。逮晉永嘉中。一旦更茂。豐蔚如初。咸以爲中興之祥也。按歷陵卽禹貢敷淺原。雖所屬遞遷。是卽豫章枯木矣。又地理志曰。梁國睢陽。故宋國。按墨翟。宋人也。呂氏春秋曰。墨子見染素絲者而嘆。故云。睢陽亂絲。言園中雖有花鳥可樂。而已心灰如槁木。髮白如亂絲也。亂絲。言蓬頭白髮。其色若素絲也。又按史記梁孝王築東苑。廣睢陽城七十里。西京雜記曰。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賦云。于嗟細柳。流亂輕絲。是亦睢陽亂絲。然不如素絲之義。兼類白髮也。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左傳云。趙盾。夏日之日也。杜預曰。夏日可畏。宋玉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言心中惟有怖畏悲涼而已。不復知有樂也。一寸二寸之魚。三

竿兩竿之竹。字林曰竿竹挺也。

雲氣蔭於叢蓍。金精養於秋菊。

史記龜策傳曰。聞蓍生滿百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必有雲氣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

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玉函方云。

聚酸梨酢。桃榘李萸。

爾雅曰。榘酸棗。郭璞曰。樹小實酢。馬第伯封禪記曰。酢梨酸棗。爾雅曰。甘菊。九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

酬弟詩曰。山榘發紅萸。莫山李也。卽詩所云唐棣。草木疏曰。粵李一名雀梅。一名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華。或白或赤。六月中熟。大如李子。可食。

落葉半牀。狂花滿屋。

以上言園中草木繁茂也。

名爲野人之

家。是謂愚公之谷。

後漢書曰。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覩者。漢陰父老。獨耕不輟。尙書郎張溫異之。下道百步。自與言。父老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劉向說苑曰。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是

爲何谷。對曰。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以爲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牸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生馬。遂持駒去。傍鄰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言其如隱士之居也。試偃息

於茂林。乃久羨於抽簪。

言已位望通顯。實非其好。有隱遁之志也。以下皆言隱居之事。潘岳秋興賦曰。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竹林之下。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茂林。蘭亭記云。茂林修竹。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

俗文曰。幘道曰簪。

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沉。

陶潛歸去來辭曰。門雖設而長闔。莊子曰。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郭注云。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沉。曰陸沉。

三春負耜相識。

五月披裘見尋。

皇甫謐高士傳曰。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底春披裘。拾遺穗於故畦。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子貢請行。逆之隴端。又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

金。投鎌。公瞋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處之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既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

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卜林。

抱樸子自序曰。抱樸子姓葛。名

洪字稷川。丹楊句容人也。終日默然。邦人咸稱爲抱樸之士。是以洪著書。因自號焉。其內篇言神仙方藥。鬼悖變化。養生延年。禳邪卻病之事。屬道家。其外篇言人間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晉書葛洪傳曰。洪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有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草無忘憂之意。花

無長樂之心。

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忘憂草。述異記曰。吳中書生呼爲療愁花。嵇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名醫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蔥。傅咸紫華賦序曰。紫華一名

長樂花。言已在長安。既無求於當世。又卽境傷懷。視園中花草。皆含憂也。

烏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

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廟。鳥眩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

而淵魚出聽。喻已宜如飛鳥棲深林。當若遊魚潛重淵。今乃失其故性。非所樂也。

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

言其憂勞成疾也。以下皆言其寢疾之事。

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

長愁養病。

後漢書曰。竇憲爲車騎將軍。辟崔駰爲掾。憲擅權驕恣。駰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駰爲主簿。前後奏記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容。稍疎之。因察駰高第。出爲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卒於家。魏略曰。吳質字季重。

與徐幹等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曰。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

鎮宅神以

蓮石。厭山精而照鏡。

淮南畢萬術曰。埋石四隅。家無鬼。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曰。石敢當。顏師古注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今俗居當衝道。猶埋石。書石敢當。其遺意也。蓮卽埋字。抱樸子登涉篇曰。萬物之老者。其精能假託人形。

以眩惑人目。而常試人。惟不能於鏡中。易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注見第三卷詩。搜神後記曰。王玄微曾令郭璞筮。已一年吉凶。璞曰。當有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甕。盛水置牀。張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

時撒去水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撒去水乃見所失銅鏡在於罌中罌口數寸鏡大尺餘王公復令璞鑑鏡之意璞云撒罌違期故至此妖邪魅所爲無他故也使燒車轄而鏡立出山精亦邪魅也注見枯樹賦 屢動莊舄

之吟幾行魏顆之命

史記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病楚王曰舄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往聽之猶尙越聲也王仲宣登樓賦曰莊舄顯而越吟左氏傳曰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顆曰必嫁是妾疾甚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從其治命言已去梁

卽魏常思故國疾病至於昏亂也

薄晚閑閨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椎髻梁鴻之妻

謂已老幼皆入長安也後漢書曰太原王霸少立高節光

武時連微不仕妻亦美志行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恒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慙色父子深恩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慙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又曰梁鴻字伯鸞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乃更爲椎髻者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按哀江南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滕王道序云信攔老入關蕭瑟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老母也又謝趙王賚絲布啓云某息荀姬昨蒙恩賜是子山有幼子也又報趙王惠酒詩云穉子還羞出驚妻倒閉門子山雖爲羈旅老幼妻子並在於周矣 焦麥兩甕寒菜一畦 馬汧督諫曰饌陳焦之麥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爲大畦 風騷騷而樹急天慘慘

而雲低

後漢書張衡思玄賦曰寒風淒而未至兮拂穹岫之騷騷注云騷音脩王粲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

聚空倉而雀噪驚懶婦而蟬嘶

漢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鵲常苦饑崔豹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齊南呼爲懶婦宋均曰促織蟋蟀也立秋女功急故趣之詩疏絡緯鳴懶婦驚促織也驚懶婦者非蟬而云蟬嘶言促織之鳴類蟬嘶也且以此名蟲若懶婦魚矣

昔草濫於吹噓藉文言

之慶餘。

言已仕梁時也。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爲王吹竽，粟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卽位，一一聽之，處士乃逃。或云：韓昭侯嚴使一一聽之，乃知濫也。吹噓謂吹竽也。易乾卦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多慶。謂已仕梁，承先世之德也。

門有通德家承。

一作藏。

賜書。

後漢書曰：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履屣造門，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鄭公鄉。云：昔東海子公僅有一節，猶或誠鄉人侈其門閭，矧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門衢，令容

高車，號曰通德門。漢書敘傳曰：班彪，字叔皮，與仲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門有通德者，謂祖易爲齊微士，若漢鄭公鄉矣。家承賜書者，按梁書文學傳云：庾於陵，字子介，博學有才思，有文集十卷，弟肩吾八歲能賦詩，特爲於陵所友愛，又爲東宮學士，文集行於世，於陵爲肩吾仲兄，若班嗣矣。子山承之大庾小庾，又若叔皮孟堅也。

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虛。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三輔黃圖曰：漢宮殿有

鳳凰殿，西京賦曰：鳳凰鸞也。

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

漢書曰：文帝思賈誼微之至，入則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音僖。揚雄作長楊

賦。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整屋縣東南三十里。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漢書張宴注云：直宿所止曰廬。本傳云：父肩吾爲梁太子掌管記，及信並爲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是其事也。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

言梁武帝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史記周本紀云：伯陽甫曰：山崩川竭，亡國之徵也。後漢書光武贊曰：炎政中

微，大盜移國。注云：大盜謂王莽篡位也。西漢遭王莽之篡，光武遷都洛陽，建鄴，遭侯景之亂，元帝遷都江陵，故云是矣。

摧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

高誘曰：三危，西極山名。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卬犍

九折坂，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杜篤首陽山賦曰：九坂委輿而多艱，言其多危難也。

荆軻有寒水之悲，蘇武有秋風之別。

言聘於西魏也。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錢之易水，高漸擊筑歌曰：風蕭蕭

兮易水寒。漢書曰：蘇武，字長卿，以天漢元年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爲典屬國。喻已出聘魏國，身留長安也。

關山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

言在西魏時有鄉關之思也。古樂府有關山月、秦川記曰：

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淳，因名萬石泉。北人升此而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

水經注：引車頻。秦書曰：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

大二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以石爲池，養之十六年而死，取其骨以問吉凶，名爲客龜。大卜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爲謝玄破於淮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卽淪矣。子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不減幾崩年也。於是飛去。龜言此地之寒者，言已時在西魏如客龜也。鶴訝今年之雪者，言元帝死，若幾崩矣。按江陵陷在冬十一月至十二月，魏人戕帝，故以寒雪爲言。

百靈兮倏忽，光華兮已晚。

言已壯年逢此喪亂，光陰瞬息，遂成暮齒，傷其途老於此也。

不雪雁門之跡，先念鴻陸之遠。

山海經曰：雁門之水出於雁門之山，雁出其間。

漢書：段會宗爲都護，谷永閔其老，予書戒曰：願吾子因循舊貫，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跡。應劭曰：跡，隻也。會宗從沛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跡隻不偶也。跡音居宜反。易漸卦九三爻辭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爲平，三動之坤，故鴻漸于陸。初已之正，三動成震，震爲征爲夫，而體復象坎陽死，坤中坎象不見，故夫征不復也。不雪雁門之跡者，言已跡隻不偶也。先念鴻陸之遠者，言已遠征不復反也。

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

國語：趙簡子嘆曰：雀入於海爲蛤，雉入於淮爲蜃。郭璞遊仙詩云：淮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抱樸子曰：鄭君惟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內神鼎中，金丹有一轉至九轉之法，言國破家亡，以致屈節，非如淮海之內，能變蜃蛤。金丹之藥，可轉洪爐，蓋傷之也。

不

暴骨於龍門，終低頭於馬坂。

三秦記曰：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腮而返。又交州記曰：有隄防龍門，大魚登者化爲龍，不得過，暴腮點額血流。

此水恆如丹池。戰國策曰。昔騏驎駕驪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敢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二語喻已不能死節。致罹此辱也。

諒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渾渾。

易曰。天造草昧。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

又曰。渾渾沉沉。孰知其前。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竹杖賦

竹杖賦者。庾子山哀憤之所爲作也。桓宣武平荊州。喻江陵之陷也。楚丘先生。信自謂也。壘城陷後。信奔江陵。仕於元帝。江陵楚地。故號楚丘先生。名父之子。言父肩吾有盛名也。雖有聞於十室。幸無求於千里者。信聘西魏。身留長安。故無遠求也。寡人有銅鑿。靈壽以下。喻魏周逼已以仕也。中國明於禮義。闇於知人者。言已無情於祿仕也。世變市朝以下。言身經亂離。憂幹扶疎以下。言悲憂易老。予此衰矣。雖然。有以謂國破家亡之故。伯玉何嗟。丘明惟恥。言不能死節。身存名辱也。九棘隴眉。至或非乖理。明已非周室親故。不當蒙此恩禮也。宋復悲歌。庾信之文。可謂篇篇有哀矣。

桓宣武平荊州

假設桓宣武。以起賦端也。宣武。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元子。譙國龍亢人。漢五更桓榮後也。父勣。有識鑒。溫少。有豪邁風氣。爲溫嶠所知。累遷琅邪內史。進鎮西大將軍。鎮西夏。時逆貽未誅。餘燼假息。溫親勒部卒。建旗致討。清蕩伊洛。展敬園陵。義謚宣武侯。世說云。桓征西治江陵城甚麗。注引盛弘之荊州記曰。荊州城臨江漢。臨江王所治。時梁元帝都江陵。卽荊州城也。魏相安定公。令于謹來伐。遂陷江陵。故假桓宣武平荊州爲喻也。溫別傳又曰。溫以永和元年。自徐州遷荊州刺史。在州寬和。百姓安之。晉書桓玄書曰。朕皇考宣武王。聖德高邁。又案晉康帝建元十二年三月。姚襄入於許昌。太尉桓溫討平之。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而歸。是其事也。外白有稱楚丘先生。來詣門下。

劉向新序曰。昔者楚丘先生行。桓帝一作曰。按晉書。桓溫廢主立威。有不臣之跡。至其子桓玄。始篡位稱帝。以喻周文帝宇文泰。至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其子閔帝始受魏禪。時泰相魏。爲安定公。江陵之伐。皆由於泰。子山本梁朝舊臣。故深

怪之。不引真人。但取桓宣武爲比。直稱桓帝。下曰。名父之子。流離江漢。孤之責矣。名父。謂肩吾也。侯景之亂。子山奔江陵。是爲流離江漢也。漢書蕭育傳曰。大將軍王

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爲功曹。左傳哀六年。楚昭王曰。江漢滌漳。楚之望也。杜預曰。四水在楚界。及命引進。乃曰。噫。子老矣。鶴髮雞皮。蓬頭歷齒。鶴髮。白髮也。雞皮。言其縞也。莊子曰。蓬頭

突髻。登徒子好色賦曰。蓬頭擊耳。顰眉歷齒。說文曰。歷。猶疎也。迺是江漢英靈。衡荆杞梓。尙書曰。衡及荆陽。惟荆州。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左氏傳曰。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有聞於十

室。幸無求於千里。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劉越石詩曰。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寡人有銅鑲靈壽銀角桃枝。常璩華陽國志曰。巴地竹木之瑣者。有桃枝靈壽。左思三都賦曰。靈壽桃

枝。劉逵注云。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桃枝。竹屬也。出墊江縣。二者可以爲杖。爾雅曰。桃枝四寸有節。郭璞注曰。今桃枝節間相去多四寸。竹譜曰。簣簣射箇。篠簣桃枝。魏謩云。武帝賜楊彪銀角桃枝一枚。以章舊德。開木瓜而未落。養

蓮花而不萎。干寶搜神記曰。吳時有徐光者。嘗行術於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勿與。便從索。躡杖地種之。俄而瓜生。蔓延。生花成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嚮者反視所出。賣皆亡耗矣。凡言水旱甚驗。過大將軍孫綝門。褰衣而趨。左右唾踐。或問其故。

答曰。流血臭腥。不可耐。綝聞。惡而殺之。斬其首。無血。及綝廢幼帝。更立景帝。將拜陵。上車有大風。邊綝車。車爲之傾。見光在松樹上。拊掌指揮。嗤笑之。綝問侍從。皆無見者。俄而景帝誅綝。按吳志。綝廢亮立休。懼。因求出屯武昌。休許焉。武昌。荊州地。及下。王敦皆在武昌。

故子山引之。沈約宋書五行志曰。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不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爲變也。干寶曰。鈴閣尊嚴者。之儀。鈴下主威嚴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

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亦見千寶搜神記。及晉書五行志。詩曰無木不萎。萎稿也。江陵之伐。由岳陽安定諸君信所不悅。引此二語妖異之詞也。迎仙客於錦市。送游龍於葛陂。言於蜀郡而得

此杖也。益州記曰。錦里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以錦爲市。後漢書費長房傳曰。壺公與一竹杖。曰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長房乘杖須臾來歸。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長房曰。往日所葬。乃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章懷太子注云。陂在今新蔡北。

先生將以養老。將以扶危。學士年長者謂之先生。先生笑而言曰。中國明於禮義。闇於

知人心之憂矣。中國謂國中也。言君國中雖明禮義。而不知人所以爲憂也。如葛覃之詩。施於中谷。毛傳以爲谷中。今反文。蓋微辭也。心之憂矣。出詩。惟我生民。雖復疎條勁柘。促節貞

筠。杖端刻鳥角首圖麟。豈能相予此疾。將予此身。說文曰。柘。桑也。筠。竹皮也。後漢書曰。仲秋案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長尺。端以鳩爲飾。鳩食不噎之鳥。故取之。一說漢高祖與項

羽戰敗。帝遁於澤中。時鳩鳴其上。追者以爲必無人。遂得脫。及卽位。作鳩杖以扶老。劉向別錄有麒麟角杖賦。言人之生老病死。皆有常數。雖勁柘貞筠之材。刻鳥圖麟之麗。終不能延年卻病。是杖無所用也。以喻高爵厚祿。無所加於我矣。若乃世

變市朝。年移陵谷。猿吟鷹厲。風霜慘黷。楚漢爭衡。袁曹競逐。獸食無草。禽巢無木。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古出夏門行曰。市朝人易。

千年墓平。漢書項羽大破漢軍。多殺士卒。雖水爲不流。魏志官度之戰。袁紹軍大潰。餘衆僞降。曹操盡坑之。前後所殺八萬人。喻魏師至。人如鳥獸無所依也。於時無懼而慄。不寒而戰。於時以下。喻江陵之陷。西魏將男女

數萬口。盡俘以歸也。淮南子。堯戒曰。戰戰慄慄。漢書魏勃退立股戰而栗。師古曰。戰懼之甚也。胡馬哀吟。羌笳悽轉。親友離絕。妻孥流轉。玉關寄書。章臺留釧。李陵

齊曰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胡馬哀吟。羌笳悽轉者。言遠適異國。有別離之慘也。親友離絕。妻孥流轉者。喻魏人分男女數萬口。皆爲奴婢。獻俘長安也。漢書地理志曰。龍勒有玉門關。後漢書班超疏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晉記云。王達妻衛氏。太安中爲鮮卑所掠。路由章武境。留一書并釵釧。訪其家。又陸機羽扇賦云。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言章華臺也。史記。秦王坐章臺。漢書云。張敞走馬章臺街。秦地亦有章臺之名。然無留釵。知其謂章武臺也。說文。釵。尺絹切。臂環也。寒關悽愴。羈旅悲涼。疎毛抵於嬾繖。脆骨被於風霜。喻江陵之敗。子山已留長安。若失羣鳥也。左氏傳曰。羈旅之臣。班固兩都賦曰。撫羣鴻。御

淮南子曰。雁銜蘆而飛。以避嬾繖。髮種種而愈落。眉影影而競長。言梁亡之後。已狼狽流離。遂至衰老也。左傳。盧蒲癸曰。予髮如此種種。予奚能爲。服虔通俗文曰。髮垂而影。潘岳賦曰。斑駁影以承弁兮。說文曰。影

長髮疾落也。影所銜切。又必周切。是以憂幹扶疎。悲條鬱結。假竹之枝幹以明心。七發曰。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疎以分離。說文。扶疎。四布也。宿昔傲醜。俄然耄

一作耄。淮南子曰。視毛嫵西子。猶類醜也。高誘曰。類。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類。醜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類醜。言極醜也。廣雅曰。類。醜也。類音欺。傲醜。當作類醜。說文。傲。醉舞貌。禮記曰。八十曰耄。爾雅曰。耄。老也。郭璞曰。八十爲耄。劉熙釋名

曰。七十曰耄。頭髮白耄。然也。八十曰耄。耄。鐵也。皮膚變黑。變田鳳於承宮。改陽文於醜篋。三輔決錄曰。漢靈帝殿柱。題堂色如鐵也。一作者者。周禮八十曰耄。言其悲憂忽成醜老也。堂乎張。京兆田郎。顏氏家訓引

此云。用論語題。京兆人田鳳也。後漢書曰。承宮。字少子。瑯邪姑幕人也。永平中。拜博士。遷左中郎將。數納忠言。朝臣憚其節。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得見宮。顯宗勅自整飾。宮對曰。臣瞿眙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遠。宜選有威容者。帝以大鴻臚魏應代之。

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悅者。西施陽文也。高誘曰。陽文。古之好女。許慎曰。楚之好人也。左氏傳曰。醜篋。惡杜預曰。惡醜貌也。言亂離改節。悲憂易老。如美貌化爲醜人也。阮嗣宗詠懷詩云。朝爲媚少年。夕暮成醜老。卽此意也。潘岳秋興。

嵇生倦游。桓譚不樂。吳質長愁。並皆年華未暮。容貌先秋。

潘岳秋興賦序曰。於時秋也。故秋興命篇。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感秋而興此賦也。趙至與嵇蕃書曰。去矣嵇生。

永離隔矣。漢書曰。長卿故倦游。文穎曰。倦。疲也。言疲厭游學也。後漢書曰。桓譚上疏。言讖記之非。帝省奏。不說其狀。有詔會議雲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解。出爲六安郡丞。意忽忽不樂。道病卒。魏志曰。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爲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質答魏太子賸云。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

非蜮。乃心憂矣。

左傳醫和曰。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詩曰。爲鬼爲蜮。箋云。蜮。短狐。干寶搜神記曰。有物處於江中。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言己之衰老。乃爲故國。非有所惑。若其淫溺惑亂。有如鬼蜮。乃可憂也。

未見從心。先求順耳。

見論語。

伯玉何嗟。丘明惟恥。

莊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論語曰。左丘明恥之。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按子山述懷詩云。惟有丘明。

恥。無復榮期樂。丘明之恥。豈匿怨而臣其人耶。

拉虎捭熊。子猶穉童。觀形察貌。子實悲翁。

曹子建七啓曰。批熊碎掌。拉虎摧斑。說文曰。拉。捭也。聲虛合切。捭。擊也。聲補買切。穉。幼禾也。聲直利切。言

已狀貌雖老。捭虎擊熊。尙如童穉之年。喻已猶可有爲。憤辭也。子貌雖少。一老翁矣。

別有九棘龐眉。三槐暮齒。

周官曰。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鄭司農曰。槐之言懷也。言懷來人於

此。欲與謀也。樹棘以爲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而有刺也。龐。蒼雜色也。漢武故事曰。武帝登郎署。見顏驕龐眉皓髮。

孔光謝病。袁逢致仕。

漢書曰。孔光爲太師。稱病辭位。太后詔賜太師靈壽杖。黃門令爲太師省中坐。置几。

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然後歸老於第。官屬按職如故。後漢書曰。袁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後爲司空。率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

吳凜不朝。楊彪喪子。

史記曰。吳王凜。高帝兄劉仲之

子也。高帝立爲吳王，稍失藩臣之禮，稱疾不朝。天子賜吳王几杖，老不朝。後漢書曰：楊彪子脩，字德祖，爲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憂之甚？對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之改容。魏書：黃初二年，公卿朝朔旦，并引故漢太尉楊彪，待以客禮，賜延年杖及馮几，謁請之日，便使杖入。

明公此贈，或非乖理。

言如孔光以下，此四君者，竹杖之贈，或非乖禮。喻魏與周不當以爵祿與已也。按上文稱桓宣武爲帝，宣武自命孤寡，而楚丘先生僅以明公稱之，猶諸侯之禮矣。

先

生乃歌曰：秋藜促節，白藜同心，終堪荷篠，自足驅禽。一傳大夏，空成鄧林。

左氏傳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說文曰：藜，草也。聲郎實切。戴凱之竹

譜曰：杞，髮苦竹，促節薄齒。說文曰：藜，董草也。一曰：拜音藜，聲徒弔切。又竹譜曰：篠，出魯郡，堪爲笙也。又曰：細篠，大篠。書曰：篠簜既敷。鄭注：篠，箭也。論語曰：遇丈人以杖荷篠。包曰：篠，竹器。漢書曰：張騫使大夏，見蜀布、邛竹杖，又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取竹於大夏之西山。海經曰：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於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遂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言藜藿在野，是其真性，且可用以荷篠驅禽，若竹之製以爲杖而死者過半，卽莊子義蠶露寢之義，喻已無美於榮華，而魏周強欲已仕，哀其失故也。

邛竹杖賦

寓意與竹杖賦同。漢書曰：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來，身毒國可數十里，得蜀賈人市。三輔黃圖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竹，而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乃作昆明池象之，以習水戰，卽此竹矣。劉逵蜀都賦注曰：邛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以爲杖。戴凱之竹譜曰：竹之堪杖，莫尙於邛，邛其恭切。

沉冥子遊於巴山之岑，取竹於北陰。

沉冥，若子虛之屬，假立以爲端也。漢書曰：蜀嚴沉冥，久幽而不改其操。孟康曰：蜀郡嚴君平，沉深玄默，無欲幽深難測也。揚子曰：蜀莊沉冥，李軌注曰：沉冥，猶玄寂，泯然

無迹之貌。卽竹出蜀。巴蜀接境。故云遊於巴山之岑。爾雅曰。山小而高。岑。郭云。言岑。蓋也。呂氏春秋曰。昔黃帝令嫫媿高節。寂歷

無心。霜風色古。露染斑深。每與龍鍾之族。幽翳沉沉。

嫫媿見楚辭。江淹詩曰。寂歷百草晦。善云。寂歷。彫疎貌。揚雄蜀都賦。其竹則鍾龍。簞簞。刀叶反。簞音謹。廣韻曰。龍鍾。竹名。世

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搖拽。不能自禁也。

文不自殊。質而見賞。蘊諸鳴鳳之律。製以成龍之杖。

漢書律歷志曰。黃帝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爲十二律。王子年拾遺記曰。

岑華山。在西海上。有象竹。截爲管。吹之爲翠鳳之鳴。述異記作蔓竹。神仙傳曰。費長房以杖投葛陂中。顧視則龍也。又鄧德明南康記曰。南野縣有溪。監匠陳鄰。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家。其妻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鄰乘龍。龍至家。輒化青竹杖。鄰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光采滿堂。俄而飛失杖。乃御雙鶴還。又列仙傳曰。呼子先者。漢中閬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至。呼子先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神仙傳曰。蘇仙公嘗持一竹杖。時人謂曰。蘇生竹杖。固是龍也。歷譜傳記。竹杖之成龍者多矣。拔條勁直。璘斌色滋。和輪人之不重。待羽客以相貽。

甘泉賦曰。馬犀之璘璘。注音斌。埤蒼曰。璘璘。文貌也。晉灼曰。璘音幽。向曰。璘璘。寶物文采也。說文曰。滋。益也。聲子之切。輪。車輪。

說文曰。車有輻曰輪。輪人。作車輪之人。言扶杖則安步當車矣。非有車輪之重也。羽客。羽人也。山海經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言待此不死之民以相與也。

青春欲暮。白雲來遲。謀於長者。操以從之。

執末而獻。無因自持。

楚辭大招曰。青春受謝。白日昭只。穆天子傳云。西王母爲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際自出。道里悠遠。山川

亦復來遲。於是謀於長者。用操此杖矣。執末而獻。無因自持者。禮記曰。獻杖者。執末。疏云。末。拄頭地也。拄地不淨。不可嚮人。故執以自嚮。持淨頭以授與人。

諸蔗雖甘。不可以倚。

稽含草木狀曰。諸蔗。一曰甘蔗。按諸蔗。對下彼藜。知

靡之種類不一。故云諸蔗。若諸葛矣。崔瑗杖銘曰。諸蔗雖甘。猶不可杖。曹植
嬌志賦曰。都蔗雖甘。杖之必折。言諸蔗類竹。味雖甘而脆。不可倚以爲杖也。
彼藜雖實。不可以美。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

而非美。未若處不材之間。當有用之始。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繁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聖也。莊子曰。此木以
物也。不材得終其天年。舍於故人家。故人喜。命豎子殺雁而烹之。殺不能鳴者。明日弟

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呂氏春
秋曰。聖人之於物也。無不材。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之義。高誘注曰。材。用也。又莊子云。惠子謂莊子曰。言無用。莊子曰。
言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且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側足而
墊之。致黃泉。人尙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爲用也。明矣。魯分以爵。漢錫以年。昔尙爾齒。今優我賢。

禮記曰。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疏曰。熊氏云。既不聽致事。則祭義云。七十杖於朝。是也。聽致事。則王制云。七十杖
於國。八十杖於朝。是也。是杖亦分以爵。當云周分以爵。豈以周禮在魯。而云魯分也。與。漢書文帝賜吳王濞几杖。不朝
元后。賜孔光靈壽杖。是也。昔尙爾齒。今優我賢者。設爲爾我之辭。書橫几。玉塵筵。則函之以後。拂之以前。謂授几杖也。周
言昔日尙爾爲貴。今受此分爵。錫年之異數。當優我杖者。爲賢也。禮有司几筵之

官。鄭注云。筵。亦席也。禮記曰。席間函杖。又云。進几杖。爾其摘芳林沼。行樂軒除。間尊卑之垂悅。隨上下之遊紆。說文
者拂之言。書在几。玉在筵。而此杖與之不離前後也。曰平

土有叢木曰林。沼。池也。軒。曲輦藩車。除。殿陛也。禮記曰。夫寄根江南。森森幽潭。傳節大夏。悠悠廣野。說文曰。森。大水也。
尊卑垂悅。鄭注云。悅。佩巾也。磨折則佩垂。授受之儀一。字同渺。楚辭曰。便

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戴凱之竹譜曰。蓋竹生江南深谷中。蜀都賦曰。叩竹傳節於大夏之邑。劉
遂注云。叩竹杖。以節爲奇。故曰傳節也。喻已昔本吳人。今爲羈旅。猶竹杖之根寄江南。節傳大夏也。豈比夫接君堂上之履。

爲君座右之銘而得與綺紳瑤珮出芳房於蕙庭

史記曰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劍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使大慙後漢

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兄璋爲人所殺瑗遂手刃其讐亡命蒙赦而出作銘自戒常置座右曰座右銘說文曰綺文繒也聲祛彼切論語孔注云紳大帶詩曰報之以瓊瑤毛傳曰瑤美玉說文曰瑤美石也珮佩玉也卽毛傳所謂雜佩者珩璜琕瑀衝牙之類蕙芳草也蕙庭若蘭房矣子山本賦杖而引用好客報讐之事喻已不能如黃歇豪俠之舉珠履滿堂又不能如崔瑗報讐之後作銘自戒而悠悠無所用之僅如竹杖扶老而已意旨深長假此發端以摠懷舊之蓄念非徒賦叩杖也

枯樹賦

枯樹賦者庾子山鄉關之思所爲作也朝野僉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字何如信曰惟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稍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枯樹賦有碑貞觀四年褚遂良所書也

殷仲文

一本有者字

風流儒雅海內知名世

一作代唐本

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嘆曰此樹

婆娑生意盡矣

續晉陽秋曰殷仲文字仲文陳郡人祖融太常父康吳興太守仲文聞桓玄平京邑棄郡投焉玄甚悅之引爲咨議參軍及篡位以佐命親貴桓玄敗先投義軍累遷侍中尙書以罪伏誅世說曰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爲大司馬

香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衆在廳視槐良久嘆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

至如白鹿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常阿衡朝政忽出爲東陽太守意甚不平及之郡至富陽慨然嘆曰當復出一孫伯符

貞松青牛文梓

十三州志曰。燉煌有白鹿塞。地多古松。白鹿棲息其下。因而得名。燉煌郡蒼松縣。漢武帝置。南山有松。千寶搜神記曰。昔武王伐雍州大神樹。將倒。樹中流血。變作一犛牛。走入豐水中。故樹精百年化為青牛。郭氏玄中記曰。萬

歲樹精為青牛。又曰。秦文公造長安宮。而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剋。輒大風雨。夜有鬼問梓樹。樹曰。豈奈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披頭以繩繞樹。豈不敗汝。樹默然不應。明日人言於秦王。王依此言伐之。有青牛逐之入澧州。錄異傳曰。秦文公伐雍州南山文梓木。有青牛出走。豐水矣。根抵盤魄。山崖表裏。漢書鄒陽曰。蟠木根柢。蘇林曰。柢音蒂。張晏曰。柢根下本也。爾雅曰。厓內

曰。浹為厓。郭云。謂水邊也。厓與厓字同。

桂何事而銷亡。桐何為而半死。

漢書曰。武帝作賦悼李夫人。其辭曰。秋氣潛以淒涼兮。桂枝落而銷亡。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其樹半死半生。昔之

三河徙植。一作九畹移根。

南史宋武帝紀曰。漢光武社於南陽。漢末而其樹死。劉備有蜀。乃應之而興。及晉季年。舊根始萌。至是而盛矣。漢書曰。高祖委發關中兵。收三河士。章昭曰。河東河南河內也。史記曰。唐人都河東。殷人

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按光武都洛在河南。劉備都蜀。劉裕都建康。國號曰宋。皆社樹之應。是其三河徙植之事矣。後漢書西羌傳曰。爰剗亡入三河間。注云。今比言三河。即黃河。賜支河。湟河也。亦稱三河。與此為異也。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王逸曰。十二畝為畹。或曰。田之長為畹也。開花建始之殿。落實睢陽之園。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後漢書郡國志。梁國

曲九域志曰。睢陽郡有梁孝王東苑。方三百里。苑園中有可室。山雁池。修竹園。

聲含嶰谷。曲抱雲門。

漢書律歷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

之鳴。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也。一說昆侖之北谷名也。晉灼曰。谷名是也。周禮曰。大司樂雲門之舞。鄭注云。雲門。黃帝樂。言木中含抱律呂之音也。解音蟹。字或作嶰。將雛集鳳。比翼巢鴛。楚辭曰。哀

雞王逸注曰生哺曰鷃生啄曰雞悲哀飛鳥生雞其身煩冤而不得出在於枯楊之樹居危殆也禮瑞命記曰黃帝時鳳蔽日而來止帝園食常竹實棲常梧桐終不去宋書樂志曰鳳將雛歌者舊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爲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晉書樂志曰吳聲十曲有鳳將雛又步出夏門古辭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張正見置酒高殿上詩琴挑鳳將雛當是用相如鼓琴挑鳳兮鳳兮歸故鄉遊遊四海求其凰之義列異傳曰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昔梓生有鶯鶯雌雄各一恆棲樹上音聲感人又玉璽新詠載廬江焦仲卿妻詩序云漢末建安中廬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劉氏爲仲卿母所逼自誓不嫁投水而死仲卿聞之自縊於庭樹兩家合葬華山傍詩曰東西植松柏左右植梧桐枝枝相覆蓋葉葉相交通中有雙飛鳥自名爲鶯鶯臨風亭一作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猿晉書陸機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荊州記曰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

志云有明廼有拳曲擁腫盤坳反覆莊子曰吾有樹人謂之樛其大木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拳曲而不中規矩說文曰坳地不平也从土幼聲於交切熊彪一作顧盼魚龍月峽是也

起伏節豎山連文橫水壁

說文曰彪虎文論語云山節藻梲包咸曰節桶也刻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藻水草也說文曰壁迫也聲子六切匠石驚視公輸眩目莊子曰匠石之

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石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說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禮記鄭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於多技巧也趙岐孟子注曰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

雕鐫始就剗剗仍加平鱗鏟甲落

角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眞花紛披草樹散亂煙霞

甘泉賦曰般鍾其剗剗應劭曰剗曲刀也剗曲鑿也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張揖廣雅曰陳寶孟勞馬氏曰楊剗剗剗刀也剗車奇

反剗歸衛反剗又居綺反蒼頡篇曰鏟削平也言巧匠得此樹木窮致其功雕刻魚龍麒麟牙獸之狀錦花草樹煙霞之文極其眩爛也

若夫松子古度平仲君遷

左太冲吳都賦曰木則楓枿豫章松梓古度平仲君遷劉

逸注云松梓二木名。今云松子蓋轉寫之誤。或云松樹結實可食者也。遠又云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廣州有之晉顧微廣州記曰熙安縣有孤古度樹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於祠灸其乳則生男以金帛報之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王粲柳賦曰莖森梢以奮揚春秋傳曰山木不槎張衡東京賦曰山無槎枿薛綜注君遷之樹子如瓠形。云斜斫曰槎斬而復生曰枿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枿呂良曰枿

斬去木梢也森疏簪切音參梢所交切槎仕雅切又側下切枿五割切

秦則大夫受職漢則將軍坐焉

史記秦本紀曰始皇東封泰山風雨驟至避於松下因封爲五大夫袁宏後漢紀曰馮異爲人謙退不伐每軍

行止舍諸將爭功異常屏處大樹下軍中號爲大樹將軍上常分諸營吏士問曰屬誰營耶皆曰願屬大樹將軍

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或低垂於霜露或撼頓於風煙

言已上諸樹爲蟲鳥風霜所壞也師古曰苔水氣所生蘇林曰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潦之日著樹而生形有周圍象說文曰菌地覃也渠頌切

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

東海言東至於海也白木

俗說密縣東三里天仙宮有白松相傳軒轅黃帝葬三女處於今猶存按漢書地理志膠東國下密有三石山祠豈其是耶西河言西至於河也河源出於崑崙在西則河之所經汎稱西河也干寶搜神記曰南頓張助於田中種木見李核欲持去顧見空桑中有土因植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犬吠聲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潄間一歲後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之亦見風俗通蔡邕獨斷曰社者欲令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爾雅云高及其野世說阮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矣

阜曰陵北陸北方之地也楊葉爲關未詳按爾雅楊蒲柳說文曰柳小楊也漢書地理志曰代郡高柳西部都尉治遼西郡柳城西部都尉治疑以木得名若榆中之關樹榆爲塞矣榆中漢屬金城郡南陵宣城縣名鮑照詩云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李善注稱宣城

郡南陵縣矣。隋書地志云：宣城郡南陵。梁置南陵郡。又云：宣城郡。平陳改爲宣州。楊炯李懷州墓誌銘序：宣州刺史云吳王舊邑。楚國先封。江迴鵲尾之城。山枕梅根之治。又孟浩然泊宣城界詩云：火熾梅根治。煙迷楊葉洲。是梅根作治。當在宣城矣。言東南西北四方有廟社關治。以木得名者也。小山則叢桂留人。扶風則長松繫馬。

下發鞍。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漢書曰：周亞夫屯細柳。以備邊。在長安城西。左氏傳曰：晉侯使詹嘉以守桃林之塞。若乃山河阻絕。飄零離別。

拔本垂淚。傷根瀝血。若乃以下。喻已失國喪家。流離異域。猶木之拔本傷根也。左氏傳曰：拔本塞源。淮南子曰：秦擄趙王。遷徙之漢中房陵。思故鄉。爲山木之謫。聞者莫不墮淚。魏志曰：曹公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

移梨。根傷而血出。曹公惡之。遂寢疾。是月薨。又風俗通曰：桂陽太守江夏張遂叔高。去隣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白叔高。怒曰：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瀝。有白頭公。長可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逆格殺之。凡殺四頭。非人非獸。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美安居。均伐樹血出。而禍福互異矣。火入空心。膏流斷節。淮南畢萬術曰：老槐生火。膏流斷節。

者膏謂樹脂也。老樹汁出。若流膏矣。說文曰：膏肥也。節竹約也。橫洞口而欹臥。頓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一作文衰。合體俱碎。

理正中。載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睖睖。一作睖睖。淮南子曰：險阻之氣多癭。南方草木狀曰：五嶺之間。多楓木。心直裂。作睖睖。山精妖孽。焉久則生癭瘤。養生論曰：頸處險而癭。李善注曰：人居山險。

樹木瘤臨其上。飲此水則患癭。藏穿爲蟲所穿。抱穴爲鳥所穴也。燕城賦曰：木魅山鬼。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杜預曰：魅。怪物。山海經曰：山精如人面而有毛。說文曰：睖。暫視貌。聲失冉切。陽。目疾視也。聲施隻切。抱樸子曰：山之精。形如小兒。而獨足向後。喜來犯人。

其名曰蛟。知而呼之。即當自却。一名超空。亦可兼呼之。又或如鼓。赤色一足。其名曰渾。又或如人。長九尺。衣裘戴笠。名曰金縢。又或如龍。五色赤角。名曰飛龍。見之皆可呼其名。不敢爲害。山中大樹。精名曰雲陽。呼之則吉。山中夜見火光。枯木所作。勿怪也。又大蛇。名升卿。山中寅日。自稱虞君者。虎也。稱當路君者。狼也。稱令長者。老狸也。卯日。稱丈人者。兔也。稱東王父者。鰲也。稱西王母者。鹿也。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巳日。稱寡人者。社中蛇也。稱時君者。龜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稱仙人者。老樹也。未日。稱主人者。羊也。稱吏者。蟥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稱九卿者。猿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稱捕賊者。雉也。戌日。稱人姓氏者。犬也。稱成陽君者。狐也。亥日。稱婦人者。金玉也。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君者。鼠也。稱神人者。伏翼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但知其物名。則不能爲害也。玄中記曰。山精如人。頭長三四尺。食山蟹。夜出晝藏。左氏傳曰。地反物爲妖。說文作娛。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孽。說文作孽。云。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孽。

况復風雲

一作雷

不感羈旅無歸

言梁中興道銷已不

能復歸也。後漢二十八將論曰。感會風雲。奮其智勇。左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

未能採葛還成食薇

詩王風有采葛之篇。詩序曰。采葛懼讒也。鄭箋云。采葛。喻臣以小

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歌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索隱曰。薇。蕨也。爾雅云。蕨。繁也。陸機毛詩草木疏云。蕨。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也。本傳云。聘於西魏。遂留長安。是以小事使出也。哀江南賦云。讓東海之濱。遂餐周粟。又詩何但食周薇。皆引夷齊之事以自喻。此言奉命出使。不能爲君効力。風節魏周也。

沉淪窮巷蕪沒荆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

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喻已思念故國。遂至衰老。猶樹木之衰。秋搖落

枯朽淮南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

淮南子云。桑葉落而長年悲也。淮南子者。漢高帝之孫。劉安所作也。西京雜記曰。淮南王安著鴻烈二十一篇。號爲淮南子。一曰。劉安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

乃歌曰。建章三月火。黃河萬

一作千

里槎

漢書曰。武帝太初元年。柏梁災。起建章宮。文穎曰。越巫名勇。謂帝曰。越國有火災。即復大起宮室。以厭勝之。故帝作建章宮。按建章宮。起在柏梁。既災之後。是柏梁災。非

建章災也。此云建章三月火者，當是赤眉焚西京宮室事。後漢書建武二年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董卓傳：卓遷天子西都，初長安遭赤眉之亂，宮室燔寺焚滅無餘。是時惟有高廟、京兆府舍，遂便時幸焉。後移未央宮，史傳既云焚滅無餘，知建章宮亦被焚矣。按漢書建章宮度爲千門萬戶，以其宮室之崇麗者，故稱引之云。三月火者，按史記項羽至咸陽，燒秦宮室，三月火不滅。此言三月特稱其火之大也。博物志曰：有居海島者，每年見浮槎往來，不失期，遂賈糧乘槎而去。至犯牛女星，蜀郡嚴君平知之，後知黃河與天通。若非金谷滿園樹，卽是河陽一縣花。

晉書曰：石崇有金谷園，石季倫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又晉書云：潘岳爲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言今日之煨燼漂流，皆昔日之繁花密樹也。

大司馬聞而嘆曰：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桓大司馬桓溫也。桓溫別傳曰：溫字子元，譙國龍亢

人也。興寧九年，以溫克復舊京，肅靜華夏，進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大司馬。世說曰：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爲琅邪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欒枝執條，泣然流淚。晉書曰：桓溫自江陵北行，經少時所種柳處，皆十圍，蹴然嘆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按桓溫爲桓玄之父，仲文爲東陽太守，在桓玄既敗之後，子山所賦，皆發已意。假殷仲文以起賦端，末引淮南王桓司馬，以致一篇之意，不必其同時也。

傷心賦 并序

傷心賦者，雖傷弱子，亦悼亡國也。楚辭曰：日極千里，傷心悲魂，今歸來哀江南，子山二賦取諸此焉。

予五福無徵，三靈有譴。

尙書洪範云：九曰：鑿用五福。孔傳曰：言天所以鑿勸人用五福，徵驗也。又洪範云：曰休徵。孔傳云：敘美行之驗也。班固典引曰：答三靈之繁祉。注云：三靈，天地人也。說文曰：譴，謫問也。聲去戰切。

至

於繼體多從夭折。

左傳成二年說鄭靈公早死云天子變又昭十九年子產云札瘥天昏是天爲少死也尙書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未六十折未三十疏云鄭玄以爲凶短折皆是夭枉之名未昏曰折漢書五行志云草木曰

折一曰凶天是也兄喪弟曰夭父喪子曰折並與孔不同天於表反折時設反又之舌反

二男一女並得勝衣金陵喪亂相守亡沒

金陵喪亂蓋指太清二年侯景之亂也

羈旅關

河倏然白首

謂留魏不歸也

苗而不秀頻有所悲

世說曰王戎子萬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

一女成人一長

一作外

孫孩穉奄然玄壤何痛如

之既傷卽事追悼前亡

既傷卽事者傷其去梁卽魏不能復歸也追悼前亡者傷今一女一孫并悼前金陵亡沒之男女也

惟覺傷心遂以傷心爲賦若夫入室生

光非復企及夾河爲郡前途逾遠

孝子傳曰後漢汝南應樞生四子見神光照社樞見光以問卜人卜人曰此大符也子孫其興乎乃探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漢書杜周傳曰始杜周爲

廷史有一馬及久任事列三公而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貲累巨萬矣

婕妤有自傷之賦揚雄有哀祭之文

漢書曰孝成班婕妤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居增成舍再就館有男數日

失之其後趙飛燕姊驕妒婕妤退處深宮作賦自傷悼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好詞賦常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乃作書往往撫離騷

而反之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贊曰王莽篡位雄以耆老次轉爲大夫雄恬於勢利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作太玄法言又按雄子揚烏九齡而通玄文早卒法言所謂吾家童

烏育而不茁者也注見下文

王正長有北郭之悲謝安石有東山之恨

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烏人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有詩云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胡寧久分析

靡靡忽至今。王事離我心。殊隔過商參。又云。人情懷舊鄉。客鳥思故林。又晉書曰。謝安字安石。始有東山之志。後嚴命屢臻。勢不獲已。始就桓公司馬。安雖受朝寄。然東山之志。始末不渝。每形於言色。有二子瑤瑛。瑤襲爵。官至瑯邪王友。早卒。子該嗣。終東陽太守。無子。斯旣然矣。

言班揚王謝諸人。或以失寵自傷。或以不遇哀祭。或在北郭而懷歸。或處東山而被命。又並有夭折之事。若此者。旣爲傷心矣。

至若曹子建。王仲宣。

魏志曰。陳思王植字子建。善屬文。封平原侯。徙封臨菑侯。

貶爵安鄉侯。改封鄆城侯。立爲王。徙封雍丘。浚儀。改還雍丘。徙封東阿。封爲陳王。植每欲求別見。獨歎論及時政。幸冀試用。不能得。旣還。悵然絕望。又以前過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曹子建集中有金瓠哀辭。其序云。金瓠予之首女。雖未能言。固已授色知心矣。生十九旬而夭折。乃作此辭。有行女哀辭。其序云。行女生於季秋。而終於首夏。三年之中。二子頻喪。又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徙居長安。以西京擾亂。之荊州依劉表。表卒。太祖辟爲丞相掾。賜爵關內侯。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粲二子。爲魏諷所引誅。後絕。注云。文章志曰。太祖時征漢中。聞粲子死。歎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按植與粲有贈答七哀詩。謂痛而哀。義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目聞見而哀。口歎而哀。鼻酸而哀也。又按王粲著傷天賦曰。惟皇天之賦命。實浩蕩而不均。或者終以長世。或昏天而夙泯。物雖存而人亡。心惆悵而長慕。哀皇天之不惠。抱此哀而何。傅長虞。應德璉。王隱晉書曰。懇求鼻神之形影。差幽冥而弗迕。淹佞徊以想像。心彌結而紆縈。晝忽忽其若昏。夜炯炯而至明。

傅長虞。應德璉。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

北地泥陽人也。拜太子洗馬。後爲司隸校尉。薨。咸贈何邵王濟詩序云。歷試無効。且有家艱。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爲丞相掾。屬轉爲平原侯庶子。後爲五官將。文學。瑒集有別詩二首云。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浩浩長流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劉韜之母。任延之親。

晉劉韜母孫氏悼艱賦曰。伊稟命之不辰。遭天難之靡忱。夙無父之何怙。哀壅悴以抽心云云。

見藝文類聚。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南陽宛人也。爲九江太守。產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按下文書翰傷切數語。任延當作任咸。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遂爲其母辭。又寡婦賦云。孤女藐焉。

始孩。書翰傷切。文辭哀痛。千悲萬恨。何可勝言。言曹子建諸君並有悲怨之詞也。龍門之桐。其枝已折。卷施之草。其心實傷。

救乘七發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爾雅曰。卷施草。拔心不死。郭注云。宿莽也。離騷云。夕塞中洲之宿莽。王逸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之曰宿莽。嗚呼哀哉。

賦曰。悲哉秋風。搖落變衰。宋玉九辨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哀所追切。魂兮遠矣。何去何依。宋玉招魂曰。魂兮來歸。去君之恆幹。望思無望。歸

來不歸。三輔黃圖曰。武帝寤戾太子無辜被殺。作思子宮。爲歸來望思之臺於湖。漢書亦云。顏師古注曰。言已望而思之。庶太子之魂歸來也。其臺在今湖城縣之西。閭鄉之東。基址猶存。招魂云。魂兮歸來。又云。歸來歸來。未達東門

之意。空懼西河之譏。列子曰。魏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人怪問之曰。吾無子時不憂。今子死。乃與無子時同。吾何憂也。禮記曰。子夏哭其子而喪明。曾子弔之曰。朋友喪明。則哭之。曾子哭。子夏亦哭曰。天乎。予之無罪也。曾子怒曰。

商汝何無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汝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在昔金陵。天下喪亂。王室

板蕩。生民塗炭。兄弟則五郡分張。父子則三州離散。梁書武帝紀曰。太清二年冬十月己酉。侯景自橫江濟采石。辛亥。景師至京。哀江南賦所謂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

解者也。郡國志曰。丹陽郡秣陵。其地本金陵。秦始皇改。建安十六年。孫權改曰建業。十七年。城石頭。建業。梁之所都。故云金陵。詩大雅曰。上帝版版。下人卒瘏。毛云。版。反也。瘏。病也。言厲王爲政。反先王之道。下人盡病也。又蕩之什曰。蕩蕩上帝。下人之辟。鄭箋云。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塗炭。見尙書。應休璉與從弟書曰。濟慈人於塗炭。呂向曰。塗。泥也。炭。猶火也。言人如墜泥火。欲濟之。令出甚難也。五郡兄弟三州父子。俱詳見哀江南賦注。地鼎沸於袁曹。人豺狼於楚漢。袁曹。袁紹曹操。

也。楚漢項藉漢高帝也。注見竹枝賦。喻侯景作亂。天下分爭。生民荼毒。有如袁曹官度。楚漢鴻溝矣。王子年拾遺記曰。禹鑄九鼎。當夏桀之時。鼎水忽沸。後漢書朱穆上書曰。養魚於沸鼎之中。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孫楚爲石仲容與孫皓書曰。豺狼抗爪牙之毒。呂延濟曰。豺狼惡獸。喻亂賊也。以喻侯景矣。或有擁樹罹災。藏衣遭難。

或有以下言喪亂時。男女亡沒也。史記夏侯嬰傳曰。項羽大破漢軍。漢王欲棄孝惠魯元。嬰常收。竟載之徐行。而擁樹乃馳。卒得脫。而致孝惠魯元。

於豐。蘇林曰。南陽人謂抱小兒爲擁樹。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之。小兒抱大人頸。似縣樹也。漢書師古注曰。而偕也。擁抱持之。言取兩兒令而背已而抱持之以馳。故云。而擁樹馳。擁讀曰擁。藏衣疑作載衣。卽斯干之詩。所謂載衣之裳。載衣之裼。列女傳云。魯孝義保。孝公稱之。保母伯御殺懿公自立。求稱將殺之。保乃衣其子以稱之衣。臥於稱處。伯御殺之。保抱稱以逃。史記程嬰取他兒負之衣以文葆。匿山中。皆似藏衣遭難也。未設桑弧。先空柘館。

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上士負之。射人以桑

弧蓬矢六射。射天地四方。又見左傳。漢書班婕妤好賦曰。痛陽祿與柘館兮。仍疆人惟一丘。亭遂千秋。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廣祿而避災。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古曰。二觀並在上林中。

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長安。壬寅次於新安之千秋亭。甲辰而弱子夭。乙巳葬於亭東。西征賦。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是也。邊韶。永恨。孫楚長愁。

邊韶後漢時人。永恨未詳。疑指無子或喪子事。後漢書曰。邊韶字孝

先。陳留浚儀人也。以文學知名。教授數百人。曾晝日假臥。弟子私嘲之曰。邊孝先。腹便便。懶讀書。晝日眠。韶應時對曰。邊爲姓。孝爲字。腹便便。五經笥。但欲眠。思經事。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師而可嘲。出何典記。嘲者大慙。後爲陳相。卒於官。著詩頌碑銘書策。凡十五篇。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中都人也。按孫楚有和氏外孫。道生哀文。又有和氏外孫小同哀文。本賦序一作一外孫孩。似引此。又晉書云。三子梁洵。纂。梁及洵俱未字而早終。張壯武之心疾。羊南城之淚流。

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也。論前後思勳。進封壯武郡公。爲司空。初華所封壯武郡。有桑化爲柏。識者以爲不祥。又華舍及監省。數有妖怪。少子璉以中台星。堦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脩德以應之耳。不如靜以待之。以應天命。及趙王倫孫秀將廢賈

后詐稱詔召華，遂害之。雖儒博曉天文，散騎侍郎同時遇害云。張壯武者，稱其所封之郡名也。壯武本漢宋昌所封。史記云：封宋昌爲壯武侯，是也。晉以其地封張華矣。括地志云：壯武故城在萊州，卽墨縣西六十里。古萊夷國有漢壯武縣故城。晉書曰：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位至公而無子。幽明錄曰：羊祜有一兒，五六歲，端明可喜。掘墓之後，兒卽亡。晉書地理志云：泰山郡有南武城，祜封南城侯。又南城人，故曰羊南城，稱其邑居也。

痛斯傳體，尋茲世載。天道斯慈，人

倫此愛。膝下龍摧，掌中珠碎。芝在室而先枯，蘭生庭而蚤刈。

爾雅郭注云：芝一歲三華。瑞草。晉書曰：謝安嘗戒約子姪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佳。玄答曰：譬如芝

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左傳宣二年曰：初，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姑，夢天使與之蘭，曰：以是爲而子。旣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微闕乎？生穆公，名之曰蘭。及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刈倪制切音藝，割也。

命之脩短，哀哉已滿。

脩短，長短也。潘岳西征賦曰：生有脩短之命，東征賦曰：脩短之運，愚智同。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鶴聲孤絕，猿吟腸斷。

崔豹古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

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援琴歌之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幽遠路漫漫。攬衣不寐，食忘餐。世說曰：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卽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羸博之間，路似新安。

漢書劉向曰：延陵季子適齊而返，其子死於羸博之間，穿不及泉，歛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復歸乎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羸博去吳千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

觀之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事出禮記。師古曰：羸博二邑在泰山。潘岳西征賦曰：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而瘞之，又傷弱子辭序曰：予之長安，次於新安千秋亭，而弱子夭，感羸博之哀，乃傷之。

藤緘轉櫬，枿掩虞棺。不封

不樹，惟棘惟欒。

魏志文帝紀曰：其告郡國給櫬，櫬殯歛。裴松之注云：櫬音衛。漢書高祖令曰：士卒從軍死者，爲櫬歸其縣。應劭曰：櫬，小棺也。今謂之櫬，應璩百一詩曰：轉車在道路，征夫不得休。禮記曰：周人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殯，轉與

樽古字通。幘櫨小棺也。虞棺瓦棺也。藤緘枿掩謂爲蔓草所縈掩以無梢之水也。魏都賦曰林不槎枿。薛綜曰斬而復生曰枿。呂良曰枿斬去木梢也。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藏之中野不封不樹。顏師古劉向傳注云不封謂不聚土爲墳也不樹謂不種樹也。爾雅曰終牛棘郭璞注云馬棘也其刺粗而長。雍天慘慘而無色雲蒼蒼而正寒。王仲宣登樓賦曰天慘慘而無色春秋文耀鉤曰楚有蒼雲如霓郭璞爾雅注曰天形穹隆其

色蒼。况乃流寓秦川飄飄播遷。况乃以下自序奉使西魏羈留長安也。秦川西魏地也。從官非官歸田不田。沈約和謝朓詩曰

從官非官。官音宦。左傳曰官三年矣亦讀爲宦。又如字。世說曰劉尹之沒孫興公爲之誄曰居官無官之事作事無事之心。張平子著歸田賦。對玉關而羈旅坐長河而暮年。漢書西域傳曰隄

班超曰但願生入玉門關。江淹別賦曰去復去兮長河涘。已觸目於萬恨更傷心於九泉。自言鄉關之思已屬萬恨更兼悼亡其心愈傷也。晉書胡奮曰吾一女入於九天一子入於九地。說文曰地有九重故曰九泉。

至如三虎二龍三珠兩鳳。三輔決錄曰賈彪兄弟三人並有高名彪最優故天下稱曰賈家三虎。偉節最怒世說曰謝子微見許子將兄弟弱冠時則曰平輿之淵有二龍焉三珠未詳山海經三珠樹生赤水上北齊書崔陵侍

中弟仲文銀青光祿大夫。並有山澤之靈各入熊羆之夢。周易說卦曰山澤通氣詩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箋云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生男爾雅曰羆似熊而黃色。

望隴首而不歸出都門而長送。辛氏三秦記曰隴西關其坂九迴不知高幾里欲上者七日乃越高處可容百餘家下處數十萬戶其上有清水回注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去長安千里望

秦川如帶關中人上隴者還望故鄉悲思而歌則有絕死者。漢書曰上微臨江王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上車軸折父老曰吾王不返矣。按元帝時都江陵故臨江王所治都門長送當引此事二語謂已使西魏遂不復歸序所謂羈旅關河倏然白首者也。此下言一女

一孫奄然玄對寶盤而痛心撫玄經而流慟

孔氏志怪曰盧克者范陽人家西三十里有崔少府墓克先冬至一日出家西獵見一獾舉弓而射即中之獾倒而復起克逐之不覺遠忽見一里門如府舍

門中一鈴下有唱家前克問此何府也答曰少府府也克曰我衣惡唱得見貴人即有人提襖新衣迎之克著盡可體便進見少府展姓名酒炙數行崔曰近得尊府君書爲君索小女婚故相延耳即舉書示克克父亡時雖小然已見父手迹便歔歔無辭崔即敕內令女郎莊嚴使克就東廊克至婦已下車立席頭共拜爲夫婦三日畢還見崔崔曰君可歸矣女有娠相生男當以相還生女當留自養敕外嚴車送客崔送至門執手零涕離別之感無異生人復致衣一襲被褥一副克便上車去如電追須臾至家家人相見推問知崔是亡人而入其墓道以懷惋居四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一犢車乍浮乍沒既上岸克往開車後戶見崔氏女與三歲男兒共載克見之欣然欲捉其手女舉手指後車曰府君見人即見少府克往問訊女抱兒還克又與金盤別并贈詩曰煌煌靈芝質光麗何猗猗華豔當時顯嘉異表神奇含英未及秀中夏罹霜萎榮曜長幽滅世路永無施不悟陰陽運哲人忽來儀會淺離別速皆由靈與祇何以贈予親金盤可頤兒愛恩從此別斷絕傷肝脾克取兒盤及詩忽不見二車處將兒還四坐謂是鬼魅僉遙唾之形如故問兒誰是汝父兒逕就克懷衆初怪惡傳省其詩慨然嘆死生之玄通也克詣市賣盤高舉其價不欲速售冀有識者歛有一老婢問克得盤之由還報其大家即女姨也道視之果是謂克曰我姨姊崔少府女未嫁而亡家親痛之贈一金盤著棺中今視卿盤甚似得盤本末可得聞不克以事對即詣克家迎兒兒有崔氏狀又似克貌姨曰我舅甥三月末間產父曰春煙溫也願休強也即字溫休溫休蓋幽婚也其兆先彰矣兒遂成爲令器歷數郡二千石皆著績後生植爲漢尙書植子毓爲魏司空冠蓋相承至今也亦見干寶搜神記桓譚新論曰揚雄作玄書以爲玄者天也道也言聖賢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爲本統而因附續萬類王政人事法度攷宓戲氏謂之易老子謂之道孔子謂之元而揚雄謂之玄玄經三篇以紀天地人之道立三體有上中下如禹貢之陳三品三三而九因以九九八十一故爲八十一卦以四爲數數從一至四重累變易竟八十二而篇不可損益以三十五著撰之玄經五十餘言而傳十二篇也揚子法言曰育而不苗者其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予我以玄文

石華空服犀角虛繁

謝靈運詩曰揚

帆采石華。臨海志曰：石華附石可啖。郭璞曰：犀頭似猪，羶脚一角在頭也。抱風無少女，草不宜男。管輅別傳曰：輅與倪清河相見，既刻雨期，至日向暮，了無

靈氣。衆人並囁輅，輅言樹上已有少女微風，樹間陰鳥和鳴。又少男風起，衆鳥相翔，其應至矣。須臾果有良風，鳥鳴風雲並興，玄氣四合。大雨河傾，見魏志。管輅傳：裴松之注魏志云：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本草曰：萱草亦名宜男。周處風土記云：婦妊佩此花，則生男子。

鳥毛徒覆獸乳空舍。師曠禽經曰：慈鳥反哺。張華注：慈鳥曰孝鳥，長則反哺其母。大嘴鳥否。蔡邕曰：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春秋繁露曰：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公羊傳何休注云：乳必跪而受之。震爲長男之

宮，巽爲長女之位。在我生年，先凋此地。周易說卦曰：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得女，故謂之長女。但已男女凋零也。人生幾何，百憂俱至。二王當作

何。奉佛二鄰奉道，必至有期，何能相保。世說：二鄰奉道，二何奉佛，以財賄謝中郎云：二何諂於道，二何佞於佛。劉孝標注云：中興書曰：鄰暗及弟曇奉天師道。晉陽秋曰：何克性好佛道，崇修佛寺，供給沙

門以百數。久在揚州，徵役吏民，功賞萬計，是以爲遐邇所譏。克弟準亦精勤，惟讀佛經，營治寺廟而已矣。言雖奉佛，奉道至生死之期，不能相保也。悽其零零，颯焉秋草。楚辭王逸注曰：草死曰零。木死曰落。說文曰：颯，翔風也。聲蘇合

切。去矣黎民，哀哉仲仁。異苑曰：賈克字公閭，妻郭氏，爲人凶妒，生兒羗民，年始三歲，乳母抱之當閣。羗民見克外入，喜笑，克就乳母懷中鳴撮。郭遙見，謂克愛乳母，即鞭殺之。兒恆啼泣，不食他乳，經日遂死。郭於是終身無子。晉書

曰：賈克子黎民，生四歲而卒。仲仁疑即仲雍。曹子建仲雍哀辭曰：曹暗字仲雍，魏太子之仲子也。三月而生，五月而死。冀羊祐之前識，期張衡之後身。晉書羊祐傳曰：祐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

無此物。祐即詣鄰人李氏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則祐之前身也。蔡邕別傳曰：張衡死月餘，邕母始懷孕，此二人才貌甚相類。時人云：邕是衡之後身。一朝風燭，萬

古埃塵丘陵兮何忍能留兮幾人。淮南子曰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說文曰埃塵也聲鳥開切廣雅云小陵爲丘郭璞爾雅注云陵大阜也

象戲賦

周書武帝紀云天和三年帝制象經成集百僚講說集中有進象經賦表云伏讀聖制象經并觀象戲是也北史王褒傳云武帝作象經令褒注之引據該洽甚見稱賞象戲之制其法不傳以賦按之蓋彈碁格五六博之遺意也楚辭曰琨蔽象碁有六博王逸曰以琨蔽作碁象牙爲碁疑本此爲象戲矣彈碁之制乃蹴鞠所變始自漢成帝帝好蹴鞠羣臣以爲勞體非尊者所宜可擇似而不勞者劉向奏彈碁以獻之魏文帝爲之特妙用手巾角拂之無不中者其局以石爲之方五尺中心高似蓋形如覆盂上圓下方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梁簡文彈碁論序有完五全六八反四角之說格五之戲格五簾也行碁相塞謂之簾簾有四采簾白乘五至五卽格不得行前書吾丘壽王後漢梁冀皆善爲之六博之戲投六箸行六碁用十二碁六碁白六碁黑所擲頭謂之瓊瓊有五采刻爲一畫者謂之塞刻爲二畫者謂之白刻爲三畫者謂之黑一邊不刻五塞之間謂之五塞見於宋玉王逸鮑宏諸家今按賦中局取諸乾坤以爲輿二章明是上圓下方類彈碁局矣又按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蓋取十二之數明是用十二碁也歷諦傳記象戲之法蓋本諸此依文卽事難可復尋又按周史及子山序賦明是武帝所制增衍之餘卽爲創造是用設此圖經并鳩觀試未必一如舊制今之雙六頗類古法而其數不侔愧非張華博物胥臣多聞上追覆局之能直擬看碑之識安能別其行陣也乎

觀夫造作權輿皇王厥初

觀夫以下言萬物初生天地開闢於是聖人起而制作也爾雅曰權輿始也萬物皆含胎長養之時莊子云廣成子謂黃帝曰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詩曰厥初生民法凝陰

於厚德仰冲氣於清虛。

易曰履霜堅冰陰始凝又曰君子以於當有厚德載物乾鑿度曰清輕者上爲天是字

於綠簡既開丹局直正。

淮南子曰河出丹書洛出綠圖喻武帝制此象經如河圖

洛書聖人之作也

理洞研幾原窮作聖。

繫辭曰夫易者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若扣洪鐘如縣明鏡。

世說龐士元曰若不一扣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淮南子曰誠得清明之士

執玄鏡於心照物明白不爲古今易意據舒明指以示之圖棺不恨矣以言聖人才智用之不窮如洪鐘任扣明鏡匪疲也

白鳳遙臨黃雲高映。

左傳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黃帝氏以

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後漢書賈逵曰左氏以爲少皞氏代黃帝卽圖識所謂帝宣也注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宋均注曰朱宣少皞氏也以白帝朱宣有鳳瑞故云白鳳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云黃雲服虔曰黃帝以雲名官中官爲黃雲

可以變俗移風可以蒞官行政。

言此戲雖小可以喻大著以爲經如古聖鳥官雲紀可以圖治也

是以局取諸乾仍圖上玄月輪新滿日暈重

圓摸羽林之華蓋寫明堂之壁泉。

言其局上圓以象天也王褒象經序云一曰天文以觀其象天日月星是也二曰地理以法其形地水木金土是也三曰陰陽以順其本陽數爲先本於天陰數爲先本於地是也

按此云象天日月星文下云法地甘泉賦曰將郊上玄張揖廣雅曰暈捲也氣在外暈結之也日月俱然天官書曰虛南有衆星曰羽林天軍晉書天文志曰華蓋九星所以覆蔽帝座天子之華蓋象之漢書平帝紀曰安漢公奏立明堂壁籬應劭曰明堂布政之官上

圓下方壁籬者象壁圓雍之以水象教化流行

坤以爲輿剛柔卷舒若方鏡而無影似空城而未居。

言其下方以法地也易曰坤爲輿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爲車說卦曰立地之道

曰柔與剛注言其形也西京雜記曰高祖咸陽宮得方鏡表裏有明人來照之影不例見以手捧心可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疑言其形若方鏡也空城未居謂未嘗投箸行棊之時如空城未居人也

促成文之畫亡靈龜之圖。

馬麗千金之馬符明六甲之符。

成文如刻爲一畫二畫三畫之類言刻畫成文如古龜龍之圖。其箸等類又如兵馬行陣須人用之也。淮南子曰馬之似鹿者千金。漢武內傳有五帝六甲左右靈飛之符抱樸子曰立

夏帶六壬六甲之符。

於是摺笏當次依辰就席。

於是以下謂人用之也。晉書與服志曰古者貴賤皆執笏其有事則摺之於腰帶所謂摺紳之士者摺笏而垂紳也。當次就席謂兩人對局之始列基相當也。如楚辭分曹並進之

說王逸云分曹列偶並進技巧投箸行基轉相適迫使不得擇行也。

迴地理於方珪轉天文於圓璧。

周禮曰王執鎮珪鄭注云鎮安也所以安四方。周禮又云以蒼璧禮天鄭注云璧圓象天也方珪圓璧言局之下方

上圓迴轉言旋轉於局中類彈基矣。

分荆山之美玉數藍田之珉石。

王逸曰珉玉蔽博箸是謂以玉飾之也。曹子建七啓錯以荆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說文曰珉石之美者。

南行赤水

之符北使玄山之策居東道而龍青出西關而馬白。

南北東西蓋指四角謂行基也。王褒象經序曰四時以應其序東方之色青其餘三色例皆如之。與此赤黑青白配南北東西同亦

水卽丹水。六韜曰堯與有苗戰於丹水之陽高誘曰丹水在南陽浦崖。玄山未詳疑卽玄女授黃帝九宮戰法禮記曰左青龍而右白虎青龍在左故云東道。天文志曰東方蒼龍宿楊子太玄曰東動青龍光離於淵。范望注曰青龍在東方故言東動也。桓譚新論曰公

孫龍常爭論曰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欲出關關吏不聽此虛言難以奪實也。

既舒玄象聊定金枰。

玄象天象也。小爾雅方言云所以投博謂之枰枰局也。

昭日月之光景乘風

雲之性靈取四方之正色用五德之相生。

格五籒有四采籒白乘五至五卽格不得行四方正色謂四采也。五德相生若格五也。王褒象經序曰算數以通其變俯仰則爲天地日月星變通則爲水火

金木土是也。今之雙六亦至五卽格不得行。

從月建而左轉起黃鍾而順行。

謂十二基也。言用此十二基左轉右行如一歲之十有二月黃鍾之有十二律也。若用二十四基則白黑各有十二矣。李頎彈基歌曰藍

田美石清如砥。白黑相分十二子。章應物歌云。圓天方地局。二十四氣子。

陰翻則顧兔先出。陽變則靈烏獨明。

魚象典略曰。兔者明月之精。博物志曰。兔望月而孕。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

鳥。

况乃豫遊仁壽。行樂徽音。水影搖日。花光照林。乍披圖而久玩。或開經而熟尋。雖復成之以手。終須

得之於心。

言帝於宴遊之暇。觀象經而為此戲。惟其得心。始應手也。晉書陸機與弟雲書曰。仁壽殿前有大方銅鏡。知仁壽殿名也。洛陽宮殿簿有徽音殿。

乃有龍燭銜花。金爐浮氣。月落桂

垂。星斜柳墜。猶豫樞機。嫌疑涇渭。顧望迴惑。心情怖畏。應對坎而衝離。或當申而取未。

楚辭曰。日晏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

曰。鍾山之神曰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魏武上雜物疏曰。御物三十種。有純金香爐一枚。雪賦曰。燎薰爐兮炳明燭。顏師古曰。猶豫。獸名也。爾雅曰。猶如驢。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言之。每豫上樹。久之無人。然後敢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故云猶豫也。響音几。易鄭注曰。樞謂戶樞機謂牙。毛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王褒象經序曰。律呂以先其氣。在子取未。在午取丑。八卦以定其位。至震取兌。至離取坎。是也。言非久玩熟尋。不知至離取坎。在子取未。臨戲猶豫。應對坎卦而衝離卦。或當申時而取未時也。

春賦

春賦以下。庚子山仕南朝時。為東宮學士之文也。滕王道開府集序。以為太清值亂離之後。承聖遭軍火之餘。揚都有集。自不一存。江陵之文。無遺一字。所撰止入魏以來。爰洎周代著述。合二十卷。今集中所載頗雜。南朝舊文。迨適所云。揚都之集。

百不一存者耶。當宇文集序之日。地限南北。故所撰止魏周時文。及隋唐一統之後。其江南遺藁。時或猶存。好事者增入舊編。今之所謂庾子山集。其非滕王故本。可知也。且子山自入魏而後。大抵皆離愁之作。觸景傷懷。似此諸賦。辭傷輕艷。恐非羈臣所宜。觀其文氣。略與梁朝諸君相似。晉安湘東所賦。題頗類之。蓋當時宮體之文。徐庾並稱者也。至其歷魏仕周。閔姬思毫。得南朝之精微。窮北方之枝葉。蓋有騷人之風。非孝穆所能及也。於詩亦然。今皆附摭管見。爲之列序諸篇。謂是在梁之作云爾。○梁簡文帝集中有晚春賦。元帝集有春賦。賦中多有類七言詩者。唐王勃駱賓王亦嘗爲之。云效庾體。明是梁朝宮中庾子山創爲此體也。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上還過宜春宮。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宜春苑中。三輔黃圖曰。宜

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又有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荆楚歲時記曰。立春之日。悉剪綵爲鸞戴之。帖宜春二字。傅咸鸞賦曰。御青書以贊時。著宜春之嘉祉。皆取宜春之義也。西都賦曰。披香發越。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披香殿。飛燕外傳曰。宣帝時。披香博士淳方成。白髮教授宮中。號淳夫人。是漢宮闕名有披香殿也。論語包咸注曰。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作春衣。當謂天子內官主織作衣服者。

新年鳥聲千種囀。二月楊花滿路飛。河

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

晉書曰。潘岳爲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石崇有一叢香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卽金谷園。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柏木幾於萬株。

橫路。

楚辭王逸注曰。蘭。香草也。沈休文詩曰。遊絲映空轉。

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爭渡。

漢舊儀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爲美名。以標奇異。晉書曰。

杜預以孟津渡險。起建河橋於富平津。

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宮。

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漢書武帝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又孝成趙皇后傳曰。后本長安宮人。屬陽阿主家。學歌

舞號曰飛燕。三輔黃圖曰：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爲婕妤，貴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椒壁，楚辭曰：彷彿兮蘭宮。

釵朶多而訝重，髻髮高而畏風。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乘寵愛，外國獻火

珠龍鬘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尙不勝，況乎鸞鳳之重，乃止而不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墮馬髻，風俗通曰：墮馬髻者，側在一邊。唐段柯古髻鬟品云：髻始自燧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周文王加珠翠翹花，名曰鳳髻，又名步搖髻。秦始皇有望仙髻，參鸞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同心髻，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綰髻，欣髻，又有假髻，合德有欣愁髻，貴妃有義髻，魏武宮有反綰髻，又梳百花髻，魏明帝有函煙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段氏有髻鬟者多，其餘在子山之後者，不備錄焉。

眉將柳而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苔始綠而藏魚，麥纔青而覆雉。

周處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也。師曠禽經曰：澤雉啼而悲，齊張華注云：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夢平隴也。

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之水。

列仙傳曰：簫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

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爲作鳳凰臺，夫婦止其上，一旦隨鳳凰去，故秦氏作鳳女辭。曹子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移戚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

漢書曰：萬石君奮徙家長安中戚里，師古

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爲戚里。三輔舊事曰：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豐。

石榴聊汎，蒲桃醲醑。

蜀都賦曰：蒲桃亂漬，石榴競裂，廣雅曰：石榴若榴也。南都賦曰：樽棗若榴。

扶南傳曰：頓係國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上林賦注云：郭璞曰：蒲桃似燕薊，可作酒。漢武帝外傳曰：西王母下降，帝設葡萄酒，魏文帝云：葡萄釀以爲酒，甘於麴麥，善醉。博物志曰：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敗，彼俗云：可十年飲之。醉彌月乃解，醲，善活切。音澆，醲，鋪杯切。音不。李白詩曰：芙蓉玉碗，蓮子金杯。朝野僉載曰：西魏文帝造二欵器，其一爲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蒲桃初醲，蓋本此也。

斷酒賦曰。惟新芽竹筍。細核楊梅。說文曰。筍。竹萌也。范汪祠制云。仲春薦竹筍。臨海異物志曰。楊梅大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

晉書曰。石崇有妓名綠珠。美而豔。善吹笛。漢書曰。司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君當爐。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淥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漢書音義

曰。管以玉爲之。不惟竹也。宋玉曰。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淮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趨。高誘曰。淥水。古詩也。張衡觀舞賦曰。裾似飛鸞。袖如迴雪。袁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觀佳人之王儀。更炙笙簧。還移箏柱。毛詩曰。吹

箏鼓簧。爾雅云。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月入歌扇。花承節鼓。班婕妤詩曰。裁爲合歡扇。團圓似明月。節疑時節。周禮。中春擊土鼓。協律都尉射雉

中郎。漢書曰。李延年爲協律都尉。潘岳著射雉賦。又秋興賦序曰。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射雉中郎。蓋潘岳也。停車小苑。連騎長楊。三輔黃圖曰。長楊樹在長

楊宮。秋冬校獵其下。命武士搏射禽獸。天子登此以觀焉。金鞍始被。柘弓新張。拂塵看馬埽。分朋入射堂。西京雜記曰。武帝時。得貳師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鏤以金銀。瑜石。又云。紫金爲花。

以飾其上。考工記曰。工人取材。柘爲上。許慎曰。南方谿子。變巨柘。皆善射也。馬是天池之龍種。帶乃荆山之玉梁。開山圖云。隴西神馬山有泉。乃龍馬所生。秦州有馬池。源出嶓冢山。韓子曰。卞和抱其璞。

哭於荆山之下。王子年拾遺記曰。豔錦安天鹿。新綾織鳳凰。天鹿。獸名。言織成綾。錦上有鳥獸之文也。三日曲水向河津。日晚河邊多

解神。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孽處。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爲怪。方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汎觴。其義起此。帝曰。必如所談。便非好事。東晉進曰。孽處小生。不足以知。臣請言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

以汎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人奉水心之劍。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曰。善。獻金十五斤。左遷寧虞爲陽城令。

樹下流杯客。沙頭渡水人。

荆楚

歲時記曰。三月三日。士民並出。

鏤薄窄衫袖。穿珠帖領巾。

董勳問禮俗曰。人日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戴於頭髻。起自晉代。賈充妻李夫人云。俗人新年改舊從新也。釋名曰。衫。芟也。衫末無

江渚池沼間。爲流觴曲水之飲。

袖端也。領。頸也。以鏤頸也。亦言總領衣體。

百丈山頭日欲斜。三哺未醉莫還家。池中水影懸勝鏡。屋裏衣香不

如花。淮南子曰。至於悲谷。是謂哺時。哺。奔謨切。音通申時也。言白日將欲西匿。遊人不醉無歸。春水照人。有如明鏡。春花撲鼻。可代薰衣也。

七夕賦

兔月先上。羊燈次安。

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兔與蟾蜍。梁簡文帝對燭賦曰。金羊燈火不須然。

觀牛星之曜景。視織女之闌干。

周處風土記曰。七夕祠牽牛織女。云此二星當會天

漢中。奕奕有白氣。光曜五色。以此爲徵。便拜而有乞也。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常在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明日失武丁。至今云織女嫁牽牛。古樂府云。月沒參橫。北斗闌干。闌干。橫斜貌。

於是秦娥

麗妾。趙豔佳人。窈窕名燕。逶迤姓秦。

方言曰。秦俗美貌謂之娥。古詩云。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毛詩傳曰。窈窕。幽閒也。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號曰飛燕。袁宏賦云。曳羅裙以徘徊。爲鳳翼之逶迤。

崔豹古今注曰。邯鄲女子。姓秦。名羅敷。爲邑人王仁妻。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之歌焉。

嫌朝妝之半故。憐晚飾之全新。

言麗妾佳人。早時梳妝云。

此已嫌其半舊矣。晚復飾之。其新妝爲可愛也。此時併捨房櫳。其往庭中。縷條緊而貫矩。針鼻細而穿空。說文曰。櫳。檻也。聲虛紅切。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說在宮

內時。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闐樂。樂畢。以五色縷相繫。謂爲相連愛。又曰。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針於開襟樓。俱已習之。荆楚歲時記曰。七夕。婦人結綵縷。穿七孔針。陳瓜果於庭。以乞巧。有蟾子網於瓜上。則以爲得巧。

燈賦

梁簡文帝集中有看燈賦。有列燈賦。

九龍將暝。三爵行棲。

山海經曰。西北海之外有神。人面蛇身。而赤其眼。及晦。視乃明。不食不寢。是燭九陰。是謂燭龍。炬可以照明。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

瓊鉤半上。若木全低。

瓊鉤。月也。若木。日也。謂月上日落也。鮑照翫月詩曰。始見城南樓。纖纖如玉鉤。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

牕藏明於粉壁。柳助暗於蘭閨。

漢官典職云。漢省中皆胡粉塗壁。宋玉諷

賦有云。蘭房之閨。

翡翠珠被。流蘇羽帳。

楚辭招魂云。翡翠珠被。爛齊光。漢書曰。駙馬赤珥流蘇。張衡東京賦曰。飛流蘇之騷殺。攀虞決疑要注曰。天子帳以流蘇爲飾。羽帳。注見下文。

舒屈膝之屏風。

掩芙蓉之行障。

陸剡鄴中記曰。石季龍作金銀鈕。屈膝屏風。衣以白縑。畫義士仙人禽獸之像。讚者皆二十二言。高施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隨意所欲也。梁簡文詩云。織成屏風。金屈膝。是也。鮑照行路難云。七綵芙蓉之羽帳。

卷

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

吳均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樂府題注云。秦王捲衣。言咸陽春景。及宮闕之美人。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高唐賦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

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漢書邊韶遊章華臺賦曰。楚王遊雲夢之澤。之荆臺之上。

乃有百枝同樹。四照連盤。香添然蜜。氣雜燒蘭。

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蜃膏照灼。動鱗甲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

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淮南畢萬術。曰。取蜃脂爲燈。置火中。卽見諸物。述

異記曰。南海有明珠。卽鯨魚目。瞳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鑒。謂之夜光。王子年拾遺記曰。昔秦始皇爲塚。斂天下瓊異於海中。作玉象鯨魚。啣火珠爲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王筠詠燈檠詩云。百華耀九枝。鳴鶴映冰池。

蛾飄則碎

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

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况復上蘭深夜。中山醕清。

顏師古漢書注曰。上蘭。觀名。在上林中。鄭康成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

冬釀。接夏而成也。楚妃留客。韓娥合聲。

嵇叔夜琴賦曰。王昭楚妃。李善注云。歌錄曰。石崇作楚妃嘆。列子曰。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雍門人至今善歌。效韓娥之遺聲也。

低歌著

節游絃絕鳴。

嵇叔夜琴賦曰。鷗雞游絃。

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采。或雙花而並明。

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戰國策曰。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舍布

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爲有益於處女。何爲去我。處女相語以爲然。而留之。今臣不肯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爲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乃西說秦王。與之上卿。

對燭賦

梁簡文帝元帝集。中並有對燭賦。

龍沙雁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

後漢班超傳贊曰。咫尺龍沙。注云。龍沙。沙漠也。郭璞山海經注曰。雁門山。卽北陵西。隴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史記曰。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匈奴。奴右賢王於祁連

山。案隱曰。祁連山。一曰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祖孫登詩云。抽鞭上關路。誰念客衣單。蓋關塞苦寒之辭也。

燈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針覺最難。刺取燈花持桂燭。

還卻燈檠下燭盤。

謂夫婿遠行。婦製征衣。須對燭也。桁音下浪反。衣袈。又曬衣竿也。杜甫詩云。翡翠鳴衣桁。王子年拾遺記曰。王母取綠桂之膏。然以照夜。說文曰。檠。榜也。聲巨京切。

鑄鳳銜蓮。圖龍並眠。

燼高疑數翦。心濕暫難然。銅荷承淚蠟。鐵鉢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燈花今得錢。

任昉爲蕭揚州作薦士表曰。至

乃集螢映雪。注引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西京雜記云。陸賈應樊將軍曰。夫目潤者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小既有徵。大亦宜然。

蓮帳寒檠。牕拂曙。筠籠熏

火香盈絮。

鄴中記曰。石虎造流蘇斗帳。上安金蓮花。花中懸金箔盛腕囊。盛以異香。帳之四面皆作十二香囊。采色爛耀。筠籠。竹火籠也。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大被熏籠三。衣熏籠三。劉向別錄云。淮南王有熏籠賦。方言曰。

南楚江河之間。籠謂之箒。或謂之笄。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庸君。今熏籠是也。說文曰。絮。敝綿也。聲息據切。

傍垂細溜。上繞飛蛾。

王子年拾遺記曰。西王母與昭王遊於燄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然以昭夜。忽有飛蛾銜

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園丘之穴。憑氣餘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以合九轉神丹。謝朓詠燈詩云。飛蛾三四繞。

光清寒入。燄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

說苑曰。楚

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羣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乃上火也。韓子曰。郢人有遺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悅之曰。舉燭者。尙明也。尙明也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

魏略曰。鬱金香。大秦國二三月花如紅藍。四五月採之。其香十二葉。爲百草之英。魏文帝有芙蓉池詩。

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

崔豹古今注曰。辟惡車。秦制也。按辟惡。香名。當是香車也。博物

志曰。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間。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鸞卵三枚。與棗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日並瘥。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歇。帝乃厚禮發遣。餞送。一說漢制。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聞長安數十里。經數月乃歇。

晚星沒。芳蕪歇。

還持照夜遊。詎減西園月。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魏文帝芙蓉池詩云。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鏡賦

天河漸沒。日輪將起。

楊泉物理論曰。水之精氣上浮。宛轉隨流。名之曰天河。列子曰。日出之初。大如車輪。說文曰。車有輻曰輪。以下言天之轉夜爲晝。燕噪鳥驚。美人起而梳妝。乃照鏡也。

燕噪吳王。鳥驚

御史。

越絕書吳地傳曰。東宮周一里二百七十步路。西宮在長秋。周平二十六步。秦始皇帝十一年。守宮者。照燕失火。燒之。鮑照空城雀云。誠不及青鳥。遠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漢書曰。御史府中列柏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

曰朝夕鳥。

玉花簾上。金蓮帳裏。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赤花雙文簾。陸剡鄴中記曰。石虎作流蘇帳。頂安金蓮花。花中懸金薄織成。綉裏受三升以盛香。帳之四面十二香囊。采色亦同。

始摺屏風。新開

戶扇。朝光晃眼。早風吹面。臨桁下而牽衫。就箱邊而著釧。

言美人之曉起也。說文曰。釧。臂環也。陳思王樂府云。皓腕約金環。繁欽定情詩云。綰臂雙金環。皆是物也。一名條脫。

真語晉書錄華贈羊權

金玉條脫各一枚是也

宿鬢尙卷殘粧已薄無復脣珠纔餘眉萼歷上星稀黃中月落

言美人未梳妝時也劉熙釋名曰脣脂以丹作

之象脣赤也宋書云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簾下梅花落額上成五出花拂之不去後遂效爲梅花粧楚辭大招云歷輔奇

牙紅笑嬌說文曰歷頰輔也洛神賦云歷輔承權或說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墨粧其風流於後世按梁簡文帝詩同安鬢裏撥異

作額間黃當時已有之矣然不知起自何

鏡臺銀帶本出魏宮

魏武上雜物疏曰鏡臺出魏宮中有純銀參帶鏡臺一枚

能橫卻月巧挂迴風

却月言鏡

之形圓似月也爾雅曰迴

風爲飄郭注云旋風也

龍垂匣外鳳倚花中

謝眺詠鏡臺詩曰對鳳懸清冰垂龍挂明月

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

西京雜記曰咸陽宮有方鏡廣四尺

高五尺九寸表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而來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

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鏤五色之盤龍刻千

年之古字

鄴中記曰石虎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下有純金蟠龍雕飾大戴禮曰武王踐祚于鑑爲銘焉銘曰見爾前慮爾後云云刻千年之古字者言銘之相垂久也

山雞看而獨舞海鳥見而孤鳴

劉敬叔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飛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鑒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章仲將爲之賦其

事國語曰海鳥爰居范泰鸞鳥詩序云昔闕賓王得鸞鳥甚愛之欲其鳴而不得夫人曰聞鳥得類而後鳴何不懸鏡以照之王從其

言鸞觀影而鳴一奮而絕按鸞鳥似鳳爰居

亦似鳳故臧文仲祀之今云海鳥卽鸞矣

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

飛燕外傳曰昭儀上姊三十

暫設粧

奩還抽鏡屣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剃

廣雅曰其上連髮曰鬢剃眉者謂減去眉毛以畫代之也

飛花塼子次第須安

塼主

緣切音專字或作甄。甄，踐之屬。詩所謂中唐有踐是也。飛花墜子，謂花墜也。

朱開錦躡，黛蘸油檀。

左傳宣十二年杜注云：斥侯躡伏，躡，徒臘反。疏云：躡，行也。朱丹色，謂躡行之處用錦繡爲之，有丹色也。釋名曰：黛，代也。滅眉毛去之。

以此畫代其處也。草木蟲

脂和甲煎澤漬香蘭。

裴啓語林曰：石崇廁常有十餘侍婢列，皆佳麗藻飾，置甲煎沉香，無不異備。唐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蠟治成，可作口脂。釋名曰：脂砥，著面

魚疏云：檀木正青滑澤。

柔滑如砥平也。香澤者，人髮恆枯悴，以此濡澤之也。鹽鐵論曰：毛嫱，天下之姣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蘭，香草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但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若芳。枚乘七發曰：被蘭澤。張銑曰：蘭澤以蘭漬膏者也。量髮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

說文曰：鬢，總髮也。聲古詣切。發，頰髮也。聲必刃切。言美女對鏡插花，量度其鬢髮之長短也。

懸媚子於搔頭。

拭釵梁於粉絮。

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簪搔頭，自此後宮人搔頭皆用玉。玉價倍貴焉。粉絮，卽俗粉撲，用綿爲之也。言釵梁用粉絮拭之，其色光明也。

梳頭新罷，照著衣，還從粧處

取將歸。暫看絃繫，懸知纈縵。衫正身長，裙斜假襟。真成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鴛鴦賦

崔豹古今注曰：鴛鴦，鸞類也。雌雄未常相離，人得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梁簡文帝元帝集中並有鴛鴦賦。

虞姬小來事魏王。自有歌聲足繞梁。何曾織錦未肯挑桑。終歸薄命。著罷空牀。

魏志曰。初明帝爲王。始納虞氏爲妃。帝卽位。虞氏不得立。

爲后。太皇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然后職內事。君外聽政。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虞氏遂紉還鄴宮。列子曰。韓娥歌音繞梁。古詩有妾薄命篇。又曰。空牀難獨守。見鴛鴦

之相學。還欲眼而淚落。

言空牀獨守之時。見茲匹鳥觸物傷懷也。

南陽漬粉不復看。京兆新眉遂懶約。

漢書曰。蕭何薨。高后乃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師古曰。鄼。南陽縣。

也。王韶南雍州記曰。粉水。蕭何夫人漬粉處也。

况復雙心並翼。馴狎池籠。浮波弄影。刷羽乘風。

沈約詩曰。刷羽同其搖漾。注。刷。理也。

漢書云。張敞爲婦畫眉。長安中傳京兆眉嫵。

飛簷瓦。全開魏宮。

魏志。文帝問周宣曰。吾夢殿屋兩瓦墮。地化爲鴛鴦。宣對曰。後宮常有暴死者。黃門令奏宮人相殺。

俱棲梓樹。堪是韓馮。

搜神記曰。韓憑妻何氏美。宋康王奪之。妻密遺憑書曰。其雨淫淫。

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王得其書。以示左右。蘇賀對曰。其雨淫淫。愁且思也。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憑乃自殺。其妻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左右攬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於帶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屍骨賜憑合葬。王怒弗聽。使里人埋之。冢相望也。王曰。爾夫婦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大梓木。生於二冢之端。旬而大盈抱。屈體相就。根交於下。枝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恆棲樹上。晨夕不去。交頸悲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於此也。南人謂此禽卽韓憑夫婦之精魂。今雒陽有韓憑城。其歌謠至今猶存。

若乃韓壽欲婚。溫嶠願婦。玉臺不送。胡香未有。必見此之雙飛。覺空

牀之難守。

世說曰。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爲掾。克每聚會。賈女於青瑣中。看見壽悅之。恆懷存想。發於吟詠。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修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人。踰牆而入。家中莫知。自是克覺女盛。自拂拭暢。

悅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克計武帝惟賜已及陳壽。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通。而垣牆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人修牆。使反曰。其餘無異。惟東北角。如有人跡。而牆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卽以狀對。克秘之。以女妻壽。劉孝標注云。郭子謂韓壽通者。乃是陳壽女。卽以妻壽。未婚而女亡。因娶賈氏。故世因傳是克女。又世說云。溫嶠從姑劉氏女美。托嶠覓婿。嶠密有自婚意。答曰。佳婿難得。看得如嶠比。何如。姑曰。何希汝比也。後少日。嶠報云。已覓得婿。處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玉鏡臺。嶠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

蕩子賦

陳思王詩曰。借問歎者誰。云是蕩子妻。君行十餘年。孤妾常獨棲。故作蕩子賦。乃離別之辭也。

蕩子辛苦逐征行。直守長城千里城。

史記曰。秦并天下。乃使恬蒙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翟。收河南。築長城。

隴水恆冰合。關山唯月明。

一作唯明月。秦州記。隴頭歌。隴

頭流水。分流四下。念我行役。飄然曠野。樂府有度關山曲。

况復空牀起怨。倡婦生離。

古詩曰。昔爲倡家女。今爲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漢書曰。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

紗牕獨

掩羅帳長垂。

鮑照詩曰。羅帳空卷舒。

新箏不弄。長笛羞吹。常年桂苑。昔日蘭閨。

謝莊月賦曰。乃清闌路。蕭桂苑。劉逵吳都賦注曰。吳有桂林苑。

羅敷總髮。弄

玉初筭。

樂府曰。羅敷採桑。爲使君所邀。羅敷盛誇其夫。以拒之。列仙傳曰。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劉熙釋名曰。筭。繫也。所以繫冠。使不墜也。

新歌子夜。舊舞前溪。

晉書樂志曰。子夜歌者。女子名。子夜造此聲。孝武太元中。

鄒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則子夜是此時人也。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玩所製。寰字記云。前溪在烏程縣東。入太湖。謂之風洛。夾溪悉生箭筈。晉車騎將軍沈玩家於此。

別後關情無復情。奩前明鏡不須

明。徐幹詩云。自君之出矣。明鏡不復治。

合歡無信寄。迴紋織未成。

古詩曰。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爾。文采雙鴛鴦。裁爲合歡被。璇璣圖詩序曰。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妻蘇氏。名蕙。字若蘭。

年十六。歸於竇氏。滔甚敬之。然蘇氏性近於急。頗傷妒嫉。滔有寵姬趙陽臺。歌舞之妙。無出其右。滔置之別所。蘇氏知之。求而獲焉。苦加捶辱。滔深以爲憾。滔將鎮襄陽。邀蘇氏同往。蘇氏忿之。不與偕行。乃攜陽臺之任。絕蘇氏音問。蘇氏悔恨自傷。因織錦爲迴文。五采相宣。瑩心輝目。縱廣八尺。題詩二百餘首。計八百餘字。縱橫反覆。皆爲文章。名曰璇璣圖。遂發蒼頭齋至襄陽。滔覽之。感其妙絕。因送陽臺之關中。而具車盛禮迎蘇氏。歸於漢南。恩好愈重。

游塵滿牀不用拂。細草橫階

隨意生。

劉鑠擬行行重行行云。流塵生庭中。綠草滋寒甃。崔豹古今注云。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蘚。或青或紫。一名綠錢。

前日漢使著章臺。聞道夫婿定應迴。

漢使卽京兆尹張敞。漢書所謂張敞爲婦

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嫵。是也。又云。張敞走馬章臺街。

手巾還欲燥。愁眉卽剩開。逆想行人至。迎前含笑來。

秦嘉婦與嘉書云。今奉越布手巾一枚。漢名臣奏云。王莽斥出王閔。太后

憐之。閔伏泣失聲。太后親自以手巾拭閔泣。後漢書梁冀傳云。梁冀妻孫壽作愁眉啼粧。言閨中思婦念夫。婿將歸。轉憂成喜也。

